

奔流

第一卷

7



誕生百年記念增刊
萊夫·N·託爾斯泰

1 9 2 8

脫 舊 穿 新

“那有一點除舊，就給舊日更替”。絕不一般，絕不一般，一年，人既突變為新人，文也突進為新文了。不但新文，即舊文大加改革，脫然一新，內容更豐，外而更美，以在郵路遠隔時，完全雅意。惟故時原涉後方，尚仍舊俗，本意之由，一如舊俗，但說也要突進，但政質能無把握。為時所促，其時時能未會而由于青年，則以也無從振作乎新戰而已。此種新書皆以為尚無不可，仍要看看，那是我們非常滿意的，於是就要——就就新書了！

奔流志同人

本期增頁
零售實價大洋五角

北新書局發行
（上海四馬路杏花樓下）

MG
III
50

奔 流

第 一 卷

7

十二月三十日

1928



3 2167 7563 9

目 錄

託爾斯泰.....	1093
Lvov-Rogachevski作	魯迅譯
小泉八雲論託爾斯泰.....	1145
藝術論,復活,求道心等三篇	侍桁譯
託爾斯泰回憶雜記.....	1179
Maxim Gorki 作	達夫譯
託爾斯泰自己的事情.....	1221
L. L. Tolstoi 作	趙景深譯
託爾斯泰和馬克斯.....	1229
A. Lunacharski 講演	魯迅譯
託爾斯泰.....	1259
Maïski 講演	魯迅譯
訪革命後的託爾斯泰故鄉記.....	1269
藏原惟人作	許霞譯
過江.....	1289
詩一篇	楊騷作
炸彈與征鳥.....	1295
小說(6-8)	白薇作
賣歌的老者.....	1345
詩一篇	裘柱常作
烏鴉.....	1347
故事	陳翔冰作
蘇俄的文藝政策.....	1355
觀念形態戰線和文藝(全)	魯迅譯

插 畫

託爾斯泰照象之一.....	卷面
託爾斯泰照象之二.....	卷首
託爾斯泰在一八四〇年(并署名).....	1129
託爾斯泰在他的書齋中.....	1144
託爾斯泰的文稿(縮小).....	1178
託爾斯泰和他的夫人.....	1220
謔畫中的託爾斯泰.....	1228
託爾斯泰在耕作(Рієпін畫).....	1258
託爾斯泰在病牀上.....	1268
託爾斯泰的死面.....	1290

LEOV TOLSTOI

俄國 LVOV-ROGACHEVSKI 所作

“最近俄國文學史略”的一章

魯 迅 重 譯

Leov Tolstoi —— 俄國文學的長老 —— 生存八十二年，從事於文學五十八年，比及暮年，而成爲“兩半球的偶像”了。他獲得吾俄文士所不能遭逢的幸福，他處女作一成就，我們的第一流的藝術家，詩人，批評家等，對於他之出現，無不加以歡迎。

一八五二年九月，在高加索青年軍官的處女作“幼年時代”，以 L. N. T. 三字的署名，出現於“現代人”雜誌上，次月二十一日，那編輯者 Nekrasov 就寫信給 Turgeniev（都介涅夫）道：“倘有興致，請一讀‘現代人’第九號所載的小說‘幼年時代’罷，這是新的活潑的天才的傑作。”

一八五四年“少年時代”發表後，Turgeniev 便函告 Kartashin（美文家兼評論家）道：“我見了‘少年時代’之成功，非常欣喜，惟祝 Tolstoi 的長生。我在堅候，他將再使我們驚駭的罷，——這是第一流的天才。”更兩年後，作了“奇襲”，“森林探伐”，“舍伐斯多波里戰記”時，Turgeniev 寫給 Druzhinin（文人兼批評家）的信裏，有云：“這新酒倘能精鍊，會成可獻神明的飲品的。”

以上，是未能圓滿的斷片發表之際，就已得了這樣的稱揚。“舍伐斯多波里戰記”不獨在文士之間，也使 Tolstoi 出名於廣大的讀書社會裏。

描摹戴雪羣巒的秀氣的未完之作“哥薩克兵”，像是合着 Beethoven（貝多芬）的音樂而動筆的溫雅華麗的詩底長篇“家庭的幸福”，作者自稱為俄國的“Iliad”的大作“戰爭與平和”，受 Pushkin 的影響而且隨處發着 Pushkin 氣息的悲劇小說“Anna Karenina”等，都是偉大的天才的大飛躍，又使 Tolstoi 成為十九世紀後半的思潮的主宰者的。

“我的懺悔”，“Kreutzerova Sonata”，“復活”等，則全歐的雜誌報章，視同世界底事件，評以非常的熱情。

Pushkin (普式庚) 在生存中，僅見自己的文集第一卷的刊行，Turgenev 見了那文集的第三版，Dostoievski 全集，則在其死後漸得刊行的，而 Tolstoi 全集，却在他生存時，已印到十一版。作品印行的冊數，他死後數年間，達於空前的數目，在 1911 年，賣出 4,610,120 本，(據託爾斯泰紀念館的統計)。更將從 1910 年 11 月 7 日至 1912 年 11 月 7 日之間的賣出本數，合計起來，實有六百萬本，而其書目，是六百種。

這數字，即在顯示 Tolstoi 的作品的全民衆底，世界底意義，在俄國，則苟識文字，便雖是七齡的兒童，也是 Tolstoi 的愛讀者。

但自“戰爭與平和”和“我的懺悔”發表以來，Tolstoi 的名聲和勢力，便遠越了俄羅斯的界域。倘說，Turgenev 是使歐洲的讀者，和俄國接近的人，則 Tolstoi 不但使西歐，且使東亞的注意，也顯到俄國文學。和 Tolstoi 通信的，不僅英，法，美的讀者，連印度，中國，日本的思想家，也在其中。Katiusha Maslova 的小曲，且爲日本的民衆所愛唱。恰如約翰·藉克·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曾爲世界所注目一樣，Iasnaia Poliana 的聖者，是成爲享受着現代最

高文化的人們的注意的焦點的。 Iasnaja Poliana, 是成了真理探究者的聖地了。

及於全世界的人文，尤其是俄國文人的 Tolstoi 的影響，非常之大，迦爾洵 (Garshin)，萊斯珂夫 (Leskov)，藹爾台黎 (Ertel)，契訶夫 (Chekhov)，庫普林 (Kuprin)，威墨賽耶夫 (Veresaev)，阿爾志跋綏夫 (Arzybashev) 戈理基 (Maxim Gorki)，希美略夫 (Shmelev)，舍爾該也夫·專斯基 (Sergeiev-Zenski) 等，皆各異其時代，各受着各樣的印象，玩味了這文豪之在那社會觀，寫實主義，Tolstoi 式表現法上，所以動人的大才能的。而俄國的文人，且視 Tolstoi 爲宗教底偶像，雖是自愛心深的 Dostoevski，“讀完 Anna Karenina”後，也絕叫爲“這是藝術之神”；Maxim Gorki 也稱 Tolstoi 爲俄國的神，坐於金菩提樹下的玉座上。

“這青年軍官，使我們一切都失了顏色”者，是 Grigorovitch 的半開玩笑的苦言。這青年軍官，是成爲我們的荷馬 (Homeros)，我們的國寶，成爲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的新盧梭，在他前面，全世界的文人，洋溢着不雜羨望的純淨的歡喜之情，無不俯首了。

這卓絕的文豪，即繼續着竭盡精力的勞作，在後世遺留了美文的寶玉。 Tolstoi 的文學底遺產，至今還難以精確地計算，雖當現在，尚在無數的文籍中，發見重要價值的斷章；在那日記和信札之中，則潛藏着可以驚歎的文字。關於 Tolstoi 的各國語的評傳，肖像及遺物，是搜集於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及 Iasnaia Poliana 的託爾斯泰紀念館中，而惟這些紀念館，乃是說明着否定了不平等的舊世界的，真理的偉大的探求者，且是永久不忘的生死的表現者的他的一生和創作，為俄國和世界，是有怎樣的價值的。

Leov Tolstoi 並非藉著述為業以營生的職業底文學者，他可以不急急於作品的刊佈。關於所作“幼年時代”，他在一八五二年寫給姑母 Iergolskaia 的信裏，有云，“我將久已開手了的這小說，改作過幾回了，為得自己的滿意計，還想改定一回。大約這就是所謂 Penelopa（譯者按：Ulysses 之妻，出荷馬史詩）的工作罷；然而我是不厭其勞的。我並不求名，是乘興而作的。在我，寫作是愉快而有益，所以寫作的。”

他的情熱的大部分，即耗費於用以表白內在思想的這憶

快的創作事業上……。熱狂的獵人，熱狂的賭客，Tsigan（譯者按：民族名）歌的熱狂底愛好者的他，一轉而成爲乘興揮毫的熱狂底文士；以著作之際，湧於內心的善良而寬容的感情爲樂的人了。

他，在文章的每一行中，都注進新生活的渴望和噴溢似的精力去；一面利用閑暇，從事著作，逐年加以修正。他在“關於‘戰爭與和平’”這一篇的冒頭上，就寫着“當刊行我費了在最良的生活狀態中，五年間不絕的努力的作品……”的辭句，但這樣的事，不消說，是須在得了物質底安定的 Iasnaia Poliana，這纔做得到的。

和 Tolstoi 完全不同的社會的出身者 Dostoievski，曾經告訴自己的弟弟說，“沒有錢，須急於起草。所以文章上是有瑕疵的。” Dostoievski 所作的“博徒”，以一個月脫稿，那是因爲怕付對於完成期限的遲延罰款；而且那時，他爲債主所逼，不得不走外國了。那時候，Dostoievski 急於作品的完成，從親友之勸，僱了速記者，作爲一月告成的助手，但倘是 Tolstoi，則這樣的作品，大概是要乘着感興，利用閑暇，在一年之間徐徐寫好的罷。

輔助了 Dostoiavski 的女速記者 Anna Grigorievna Snittkina, 成爲他的妻, Iasnaia Poliana 鄰村的地主的孫女 Sophia Andreievna Bers, 是做了 Tolstoi 的夫人了。前者是爲履行那契約期限之故, 做了速記, 後者是爲大文豪要發表傑作, 將二千餘頁的“戰爭與和平”, 謄清過七回。如“戰爭與和平”, “Anna Karenina”, “復活”那樣的大作, 大概惟在得了生活的安定的時候, 這纔始是可能。

Tolstoi 是陶醉於自然之美和生活的歡樂的, 他敘述結構雄大的光景, 且描寫地主的莊園的如夢的生活。

在“Anna Karenina”裏, 描出一百五十個人物來, 而毫無紛亂撞着之處, 各人有各樣的特殊的性格和態度; 篇中的一切事物, 都應了脈絡相通的思想羣的要求而表現着, 那一絲不紊的脈絡之力, 是使我們視爲藝術上的神祕, 加以驚歎的。

“藝術上的作品的善惡, 是由從心底說出的程度之差而生的”, 這是 Tolstoi 寫給 Golzev 的話。他所要求於藝術家者, 是在和時代相調和, 通曉隸屬於人類的一切事物, 不但通曉而已, 還須是人類的共同生活的參加者。他又要求着表現

自己的思想的技巧和才能，且以爲凡藝術家，尤當愛自己的天職，關於可以緘默的事物，不可漫爲文章，惟在不能沈默時，乃可揮其鋼筆云。他是要求着口的發動，當以溢於心的思想爲本的。而他自己，便是這樣的藝術家。

他是當時最有教育的人物，只由 Iasnaia Poliana 的圖書室裏有着書籍一萬四千卷的事，便足以證明。而這些書籍的一半，爲外國語所寫，他是通曉希臘語，以及英，法，德語的。他所自加標注的許多書，便在說明他以如何深邃的趣味，研究了人類的思想。他站在那時代的最高智識的水平上，又常是一般人類生活的參加者。創造了又素朴，又純正，然而壯麗的文章的他，是決不以濃豔的辭句和華麗的文體爲念的，但他所描寫的人物及其他，却備有不可于犯的尊嚴和令人感動的崇麗。如 EorJina 戰鬥的敘述，“戰爭與和平”中的 Andrei Balkonski 之死，Kitty 的誕生及 Anna Karenina 和兒子的會見，記在“復活”裏的 Katiusha 的愛的醒來和教會的儀式的描寫，在世界的文學裏，不能見其匹儔。我們的眼前，有實現了美的世界的一個大文豪在。

描寫在“哥薩克兵”或“家庭的幸福”中的自然的光

景，“戰爭與和平”裏的 Ballonski 的愛情的發生及逢春老橡的開花；盛大的狩獵；Natasha Rostova, Maria Bolkon-skaia, Pierre Bezukhov 和別的人物的形容，是鑄刻在讀者的胸中的……。而充滿在作者 Tolstoi 兩眼中的讚歎，同情和歡喜之淚，也盈盈於讀者的眼裏。這是因為相信着“無愛之處，不能生詩”的作者的熱情，以愛和詩的力量，打動讀者了。以“不能沈默”為動機的文章，是震撼我們的，但這是因為，例如當描寫死刑的光景之際，想像了“浸過了肥皂水的繩子，繞上他的又老又皺的頸子了”的他那一句一言，乃是充溢於同情的心的叫喊的緣故。

Tolstoi常寫些破格的文句，恰如喜歡有特色的破格的人物一樣，他也喜歡破格的文句的，那一言一語，是活的魂靈。Gorki 在這懷 Tolstoi 的一篇文章裏說：“要懂得他的文章的有特色的卓越之美，則他那以同一語的許多破格的卑俗的調子，用於敘述之處，是必須注意的。”這是適切的評語。

Tolstoi 在那處女作“幼年時代”的序文上，載着關於自己修辭上的粗野和沒有技巧的說明，以為這是因為不用喉嚨，而用肚子唱歌的緣故。據他所自說，則從喉所發的聲音，

較之腹聲，雖頗婉曲，而不感動人。腹聲却反是，粗野則有之，但徹底於人的精神。Tolstoi說：“在文學亦然，有腦和腹的寫法。用腦寫時，那文辭是婉轉滑脫的，但用腹來寫，則腦中的思想，集如蠟毛，思念的物像，現如山嶽，過去的憶想，益加繁多，因而抒寫之法，缺劃一，欠暢達，成枯涸了。或者我的見解也許是錯誤的罷，但當用腦寫了的時候，我是常常抑制自己，努力於僅僅用腹來寫的。”

由這尊貴的告白，不但Tolstoi的文質，連那魅人的句子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也明白了。Tolstoi之所有的，不是“腦的思想”，而是“腹的思想”。他有驚人的腹的記憶力，他的創作，常包着溫暖的感情，響着牽惹我們的腹聲。“一讀你的作品，每行都洋溢着活活潑潑的感情。令人恍忽的你的辭句的本質就在此”者，是評論家Strakhov給與Tolstoi的言語。

Tolstoi是從小就現了銳利的敏感性的，曾得“薄皮孩子”的綽號。他的“狂人日記”，帶着自傳底性質無疑，其中便載着他的敏感性的顯著的實例。這性質，似乎是從母親得來的，他自己尊重着這特質，在寄給姑母Iergolskaia.

的熱烈的信裏，常常講起牠。

他在“幼年時代”的序文上，便說着願讀者先須是敏感。他的創作中，毫無遮掩，露出着這敏感性的，是“幼年時代”，“Albert”，“Lucern”，“計數人（擲球的）日記”等。到了中年，他將敏感性自行抑制，得了大結果，但及暮年，則這特質，又使重之一如他的意志的我們，爲之感動了。

Tolstoi 喜歡那讚歎之淚，懺悔之淚，同情之淚，一九〇九所作的“路人的故事”，是用這樣的句子開端的——

“早晨，一早到外面去。心情是壯快的。是美麗的早晨。太陽剛從茂林裏出來。露水在草上，樹上發亮。一切都和婉，一切物象都依然。實在很舒服，不願意死了。”

其次，是接着遇見老農，和關於吸煙之害及思索之益的敘述，又這樣地寫道——

“我還想說話，但喉嚨裏有什麼塞住了。我很容易哭了。不能再說話，便別了那老人，也別了歡樂的和婉的感情，含淚走掉了。住在這樣的人們之間，怎會有不高興的道理呢，也怎能有不從這樣的人們，期待那最出色的工作的

道理呢？”

在逝世的三個月前，他將從一個農家青年得來的感情，寫在日記上，用了和上文一樣的言語，證明着自己的敏感性。那日記是這樣寫着的——

“爲了欣喜，爲了生病，還是爲了兩樣相合的原因呢，我很容易下同情和喜悅之淚了。這可愛的，思想堅固的，強有力而願做善事的孤獨的青年的單純的話，動了我的心，嗚咽之聲幾乎出口，我便一句話也不能說，離開他的旁邊了。”

然而這善感的稟性，是現於 Tolstoi 一生中的特色，讀者是不看見這眼淚的罷，但他却常抱着甚深的感慨。

Tolstoi 的母親，愛讀盧梭；“愛彌兒”是她的案頭的書籍，Tolstoi 最所愛好的人物，乃是使感情的詩美，來對抗擬古典主義的批判的約翰·藉克。盧梭其人者，實在並非無故的。

Tolstoi 在一九〇一年，向在巴黎的俄語教授 M. Boyer 這樣說——

“我將盧梭全集二十卷熟看了，其中最喜歡的是‘音樂字典’，我感謝盧梭。

“我十五年間，帖身掛着雕出盧梭肖像的牌子，以代‘十字架’。而盧梭的著作的大半，是恰如我自己所寫一般，於我非常親切的。”

一九〇五年 Tolstoi 應允推選為日內瓦的盧梭協會會員的通告，寄信到日內瓦云，“盧梭是十五歲時代以來的我的教師。於我一生中，給與一大裨益的，是盧梭和‘舊約’。”

那協會的會員班爾禪，在協會年報上，載“託爾斯泰是盧梭的後繼者”一文（一九〇七年），論云——

“Leov Tolstoi 是十九世紀的盧梭，或是具體化的愛彌兒。盧梭的精神，透徹於 Tolstoi 的全創作裏。Tolstoi 是現代人的評釋者。恰如盧梭是十八世紀的或者一般，Tolstoi 是現世紀的或者。”

從託爾斯泰協會，贈給盧梭協會的答文云——

“Jean Jacques Rousseau 所理想的思想的獨立，人類的平等，諸國民之統一，以及對於自然美之愛，是和我們頗為近密的。我國民底智識的代表者的 Tolstoi，將全生涯，貢獻於上述的理想之發揚和宣傳了。”

讚歎，同情和懺悔之淚，是表象 Tolstoi 的社會觀的，昂

奮的敏感之淚，則溼透着他的世界觀。那天稟的敏感性，洞察了發榮於摔取的條件上的現代文明社會的虛偽，且促他愛好自然的法則和自然人了。他是作為盧梭的後繼者，而用盧梭以上的情熱和真摯和確信，抉剔了一切虛偽和不誠實的現象的。

他將對於人生的愛情，對於正義和樸素的憧憬，對於虛偽的憤怒與其敏感性，織在和真摯自然相融合的真摯的自己的構想之中了。

然而，為十九世紀的盧梭的 Tolstoi，是觀察了紛亂的世紀的後半期的社會底矛盾的現象的。詩聖 Pushkin，未曾知道這樣的大矛盾，據 Bielinski 所說，則“階級的原則，乃永久的真理”云。但 Tolstoi 却並不相信自己的階級的一定不動性。他目覩 Sevastopol 之陷落，遇見尼古拉一世之死，觀察革新時代的情形，知道那砍斷了的大連鎖的一端，打着地主階級，而別一端，則嚇了賤農 (Muzhik)。他又目擊了所謂民衆啓蒙運動，經驗過和都市的發達一同激增的可驚的矛盾的現象，而他自己，則成為最後的貴族了。他於一八七〇及八〇年代，宣說那將其生活狀態，加以詩化，美化

而謳歌了的莊園的沒落，恰如Gogol 的傑作（譯者按：“Taras Bulba”）中的人物 Bulba，向 Andrei（譯者按：Bulba 的兒子）所說的“我做成了你，這我也來殺掉你”一樣，也說給了莊園。於是他將自己的思想一變，成爲一向遮着藝術的華服的醜穢現象的曝露者了。

“懺悔錄”，“愛彌兒”，“新葛羅若”的著作者“盧梭”，生於小資產階級的手工業者的家庭裏，歷經辛苦而生長，感到十八世紀的虛偽底生活，遂如古代羅馬的賤民似的，向貴族階級宣戰了。

“幼年時代”，“哥薩克兵”，“Lucerne”，“我的懺悔”的著者。則生於貴族人家，父系是德意志人，那母系，是遠發於留烈克（俄國的始祖）的。

而這白馬金鞍的貴公子，遂和自己抗爭，經思索多年的結果，竟曝露了貴族階級的腐敗。所以那抗爭是戲曲底的事，是誰都可以直覺到的。

Tolstoi一離母胎，便即包圍在舊貴族的氛圍氣裏，爲許多男女侍從所環繞，在 Iasnaia Poliana 的幸福的生活，是全靠着七百個農奴的勞動的。至於教育未來的文豪者，則是

長留姓名於“幼年時代”裏的德國人和法國人，他的父親的圖書室中，也如在Pushkin的父親的圖書室中一樣，有許多十八世紀的法國人的著作。從十三歲到十九歲之間（1844—1847），他受着Kazan知事之女，退職胸甲騎兵大佐之妻，他的姑母的Perageia Ilinishna Iushkova的監督，住在那家裏。這家庭，是常是佳節般的熱鬧，爲Kazan的上流社會的聚會之所，法蘭西語的社交的會話，是沒有間斷的時候的……。

青年大學生（Tolstoi）將全世界分爲二大階級，即上流社會和賤民；那姑母則要使Tolstoi成爲外交官，或皇帝的侍從，且希望自己的外甥和交際場中的貴女，意氣相投。她以和富家女結婚，爲他的最大幸福，就是夢想着由這結婚，而Tolstoi能有很多的農奴的。

據Zagoskin的“回憶錄”，則青年的Tolstoi，是一個道地的放蕩兒的代表者。

跳舞，假裝會，演戲，活人畫，大學畢業後的打骨牌，流人（Gipsy）歌等，是這青年貴族的生活。關於這生活，後來他在“我的懺悔”裏，是不能沒有悔恨和恐怖之念，記

載出來的。

慣於蔑視本階級以外的人們的青年，離墨斯科，赴高加索，在等候着做第四砲兵中隊的曹長的任命了，其時他穿了時式的外套，戴着髹積的峨冠，套了雪白的鞣皮的手套，在 Tifris 的市街上散步。一看見不帶手套的路人時，他使用了嘲笑的調子，對他的弟弟尼古拉這樣說——

“他們是廢物呵。”

“爲什麼是廢物呢？”

“爲什麼？不是沒有帶手麼麼？”

在高加索，青年 Tolstoi 也竭力減交游，避朋友，守身如遜世者。那時他在寄給姑母的信裏，說，“我並非自以爲高，取着這樣的態度的。這是自然而然之勢，將我所遇見的本地的人們和我一比較，在教育上，在感情上，又在見解上，都有非常的差異，所以無論如何，和他們不能相投了。”

他於一八五四年，在 Silisria（勃加利亞的山地）爲司令官屬副官時，也是同樣的執矜子；又其處女出版後，進了 Turgeniev，Druzhinin，Fet，及其他的文士之列的時候，也還是這樣的人。

然而這青年有世襲的領地，有自己的農民。因此他覺得可以做善良的主人，知道學位證書和官階，都非必要。而且他感到了恰如“地主的早晨”中的主人公 Nekliudov 一般，有着安排七百個農民的幸福和對於神明，負有關於他們的運命的責任……。

在放蕩生活中度了青年時代的 Tolstoi，到三十四歲，這纔成了家庭的人。立農村經濟的計畫，是他的無上之樂，曾將其經營的辦法，向好友 Fet 自誇。他又爲利己底感念所驅，竭力要給家族以幸福，嘗醉心於勞動者 Iufan 的敏捷的工作，而想自行 Iufan 化。未來之母 Sophia Andreivna 鑿着鎖匙，巡視穀倉，大家族的未來之父的他，則到處追隨其後……。經年積歲，殆十九年間浸漬於快活的整居生活的 Iasnaia Poliana 的地主，是經營農村，增加財產，牧畜場中，有豚三百頭，Samara 的莊園裏，則馬羣在騰躍……。這樣地，富是日見其增大了，但在一八五六年頃寄給 Fet 的信中，却寫道，“我們的農業，現在宛如藏着那交易所所不要的廢票的股東。情形很不好。我決計加以經營，以不損自己的安靜爲度。最近自己的工作，是滿足的，但有饑饉

襲來的徵候，所以日日在苦慮。”

一八八二年，參加了莫斯科市况調查時，僅用於調查一個 Riapinski 客棧的幾小時，却將較之 Iasnaia Poliana 生活的幾年更有意義的影響，給與 Tolstoi 了。以這調查為動機而作的“我們該做什麼呢？”(1882)的冒頭上，是用這樣的句子開始的：“我向來沒有度過都會生活。一八八一年轉入莫斯科生活時，使我喫驚的，是都會的窮困。我早知農村的窮困，但都會狀態，在我，是新的，而且不可解。”

都會的貧民，是赤貧，不信神，看那眼色，讀出了這樣的質問——

“爲什麼，你——別世界的人——站在我們的旁邊的？你究竟是誰呀？”

從別世界來的 Tolstoi 一經觀察這不可解的新的都會生活，一向以爲愉樂的奢侈生活，在他便反而成了煩悶的根苗。既經目覩了忍寒苦飢，而且被虐的多數人，於是也明白了僅靠博愛，難以解決這問題；又在都會裏，也難如村落一般，容易創造愛和協同的氛圍氣；並且鎮靜“以自己的生活爲不正當的自覺心”的苦惱，有所不能的理了。他曾這樣地

寫——

“都會的缺乏，較之村落的缺乏為不自然，更急需，更深酷。而主要之點，是在窮困者羣集於一處，那情形，實給我以惡感，在 Riapinski 客棧所得的印象，使我覺得自己的生活的骯髒。”

村落生活者的第一的思慕，是 Iasnaia Poliana 的安靜和幽棲。苦於劇甚的都會生活的煩瑣的他，便從墨斯科跑到村落去。到一八八二年的所謂“苦痛的經驗”（市況調查）為止，他是爲了子女的教育，住在墨斯科的；這之前，在一八七七年，他曾向好友 Fet 這樣地訴說墨斯科生活。“我的墨斯科生活，非常凌亂。神經紛擾，每一小時中，每一分有不同之感。爲了妨害我面會必須相見的人們，無須的人們是故意地出現……。”

墨斯科的市況調查後，他從 Riapinski 客棧，恐怖地跑到 Iasnaia Poliana 的羽翼之下，一八八二年四月，寫信給 Sophia 夫人云——

“總算已從都會的繁雜之極的世界，復歸自己，讀古今書，聽 Agafia Michalovna 的純真的饒舌，非念孩子，而念

上帝，在我是心情很舒服的。”

Tolstoi 之跑到 Iasnaia Poliana 去，也不但爲厭了都會生活的煩勞。他是要避開社會問題的通俗底解決，並且遠離深酷的急需底的都會的窮困。而他較之 Iasnai Poliana 的生活，倒在跑向農民的生活去的。

社會問題在 Tolstoi 的面前，將那悲劇底實相展開了。他想個人底地，消極底地，將社會問題來解決，以爲一切病根，全在傭僱別人，加以榨取，所以應該不去參加榨取別人的事，自己來多作工，而竭力少去利用別人的勞動。

一八八二年他遇見了加特力教派農民 Siutaev; Siutaev 者，是扶助別人，顯示自己的實例，以說“同胞愛”而想緩和社會的矛盾的。Tolstoi 又讀了 Bandarev 的“論麵包的勞動”，大有所感，便將那爲村民作殉道底勞動，藉以得自己的良心的和平的主意打定了。社會問題固未能仗這樣的個人底出力而解決，但於怠惰豪華的地主生活上，加了打擊；是並無疑義的。

Iasnaia Poliana 的地主，成爲 Iasnaia Poliana 的隱者；Iufan 化了的主人，變作文化底耕作者了。恰如十八世紀

的盧梭，拋掉假髮，脫白襪，去金釧，居環堵蕭然的小屋中，做了 Montmorenci 的隱者一樣，十九世紀的 Tolstoi 也脫去華美的衣裳，加上粗野的農服，委身於所謂“麵包的勞動”了。於是從現代國家的社會底矛盾脫逃的隱者，便進了“樅樹下的謔舍”，個人底地奉着農民底基督教，依照 Siutaev 的方式，以度生活了。也就是他 Tolstoi，成為改悔的 Anarchist，以中產的勞動農民的精神為精神了。“市况調查和 Siutaev 之說，教了我許多事，”是他屢屢說起的話。

以尋求 Stenk Razhin，尋求社會主義為目的的向着農民團的革命底行進，在八十年代的 Tolstoi 的作品上，變為尋求那和農民一同不抗惡的 Karadaev 式人物的巡禮了。

“我們的周圍的生活——富豪及學者的生活——不但反於我的意志而已，且也失了意義。我們的一切動作，考察，科學，藝術，在我是成了新的意義的東西了。我將這些一切，解釋為遊戲。所以不能在這些裏面，去尋求生活的意義。惟勞動者，即創造生活的人類的生活，這纔有真正的意義的。我以這為真的生活，認附帶於這生活的意義為真理，所以我將這採用了。”

這是他的“我的懺悔”裏的話。

由母親得來的遺傳底敏感性，在少年時代的盧梭的研究，農村的印象，與自然和朴素的人們的接觸，兩個姑母的感化，Arsamas 的旅行，死之恐怖和有意義的生活之渴望，社會的矛盾和不平之感知，將赤貧之苦和犯罪來曝露給他的墨斯科的市況調查，一八八〇年和 Siutaev 的交際及 Bandarev 的著作的統讀等，都會合起來，使 Tolstoi 回顧民衆了。

然而與對於都會和農村的矛盾的深酷所抱的恐怖，以及舊文化崩潰的豫感，同來苦惱他的，是一切生物之無常和必滅。死的觀念，成爲恐嚇這芳春和復活的樂天詩人的惡夢了，他相信要免除這惡夢，即在將自己的生活加以農民化，基督教化，捨生活的歡樂，離魅惑底藝術，用以贖罪，而淨化已贖的精神。蓋無常的生活，不但藉“麪包的勞動”，成爲神聖而已，並且使如神的愛的要素，和人類相交融。死之恐怖，使社會問題力懈；個人的利害，壓迫了社會底利害；動搖的觀念，便轉向個人底完成和個人的變革去了。

一八六九年，爲購置有利的新莊園；旅行 Pensenskaia 之際，Tolstoi 在 Arsamias 一宿，體驗了死之恐怖。是年

九月，在寄給 Sophia Andreievna 的信裏，說道，“前夜我止宿於 Arsamas，遇了非常的事。這是午前約五點鐘，我爲了疲勞，很想睡覺，各處是毫無痛楚的。然而蓦地起了不可言喻的悲哀。那恐怖和驚愕，是未曾嘗過的程度。關於這感覺，待將來再詳說罷。但如此苦痛的感覺，是一向沒有覺到過的。”而這感覺的詳細，Tolstoi 是用了可驚的真實和魅力，敘在一八八四年之作“狂人日記”中。

他獨在旅館的骯髒的一室裏，開始體驗了無端的劇烈的哀愁；卽死之恐怖的侵襲，此後又屢次有了這樣的事，他稱之爲“Arsamas 的哀愁”。

但是，他的深味了死之恐怖，也不獨這一事，他是作了“三個死”，“伊凡·伊立支之死”，“主人和工人”的。

他在搖籃時代，不已和死相接近了麼？有着“發光的眼睛”的他的母親的去世，是他生後一年半的時候。父親之死，是九歲時。還有姑母兼保護者 Alexandra Ilinishna 的去世，他是十二歲。她便是常爲飄泊者所圍繞，爲了要得其死所，而往“Optin Pustvini”道院的人……。此後，弟弟尼古拉夭亡了，那死，就在“Anna karenina”中現實底

地描寫着。這一切不幸的現象，是都刻鏤在活力方熾的貴族底青年的心上的。

一八六〇年，在 Sojene，抱在他臂膊上，愛弟尼古拉永久瞑目了。尼古拉是富于天才的出色的人。那時失望傷心，感了死之戰慄的他，寄信給 Fet 道，“明天也將以可憎的死亡，虛偽，自欺之日始，而以自無所得的空零終。是滑稽的事”……。“倘從 Nikolai Nikolaevitch Tolstoi (弟) 的曾經存在這事實，一無遺留，則將何所爲而勞心，何所爲而努力呢？”他的弟弟因爲不能發見足以把握的何物，對於“汝歸于空零”這觀念，曾經怎樣懊惱的事，Tolstoi 懂得了。那時 Tolstoi 還未曾結婚，不能把握家庭的幸福，而 Iufan 式的工作，也不能把握，只捉着了學術的研究……。暗雲似乎消散了……。然而發生了一八六九年的 Pensenskaia 旅行和 Arsamas 的恐怖，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六年之間的近親五人（三個孩子和兩個姑母）的死傷。而且這又是替生母撫育 Tolstoi，使他知道了愛的精神底慰樂的姑母 Iergolskaia 之死；是保護人的八十歲老婦人 Perageia Ilinishna 之死……。在 Iasnaia Poliana 早沒有光輝燦

爛的生活，死在拍着黑色的翅子了。要逃出這翅子，該往那里呢？赴 Pensenskaia，去買爲自無耕地的貧農所圍繞的莊園呢？還是增加 Iasnaia Poliana 的富，以度奢華的生活呢？做這樣的事，是良心，廉恥心，憤社會之不平等的精神，都所不許的。

一九一三年所刊行的“託爾斯泰年鑑”上，載着題爲“我的生涯”的 Tolstoi 夫人的最有趣味的一斷片，當敘述託爾斯泰伯的“Optin Pustvini”道院四次朝拜的巡禮底行爲時，夫人這樣地寫着——

“Tolstoi 在那長久的一生之中，徒望着死的來近，且關於死，懷了幾回陰鬱的觀念，都不知道。入于永是怕死的觀念裏，並非容易事，但精神上肉體上，皆稀見如 Tolstoi 的強健的人，要將難避的生的破壞，分明地想像，並且感得，是不可能的。”

在陶醉於生活的藝術家那里，酒醒的時候來到了。對於生活的疑念發生了。當計畫農村經濟時，這問題突然浮在腦裏了——

“唔，是了，你在 Samara 有地六千畝，有馬三百匹。

但是，此外呢？”

他於是完全茫然，不明白此後該想什麼了。（“我的懺悔”參照。）

地主的經濟，與“家庭的幸福”“戰爭與和平”和“Anna Karenina”的著者的精神是不相容的。然而他不做游歷歐洲的所謂“消殺”，又不做貴族的漂浪者，而成為農民的巡禮者、土地耕作者，以及“上帝的僕人”了。

新生活的計畫，又和家族及主婦的計畫不相合，且反於 Iasnaia Poliana 的精神。舊貴族家裏的居人，只能用了“家庭的幸福”中的“我們的家，是村中第一的舊家，幾代的子孫，相愛相敬，在這家裏過活”的話頭，向了隱者而有智識的農夫（Tolstoi）說。

但將有可怕的打擊，加於這幾代子孫的家風之上了。一九一〇年，在將作託爾斯泰紀念館的這舊家中，又發生了決勝底爭鬪。而反對 Iasnaia Poliana 而起者，却正是在其地誕生，生活，且遺囑葬於舊教會旁的人，並且仗沃土之力而發榮，確立，而放了爛熳之花的作品的作者自己。

Sophia Andeievna 夫人在她的自叙傳裏記載着：“一八

八四年夏，Tolstoi 熱中於野外工作，終日和農人們割草，大概總是疲乏之極，傍晚纔回家來，但因為不滿於家族的生活，便很不高興模樣，坐在椅子上。Tolstoi 是爲了家族的生活，和自己的主張不同而煩悶着的。有一回，Tolstoi 曾想同一個村女，跟移民們暗暗逃走，這事他向我告白了……。於是這事成爲事實，七月十七日之夜，和我大約是爲了關於馬匹的事的口角之後，便背上內裝什物的袋子，說是到美洲去，不再回來，走出門外了……。一八九七年也有一回想出家，但關於這事，沒有一個人知道。”

終於，一九一〇年十月的有一夜，他毫無顧惜地拋棄了自己的莊園。這之先，遺囑音 Sophia 夫人寫好遺囑，將世襲領地讓給 Iasnaja Poliana 的農民們。

他的行踪不定的出奔和領地的自願底的推讓，是明明白白地表現了貴族時代的最後，舊貴族制度的崩潰，以及夢似的舊莊園的沒落的……。這樣而個人的生活樣式，即“自己所必要的，是獨自生活獨自死掉”的思想，給貴族底家族制度以對照了。

身穿竭盡時式的奢華的外套的青年貴族，和肩負旅行用

袋，與飄泊者之羣同赴“Optina Pustovini”道院的老翁，或赤脚耕田的僮夫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很大的。然而這並非改換衣裝的戲文，也不只是變美衣為農服而已，這是更生的劇曲，是排斥傳統底習慣，趣味，觀念的苦悶的表現，也是莊園和茅舍的兩世界的衝突，且又是從地主底世界觀，向着農民底基督教的見解方面的遷移。

這樣的對於更生的準備，他的一切創作，便在說明着。這正如 Lermontov 仗着做詩，脫離了苦惱他一生的懷疑和否定的惡魔一般，Tolstoi 仗着“懺悔錄”，從奢侈生活，Iufan 化以及貴族制度逃出了。

在我們的面前者，不是大文豪的文集，而是一部連接的日記，又是首尾一貫的懺悔錄。

在這日記，懺悔錄或是傳道錄中，描寫着各樣的人物，但這是爲了贖罪而譴責自己，輾轉反側而煩悶着一個貴族的丰姿。那各種創作中的人物，如 Irteniev, Nekliudov, Teresov, Olienin, Sergei Michalovitch, Pierre Bezukhov, Andrei Bolkonski, 長老 Sergei 等，都是表現了一個煩悶的人物的異名，以及各樣的境遇和各樣的轉換期的。而顯露

於一切轉換期中的一特色，乃是善的理想的崇拜，精神的常存的潔白和完全美的渴望，家系以及階級的傳統底事物的排斥等。而各種作品的重心，則在描寫精神底危機和精神底照明之所以發生的機緣，當達於精神底照明的高度時，便顯現着死和覺醒，換一句話，即死和復活。

“幼年時代的回顧”（1903—1906）是探討 Tolstoi 的創作底計畫之迹的貴重的資材，那是“幼年時代”印行後五十年所寫的，在這書中，Tolstoi 便從善惡的差別觀，更來通覽自己的一生，將這分為四期，即（1）幼年時代，（2）獨身時代，（3）到生活一轉期為止的家庭時代，（4）精神底更生時代。這分類法，在依了基本底題目，來分別 Tolstoi 的遺文之際，是頗便於參考的。

天真，愉快，而且詩底的幼年時代，長留在他的處女作“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中。那時候，Tolstoi 是將脫離墨斯科生活，住在嵐氣迫人的高加索山中，幸福的過去的回憶，寫了下來，不獨使自己的精神，且使讀者的精神也都淨化高超越了。自作的小說印行之年，他在 Tifris 途次，從“Mozdock”車站密信給姑母 Iergo'ska'ia 道：“我精神上起



Leo Tolstoy

託爾斯泰在一八四〇年

了很大的變化；這不只一次，有好幾回。一年以前，我以為在世俗的娛樂和交際場裏，是可以發見自己的幸福的，但現在却相反，顯得體力上精神上的安靜。”

這 Tolstoi 的處女作，充滿着“使自己完成的不斷的努力，乃是人類的使命”的信念。又在這裡，交織着真實和架空。例如幼而失母的他，要從那記憶上，挽回朦朧的母親的模樣來，推敲意想時的敘述就是，但那設想，往往是蒼白而無力的。

他的處女作，又時時極其感傷；那敘述法，則顯示着英國文人 Sterne 的“法意兩國游記”和盧梭的“愛彌兒”的大感化。

在“幼年時代”的序文上，Tolstoi 向着有心的讀者，望不僅以為有趣的文章，而發見會心的處所，且要求着不因嫉妬之情而蔑視了周圍。

“青年時代”是未完之作，可作續編看者，是“地主的早晨”。在“地主的早晨”裏，用了從大學的三年級回村來的十九歲的 Nekhludov，將“少年時代”的十六歲的 Irteniev 替換。

Nekhliudov 有小農。他以為農村的弊病的根原，在於小農的赤貧生活，若用勞動和忍耐，便可匡救這弊病的。於是立起“農村經營的法則”來，要在那經營和提高勞動者的精神上，實現自己的計畫。就是，在讀者面前，展開一個“地主的早晨”的農奴的村落的光景來。

Nekhliudov 傾聽了廬集的小農的訴說和要求，或者詢問事實，或者答允改良，抱着疲勞，羞愧，無力，悔恨的糾紛的感情，走進自己的住房裏去了。

故事驟然變為 Nekhliudov 的關於 Iliusha 的感想。Iliusha 是有豐饒的金髮和發亮的細細的碧瞳的人，往 Kiev 搬運物件去了。Iliusha 的 Kiev 之行，為 Nekhliudov 所羨慕，為什麼自己不是 Iliusha 似的自由人呢，是這時他腦中所發生的思想……。

“幼年時代和少年時代”的時期，連續計十四年（1828—1842），其次，就起了思想的大變化。

生活於高加索的兵村，擁在自然的懷抱裏，更在 Sevastopol 出入於生死之境的 Tolstoi，便從向來的貴族底思想脫離，將追逐外面底光輝的卑俗的慾望拋掉了。作為這時的作

品，可以舉出來的，是“襲擊”，“Sevastopol”，“青年時代”，“部隊中和墨斯科舊識的邂逅”，“計數人日記”，“兩個胸甲騎兵”，“Albert”，“Lucerne”等。

描在“計數人日記”裏的上流階級出身的純潔的青年 Nekhliudov，逐漸陷入墮落社會的深處，成為撞球場的熟客，作不正當的借財，又為惡友所誘，涉足娼家，終於將精神的純潔和無垢全都喪失了，然而悔悟之念一起，莫知為計，便圖自殺，寫了下列的句子，留下遺書來——

“神給我以人類所能望的一切，即財產，名譽，智慧和高尚的觀念。而我要行樂，將在自己心中的一切善事，捺入泥土，加以蹂躪了。我不作無恥事，也不犯什麼罪，然而做了最厲害的事，殺却了自己的感情，智慧，和青年的意氣……。打骨牌，香菸酒，賭博，吸煙，妓女，這是我的回憶……。”

Nekhliudov 的苦悶，是後悔了青年時代的放蕩生活的罪惡的 Tolstoi 自己的苦悶。

恰如 Pushkin 的“Aleko”，詛咒着氣悶的都會的束縛，游歷 Bessarabia，而憑弔了 Tsigan 人的古城遺蹟一般，墨

斯科人的 Olienin（“哥薩克兵”的主角）也和虛偽絕緣，爲要融合於自然的真理中，便離開了喧囂的都會。對着嵯峨的山嶺的他，在想要寄給所謂交際社會人類這都會的上流文化人的信裏，是這樣地寫着——

“你們是無聊的可憐人。你們不知道幸福的本質，生活的要素是什麼。縱使只一次，也必須嘗一嘗不加工的自然美的生活的。我每日仰眺着嚴節羣巒的千秋的皓雪，和成於太古之手照樣的自然美相親，你們也不可不眺望這大自然之美，而有所領悟，待到領悟了誰在埋葬自己，誰在營真的生活的時候……。

“真理和真善美是什麼，必須觀察而領悟的。一經領悟，則你們現今在談說和考察的事，以及希望着自己和我的幸福的事，便將成爲骨灰而四散罷。所謂幸福者，乃是和自然偕，看自然，而且和自然共語。”

讀者的眼裏，映出都會人和山中人來了罷。在 Olienin 卽 Tolstoi 的回憶和空想中，蘊蓄着大自然的嚴肅之感；在那時他所想，所感的一切物象中，常有山嶺出現。馳神思於山嶺，涵泳了如水的嵐氣的 Olienin 卽 Tolstoi，便從哥薩克

的 Novomlinskaia 村，伸出手去，和日內瓦的哲學者而藝術家的盧梭握手了。

後來，在發抒公憤的“Lucerne”中，Tolstoi 則將溫泉浴湯的所謂“富有的文明人”們，和他們所嘲笑的唱小曲者相對照，這短篇，乃是痛罵了不以像人的溫暖的心，來對個人的工作的十九世紀文明人的檄文。

委身雲水的乞兒，唱小曲者，Sevastopol 的兵丁，朴訥的哥薩克人 Ieroshka 和 Lukashka，“雪暴”中的車夫 Ignat 等，都是太古的人，接觸自然的飄泊者，Tolstoi 所喜歡描寫的人物。

第三期是從結婚起，到開手和周圍的人們絕緣的十九年（1862—1880）。這之間，幸福的丈夫，父親，主人的 Tolstoi，是度着正當的潔白的家庭生活，利己底地賞味着生活的快樂，增益資財，享着家庭的幸福的。這時 Tolstoi 是盡全力要成文人，向姑母 Alexandra Andreievna，屢次寄了自述意見的有特色的貴重的信札。

一八六三年九月，在寄給這姑母的信中，他這樣寫——
“我不穿鑿自己的心境，即自己的感情了。而家族的

事，則單是感，並不思。這精神狀態，給我以很廣闊的智識底地域。我一向未曾感到過，自己的精神力竟能如此自由，而且致力於作品。”

一八五九年所寫的“家庭的幸福”，是跨進這一期去的序言。這小說，是用溫雅的 Turgeniev 式語調寫出的，但篇中的 Turgeniev 式處女，却究竟成着 Tolstoi 式筆法的婦人和母親。而結婚，家族，生產，做父母的義務，愛情等問題，則是我們的文豪的注意的焦點，於是各二千頁的兩巨製“戰爭與平和”和“Anna Karenina”，便成爲描寫那在豪侈的貴族生活中，時運方亨者的家庭和生產的狀態的力作而出現了。

倘若“幼年時代，少年時代及青年時代”的材料，利用着隣村的地主 Isrenev 一家，Sophia Andreievna 的母親，家庭教師列綏勒和聖多瑪，則“戰爭與平和”的材料，是利用着 Tolstoi 的三血族的家譜的。不獨外祖父 Volkonski，生母，姑母 Iergolskaia，祖父 Tolstoi，祖母和父親而已，連自己的新婦 Sophia Andreievna，也描寫在這大著作裏，各人的面目都躍如，連合起來，使我們感動。

這小說的內容的十分之九，是用一九一二年的祖國戰事

爲背景的貴族及地主生活的描寫，貴族的各層的狀態，都被以非常之正確和深邃，表現出來。而每行每頁中，都映出着貴族社會的出身，且徹骨是貴族的作者的姿態。

在這長篇小說中，沒有描寫農奴法的黑暗面，是令人覺得奇異的，Tolstoi 將主人對於傭人的族長關係，加以詩化了。

有人向 Tolstoi，非難他描寫時代精神之不足，太偏於敘述光明方面了的時候，Tolstoi 這樣地回答說——

“我知道時代精神是什麼，也知道讀者在我的創作上，看不出時代精神來。時代精神者，是農奴的黑暗面，是妻女的抵押和苦痛的呻吟，是笞刑，是兵役以及別的種種。

“留在我們想像上的這時代精神，我不以爲真實，也不想描寫牠。我曾研究了歷來的文件，日記類和傳記，沒有發見過比現在，或我在有一時期所目觀似的更殘忍，暴戾的事實。

“那時的人們也尋求真理和道德，且也嫉妬，迷於情欲了。精神生活也複雜的，但那生活，比起現在的上流社會來，却優美而高尚……。”

“那時有一種特質，是起於上流社會和別社會的非常的間隔，也起於教育，習慣，用法國話和別的關係的。我是竭盡所能，使這特質明示於人世。”

這樣子，本來未嘗着眼於社會的矛盾衝突的他，在“戰爭與平和”裏，也念及上流下流兩社會的懸隔了。

在小說“Anna Karenina”裏，則對照着莊園和都市，地主的 Levin 和豪華的都人。起於離 Iasnaia Poliana 不遠的 Tulistvaia 縣的悲劇——地主某的愛人，不耐其地主的愛情的日薄，自殺火車之下而縊死了的事件——給 Tolstoi 以關於結婚，家庭，愛和嫉妬的材料。小說中的人物 Oblonski, Vronski, Karenina, Konstantin Levin, Kitty, Nikolai Levin 和 Levin 的愛人而因痘疤變醜了的女人，以及交際社會的紳士等，是都用以顯示真正的宏大的自己犧牲之愛的模樣，並且據自己的體驗和回憶，來表現都會的貴族和鄉村的地主的生活的。

Konstantin Levin 的不安，戀愛，企業，都會生活的嫌惡，計畫自殺的精神上的危機，以及 Nikolai Levin 與其愛人的言動等，凡出現於這小說中的一切的現象，是都經了有

家族底親睦的 Iasnaia Poliana 的氛圍氣化的。

在這長篇中，也如在“戰爭與平和”裏一樣，將陷於戀愛動機，生產的重要關頭，以及對於子女的母性愛等，用了空前的巧妙，描寫出來。終不委身於墨斯科交際社會的一青年的那為人母者的丰姿，分明地在讀者眼前出現。而描寫了這姿態的 Tolstoi，則一八八〇年頃，已經是九個孩子的父親了。有讀了 Anna Karenina 和她的兒子 Seriuja 相會的場面而不哭的麼？……在 Konstantin Levin 的世界觀上，是明明地顯着地主階級的利害的反映的。

Tolstoi 將“精神底更生”之年的那一八八〇年以後，作為創作的第四期。但恰如一八五九年所作的小說“家庭的幸福”是家庭生活的序言一樣，一八七七年所作的“Anna Karenina”，是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二年之間所寫的“我的懺悔”的預告。

喪弟的結果，而深思生命的意義的 Levin，為死之恐怖所襲，凡手鎗和繩索之類，是不放在手頭的，但這是表現着晚年的 Tolstoi 所自曾經驗之處，Tolstoi 當精神底更生之際，想自殺者許多回。這樣，而十九歲的青年 Nekhliudov

便讓位於 Levin，而 Levin 帶着許多孩子，不但一個早晨，竟終生在農民之間過活了。

然而 Levin 對於農民，不過消極地公平而已。他沒有壓迫農民，但永久的弊病這耕地問題，也未曾解決。

Stiva Oblonski 對於 Levin 所說的農民問題和社會的不平等，慫恿他將土地分給農民，算作解答的時候，Levin 便說自己沒有推讓土地之權，對於耕地和家族負着責任云云，駁斥了他的話。

而 Levin 遂迴避了社會問題的解決，入宗教界，爲要拯救自己和自己的精神，想從劇甚的生活的矛盾中脫出，並且歸依宗教，以得安心立命之地。

Tolstoi 自己也進了宗教界，永久地拋掉華美的貴族生活了。關於“戰爭與和平”中的一個女人 Maria Bollonskaia 他已經這樣地寫着——

“她屢次聽到巡禮的故事。這在巡禮者，不過是單純的照例的話罷了，但於她，却意味深長，感動的結果，便好幾回想捨了一切家財出走。於是她自行設想，自己在和身纏粗衣，拄着杖子，頸懸着香袋，步行着沙路的 Fedoshka

一同走。她又自行設想，自己將嫉妬，愛戀，希望，全都捨棄；只是遍歷垂地，終於到了悲苦俱無，輝煌着永久的歡喜和幸福的樂土。”

但在後來，看見年邁的父親，尤其是見了年幼的孤兒這外甥時，她就難行她的計畫；吞聲飲泣，覺得是愛父與甥，過於上帝的罪人了。

作為足以記念這第四期的碑銘，將 Tolstoi 所愛誦的 Pushkin 的詩“追懷”鈔在這裡，是最為確當的罷。

這有名的“追懷”，曾成了 Tolstoi 的悔悟和嗟歎的根源，Tolstoi 是極愛讀典麗而遒勁的詩歌的——

喧囂的白晝消聲，
夜的半明的影子
擴充於寂然的衢路，
晝日勤勞之所賜的
夢成時，
在我是
來了苦惱不眠的時候，
我的胸中，趁着夜閑，

嗜心的蛇正在蜿蜒。
空想噴湧於滿是哀愁的腦中，
沈重的思惟填塞了胸底，
回憶在我面前
將長卷展開，靜悄悄地。
於是不得已而回顧我的平生，
我咒詛而且戰慄，
我長歎以淚零，
但悲哀的印象不能蕩滌。
發揮獸性的華筵，
不自然的自由的耽溺，
束縛和困窮和飄泊大野，
這是我所耗的往日。
而今的我又是酒池肉林，
聽儕輩的讖語，
冷的理智之光，
使我心感到難除的愧恥。
我沒有歡娛……。

Tolstoi 的回憶，便是將這詩的“悲哀的數行”，換以“汙濁的數行”的，而他的“懺悔錄”，也和 Pushkin 的“追懷”相匹敵。

在取材於民衆生活的故事中，Tolstoi 所用的平易的文體，也酷似 Pushkin 當圓熟時代所表示的單純的寫實主義體。

在這第四期，Tolstoi 寫了許多宣傳底文章。即“我的懺悔”(1879—82)，“論墨斯科的市況調查”(1882)，“我的信仰”(1884)，“我們該做什麼呢？”(1886)，“論生活”(1887)，“論 Bandarev”(1890)，“懶惰”(1890)，“十二使徒所傳的主的教義”(1895)，“聖書的讀法及其本質”(1896)，“論現在的制度”(1896)，“藝術是什麼？”(1897)，“論託爾斯泰主義”(1897)，“自己完成論”(1903)，“互相愛呀！”(1907)，“論虛偽的科學”(1909)，“不能緘默”(1907)等。

這時期，我們的 Tolstoi 將象徵那生活的歡樂的藝術，加以排斥了。他以為藝術的使命，是在建設那為人類最高目的的“愛的王國”。

他反了自己的稟性，想做禁慾主義者。“這一年，我大

和自己戰鬪了，但世界之美，將我戰勝。”這是被魅惑於春天的自然美的他，寫在有一封信裏的話。

一八八四年以降，Tolstoi 爲 Chertkov 所主宰的“Posrednik”出版部，做些創作，到一八九四年爲止，印行了下列的書。就是“神鑒真理”，“人靠什麼過活？”，“高加索的俘囚”，“舍伐斯多波里的防禦”，“蠟燭”，“二老人”，“有愛之處有神”，“獸子伊凡”，“開首的釀酒者”，“必需許多田地麼？”，“雞蛋般大的穀子”，“受洗者”，“三長老”，“悔悟的罪人”，“黑暗之力”，“教化的效果”等。後來，又印行了“Kreutzerova Sonata”，“Ivan Ilitch 之死”和“跋辭”。

凡這些作品，目的都不在有識及上流社會的讀者，而以灰色的大眾爲主眼的；那內容，則在關涉農民，並且啓發農民。那文章，已非以法文文格爲本的 Pierre Bezukhov 的口調，而是最良的通俗的俄國話，純粹透徹的確，而又端麗，這是 Agafia Michalovna, Plaskovia Isaievna, 巡禮者，Iasnaja Poliana 的農民，兵卒等的通用語……。

在一九〇五年，作了一篇在體格，在簡質，在深邃，並

且在明白之點，無不卓出的短篇“Aliusha Gorshok”。

在這一期，也有取上流社會的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例如“狂人日記”（1884），“惡魔”（1884），“復活”（1898），“長老 Sergius”（1868），“夜會之後”（1903），“Hajji Murad”（1904），“活屍”（1900）等是。

然而表現於這些作品裏的 Tolstoi 的根本觀念，並非賞味上流社會的生活的歡樂的心情；對於社會的奢華放恣的利己底生活，乃是銳利的否定底的摘發底的態度。

“復活”裏的下文的幾句，是表現着 Tolstoi 的這觀念的——

“訪了 Masrenikov 一家之後，尤其是旅行了鄉村之後，Nekhludov 並非已經定了心，但對於自己所居的社會，非常厭惡了。那社會中，祕藏着爲了少數者的安定和便利，而無數的大衆所蒙的苦惱，人們因爲沒有看，也看不見，所以到底不知道自己的生活的造孽和殘酷。

“Nekhludov 早已不能不自咎責而和那社會的人們相交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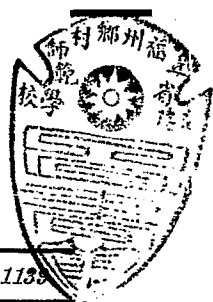
Nekhludov 竟和自己所居的社會及自己的過去絕緣，同

情於身纏囚服的人們，走入兩樣的社會裏去了。這樣銳利的果決的寫法，是 Tolstoi 所未前有的。

然而不要忘記了盧梭之徒的我們的文豪，是從幼年時代以來，無意識底地留心於無產者。D. V. Grigorovitch 的作品，是和 Turgeniev 的“獵人日記”，同是感動了少年的 Tolstoi 的東西，後來在寄給 Grigorovitch 的信裏，他自己這樣說——

“我還記得十六歲時候，讀了“Anton Goremika” (Grigorovitch 之作) 時所得的感歎和歡喜之情。使我對於養活我們的俄羅斯的 Muzhik (賤農)，起了願稱為師之念者，是這一篇小說；又知道了不為惹起興味，不為描寫野趣，不獨是愛情，且竟應該以尊敬和畏懼之念，明細地來描寫 Muzhik 者，是這一篇之賜。”

在我們的 Tolstoi 的胸中，是常有對於教師 Muzhik 的無意識底敬畏之念的。屬於他的創作的日記中，那從貴族的血統傳來的固有的性質，和幼年時代以來由接觸了農民及巡禮者而感得的第二天性，雖在貴族子弟不顧平民的時代也曾顯現的傾向，以及 Nikolenka Irteniev 冷笑為“他的臉像



Muzhik”時代的精神狀態，都互相錯綜而表現着。

表現在“日記”裏的 Muzhik 的臉，逐漸將法蘭西人家庭教師的教子的他的臉掩蔽了。

Turgenev 嘗戲評 Tolstoi，說，“他宛如孕婦一般，對於農民，歇斯迭里地摯愛着。”

蔑視了貴族主義的 Tolstoi，是摯愛民衆，想仗民衆以救自己的。這正與“復活”裏的被 Katiusha Masrova 說是“你是想要惹我來救自己的呀”的 Nekhliudov 的心情相同。

Tolstoi 是學於民衆，學於哥薩克人 Epishka，受教於 Sevastopol 的要塞兵，Iufan, Siutaev, Bandarev 等的。他在民衆之前懺悔，謝自己的祖先之罪，使自己的生活狀態，與民衆同。民衆的力，是偉大的。驅逐了拿破崙者，非亞歷山大一世，也非諸將軍，而是灰色的民衆。Kutusov 之得了勝，就因為他是平民主義。

Sevastopol 之役之際，Tolstoi 屈膝於無智無慾的英雄這農民之前，寫道，“俄國的民衆演了主角的這大事件，是永久留偉績於俄國的罷。”

和民衆，尤其是和農民大衆的關聯逐漸擴大起來，Tolstoi 就逐漸捨掉了法蘭西式觀察和思想的發表法。這和 Pierre Bezukhov 會見了 Platon Karadaev 之後的思想，正復相同；更加適切地說，則和 Pushkin 在 Michalovskoe 村的傍晚，聽乳母的往日談，而說“修正了自己的討厭的教育的缺點”的心情，是同一的。在文章圓熟的第四期所寫的農村生活的簡素的故事類，都洋溢着農村的質朴的情緒。

在 Tolstoi 的一切作品上，顯著之點，是將那為精神上的煩惱所苦，永久不滿於自己的人們，和單純的，雖在暴風雨中，也含微笑，言行常是一致的素朴的人物，兩相對照起來。

不答話的“Aliush Gorshok”，是始終愉快的……。在欺凌他的商人那里，親戚那里，他總是忠實地作工，總是含着微笑。Aliusha Gorshok 的微笑，是使他的一生明朗的；而農民的俄國，則以這微笑，凝眺 Tolstoi，Tolstoi 是由這微笑，描寫了農民。

Pierre Bezukhov 走近前去，看見在篝火邊，忠厚的 Platon Karadaev 法衣似的從頭上披著外套，用鄉下口音的，

悅人的，然而柔弱的聲音，對兵卒們講着照例的話。

Platon 在蒼白的臉上，浮出微笑來，欣然地眼睛發着光，接着說——

“唔，兄弟，那麼！兄弟。”（參看“戰爭與和平”。）

從這臨終的兵卒的身體上，流着輝煌的歡喜之情。他沒有死，他是消融在光明的世界裏了。

陰鬱的滿懷疑惑的 Levin 當刪刈枯草時，到野外去，村女們唱着俚歌，到他旁邊來，這在 Levin，覺得好像是載着歡樂之雷的溼雲，向自己飄過來了……。伴着叫喊聲和夾雜口笛的愉快而極粗野的歌調，萬物都靜靜地跳躍起來。於是現在正因為枯草的事，和村農相爭了的 Levin，便神往於共同動作之美和豐饒的詩趣，羨慕這樣過活的人們，羨慕 Ivan Parmenov 和他年青的妻子了。

爲什麼 Nekhliudov 不能成 Iliushka，爲什麼 Olienin 不能成 Lukashka 的呢？爲什麼 Maria Polkonskaia 不能成巡禮者，爲什麼 Pierre Bezukhov 不能成 Karadaev 的呢？爲什麼 Iasnaia Paliana 的地主的府邸，不能變狹窄的溫暖的小屋的呢？“爲什麼”者，是 Tolstoi 說起過幾

十回的問題。

亞歷山大三世的宮內女官，他的姑母 Alexandra Andreievna 到 Iasnaia Poliana 來作客，看見從世界各地寄來的信件，報章，雜誌之多，她喫驚了，半是戲謔，以警 Tolstoi 的驕慢心道，“這樣地被崇拜，燒香，不至於塞住呼吸麼？”

“姑母以爲我在因了這樣的事自慢麼？ 在我的大的世界裏，是還沒有聽到我的名聲的。” 這是 Tolstoi 的作答。所謂大世界者，並非亞歷山大三世的宮廷，而是 Tolstoi 周圍的人們，然而並非學者和文士，而是熏蒸的小屋的無數的居人。

他是用這大世界的見地和趣味和利害之念，以陶冶自己的精神的。“我比你更其 Muzhik 些，更其 Muzhik 式地感着事物。” 這是伯爵的貴族 Tolstoi，對着半勞動者出身而喜歡書籍的 Maxim Gorki 所說的話。

畫了自己的教師，又是教子的故 Tolstoi 的靈樞的 Iasnaia Poliana 的農民，是怎地批評 Tolstoi 呢？ 雖然是老爺，但是想得深的 Muzhik” 者，是他們的話。

倘若畫了 Tolstoi 肖像的畫伯 Ripin，已能寫出那想

得深的 Muzhik 的有特色的容貌，則讀者在“地主的話”裏，容易看出勞動農民的俄國的模樣的罷。俄國藝術家之中，以如 Tolstoi 在小說“Anna Karenina”裏所表示那樣的歡喜之情和詩底威力，來高唱耕作勞動之美者，此外更無一個。

To'stoi 描寫了幾世紀間教養下來的順從的抱着勞動精神的農民。而他的農民，還未能為神之國抗爭，也不願抗爭，他正如農民隱士 Siutaev 一般，宣傳了對於惡的無抵抗主義。Tolstoi 又將 Siutaev 主義高揚起來，提倡了忍耐和服從的美德。

反對這極端的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 Korolienko 和 Gorki，以及革命底俄國。

然而無論俄國藝術家中的什麼人，能如 Tolstoi，對於皇帝的政權，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加以致死打擊者，實未嘗有。祕密警察部和著作檢查委員等之憎惡他，是並非無故的。

To'stoi 作了“我們該做什麼呢？”，“黑暗之力”，“Nikolai Borkin”，“復活”，“往事”，“不能緘默”這些作

品，給了爲人類鬥爭的革命運動者以絕好的武器。

Tolstoi 的“地主的話”，是成爲“想得深的 Muzhik”的話，將最後的打擊，給了地主制度了，而那些話，是明證了舊生活組織和社會底層基礎之崩潰的。

小泉八雲論託爾斯泰

侍 桁 譯

(這裏譯的三篇文字，全是獨立的，是譯者大膽把它們放在一個題目下；不過它們無形中似乎也有些連絡，因為都是關於託爾斯泰晚年的。前兩篇是小泉八雲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當教授時的講演，收在“文學與人生”一書中；後一篇是他中年時代在美國“New Orleans Times-Democrat”報紙上當記者時候所作的短文，後來收在“東西文學評論”裏的。——譯者。)

託爾斯泰的藝術論

去年我曾講給你們一篇短底演說，論藝術的新定理，我曾結論說，無論是哪一種最高底藝術，必須有這樣底效果：能夠喚起人們的高尚底熱情，與養成自我犧牲的狂熱。我雖把這種藝術的理想底效果，與“初戀”給大量底人們的情感底效果相比，我觀察出來這種寬大熱情的效果，是最道德的，它能使人有自我犧牲的慾求。但是在當時我還沒有讀過託爾斯泰討論這同樣問題的那篇名文。這篇論文助我肯定了許多底真理，我在別的講演裏雖試驗着以它為根據；現時代的新書，像這一本那樣使人們狂熱地爭論的，再也尋找不出來了。所以我覺得在今天討論它，是很值得的。一位大學的學生，對於現代文藝世界裏所起的一切問題，必須有充分底理解；託爾斯泰的這部名著的出現（最初只是當作一篇雜誌的論文發表的），可以說是文藝界裏極重要底事件。法文譯本是這樣底題目“Qu'est ce que l'art?”（什麼是藝術？）

在我們未談論之前，我先告訴你們，請你們不要隨着那些批評家的論調，而同樣地反對這本書。對於一個文藝底

學生，一件最重要底事，便是他不能夠只服從旁人的意見，而造成自己的判斷。就是我給你們的講演，我也希望你們用同樣底規則來觀察我的意見。請你們不要因為我說，便斷定什麼是好，或什麼是壞，你們必須藉着無偏見的讀書與思想，而考察我的論說是否錯誤。在託爾斯泰的這種情形，有些批評家會很兇猛地對待他，並且從某些點上看來，還是很有根據，因此就是當我買這本書的時候，都很躊躇。但是不久我便疑惑起來，我想一部討論藝術的書，能招惱了半個世界，這部書必是有偉大底力量的。實在的，只因為他的某種意見，而能招惱數萬人責罵他，恰好是證明了這個人的價值。當我讀完了這本書之後，我才覺得我的這種觀察是對極了。那是一本很偉大底書，但是你們必須先注意，裏邊是有顯著底誤謬，奇怪底誤斷，那些實在值得享受粗暴底批評。許多大思想家，在某一面是非常精明，而同時在別的一面却是非常軟弱。Ruskin 便是這一類的人，他對於希臘藝術並不真正了解，而對於自己不了解的加以輕蔑——這好多點是與託爾斯泰相似的，他對於日本藝術也是同樣。他對於希臘藝術的一個論議，很清楚地證明他的缺點。他

說 Venus de Medici 是一位無趣底小人物。託爾斯泰曾講了比這更要驚人底怪論，他不喜歡莎士比亞，他不喜歡但丁，還有許多已經成名好幾世紀的大作家們，他也不喜歡。他果斷地反對各派的文學，各派的繪畫，各派的音樂，假如你從他的書中，把他誤謬底議論都摘選出來，而印在一張篇幅上（有些批評家已經這樣作過了），你若是看完了這一頁，你將要突然覺得託爾斯泰是發瘋了。但是你們不能竟重視這些缺點。判斷一位大人物不能竟從他的缺點看，而是應當着眼於他的偉力的，這本書雖然有許多缺點，但是仍能供獻給讀者們用新底方法，寬大底方法去想。並且，他完全是忠誠的不自私的，著者連自己的著作都排斥了，——那些他青年時代產生出的著作，那些使他在現代小說家中得到最高底地位的著作。而現在他說，那些並不是藝術的作品。

我們觀察他的這些主張，必須應有一個限制。他所非難的那些藝術是狹意的藝術，這一點託爾斯泰也並不否定；他的意思是，那些不是良好底藝術，不是最好底藝術，所以我們不應當讚揚它。這些明白了後，我可以開始講他的主義了。

他的第一條議論是這樣講：有許多被人們稱爲偉大底藝術品，只是幾個少數受過教育的才能了解。你要想了解希臘的寶石與彫像，或是有名底音樂作品，或是現代詩歌的名著，你必須先要受了很高度的教育與異常底陶養。現代社會所謂的美，你們必須慢慢訓練着去了解。從民衆中選出一個農夫來，給他一篇偉大底繪畫看，或是讀給他一首偉大底詩歌，或是使他聽調和底大音樂作品，問問他對於這些東西有什麼感想。他若是一個忠實底人，他將要說，還不如看鄉村教堂中的繪畫，還不如聽遊吟乞丐的歌唱，還不如聽舞蹈的音樂了。這是無疑問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的。

但是在任何的國家裏，一個國的實體，大部份的國民是沒有受過訓練，是沒有受過教化，是不富餘；最多的是農夫與工人，而不是上等的太太或老爺們。那受過教化的階級，總是小部份，一個國家的大部份，總是工人。若看普通底藝術的承受與實際，藝術已經成爲受過高等教育的與富人們的專品了，只有他們能了解，只有他們能享受。所以至少對於十分之九的人類，藝術已經是沒有關聯的了。

但是民衆被一般所承認的劣等，是怎麼回事呢？他們確

實是低能的動物麼？他們是不能夠感受最高底最美底情感麼？藝術家們那樣討論的所謂最高底最美底情感到底是什麼呢？不是忠實，愛情，義務，謙讓，忍從，勇敢等等麼？——所有的這些也便所謂是一個民族的偉力，一個民族的美善。但是農夫們就沒有忠實，沒有愛情，沒有勇敢，沒有忍從，沒有愛國心了麼？我們不是更可以這樣說麼？——只有農夫才真能為國家而斷送生命，為別人而犧牲自己，在危急底時候他可以作出英雄的偉業，在平素的時候他可以為別人而犧牲自己，在任何環境下他都肯服從。世界上不是農夫們最能愛人麼？他們不是最好底丈夫，最好底父親麼？使所有的宗教值得相信的，誰是那些最虔誠底信仰者呢？請你們誠實地說，承認農夫是道德的，是較一般貴族富人們更美善的。他們在情感上是比較更好，在性格的力上也是比較更好。所謂人性的善我們到哪裏去找呢？那些每種善德的日常證例我們到哪裏看去呢？還是在城市中富人之羣裏呢，還是在一般鄉民們——那些不了解藝術的人們裏邊呢？對於這個問題，只有一個回答，也便是 Ruskin 在許久之前同樣地答過了的。窮民大概都是最好底人。假若你想看



所謂人性善的神聖，你必須向着貧民中找去。‘那里的情感生活，完全是高貴的。一些少數們的惡行與愚蠢不能作為代表，大多數的農民們全是善良的。

雖然他們是善良，而這大多數的民衆是與藝術沒交涉的。但藝術是什麼呢？所謂藝術是一種力——它能藉着文字，音樂，色彩，形象以傳達情感，能够使人們從他們的知覺裏感到“真”與“美”。可是普通底人們不能了解藝術！那麼我們便可以斷定他們是沒有了解“真”與“美”的知覺麼？我們不是已經欣然地承認人類最高底情感是屬於他們的麼？所以這大多數的民衆若是真領有這種高貴底情感，而我們所謂的藝術不能感動他們的情感與意志，這種罪過在哪里呢？這決不是在民衆，而必是在於藝術的。

說到這裡引起第二個問題來：我們說以前所謂的偉大藝術品是訴之於人類的最高情感的，這種話是真實麼？這不是真實的，託爾斯泰勇敢地答了。假如這是真實的，大多數民衆應當受它的感動。而現在他們一點都不受感動的，他們一點都不了解它，他們並不喜歡它。這是確實地證明，它們不是訴諸高貴底情感的。那麼，它們是訴諸什麼的呢？

在他的文章中關於這一點，託爾斯泰的批評，是最動人而可驚，雖然間或有些錯誤。他說，我們所謂的藝術是訴諸肉慾主義與淫慾的；但是農夫們是真潔的！他們並不喜歡女人裸體畫，與任何形象的裸體彫像，他們也不喜歡那些暗示着肉慾的詩歌與小說。肉慾主義，情實是一種軟弱，完全健壯底人不能是一個肉慾主義者，他的生活是太合正規，太自然的了，假如允許我們說的話，以他爲不真潔底動物看待是太過火了。最多底動物全是真潔的！但是西方的藝術，希臘的藝術，義大利的藝術，法國的藝術，曾通過了這麼多底世紀，全是訴諸鑑賞者的性底本能。自然，也有例外，但是我們用一種方法考察藝術的意義，我們必須是考察藝術的權威底情調。關於這一點，託爾斯泰怕是對極了，我想，不會有人能與他抗辯。

底下，讓我們看看文學。農民們不能了解美好底文學，這種文學對於他們是無意義的。他們自己有極單純底文學，是些關於人性美的動人底詩歌，動人底故事，全是充滿了“美”，並且我們最偉大底批評家們也都已承認，無論是任何詩人都可以從這被人輕蔑底農民文學中，得到最高超底最真

實底靈感。你們不能說農民是不能感覺文藝底情感的，正好是相反，他們能貢獻，他們能教導。在英國自從 Sir Walter Scott 時代以後，每一個詩人都受過農民的教導，在他的時代以前，有好多詩人也是同樣受過的。蘇格蘭島最偉大底詩人，便是一位窮農民。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一個農民對於最高形式的文藝情感不是外行的。但是我們的美好底文學，我們受過教育的人們的文學，絲毫也不能使他們發生興趣。所以這種罪過必是在於藝術，而不是在於農民。好了，現在讓我們想，我們那些最高底文藝藝術所要表現的，所要教導的最高底情感，它的本性是什麼呢？

在這里，託爾斯泰又發出一段兇暴底批評。我們最偉大底戲劇是那些討論犯罪的，謀殺的，淫慾的，姦通的，欺騙的，等等惡人性的戲劇。我們大部份的小說，是那些能給讀者性慾的情感微微興奮的社會生活小說。我們的詩歌，已經有一世紀的樣子了，大部份只是討論性愛或是其他種種恣蕩底情感。我只這樣簡潔地把託爾斯泰的觀察告訴給你們了；可是在這種非難裏，他曾指示出好多底名字，你們若看了，一定會驚訝。但由我看來，他的論議是多麼正確呀！

於是他告訴我們說：“你們不能以淫慾的，犯罪的，奢華的小說，訴向忠實底多數民衆，你們感動不了他們的心。他們決不是那樣底卑劣，以至於在這些東西裏尋求歡快。”

關於他對於現代的音樂與其他的藝術的責難，我不想再說了，因為上面的證例已經足夠了。他的結論是這樣：“假若藝術是表現與傳達情感的工具，那麼，那最高貴底藝術，也便應當是表現或傳達最高貴形式的情感。現在這種最高貴底情感是被全人類所分有的，所以真正底藝術也必是訴向於全人類的，而不是只訴於某個階級。所以證明現代底藝術不是偉大底藝術，甚至於能證明它們是壞底藝術者，便是因為一般人不能了解它們。”

現在有兩種異議，走向我們的當面來。

第一，你可以說一般人們所以不了解藝術者，只是因為他們的呆癡與無知識。當他們尚不能了解文學的語言的時候，他們怎能鑑賞偉大底文學作品？他們只能讀極簡單底書物，若是想讀懂一首偉大底詩歌，與一篇偉大底小說，你必須要了解有教育的人們的語言。一般人們是沒受過高尚教育的，當然他們不能懂。

對於這種反對論，託爾斯泰很勇敢地答覆了。他說這種所謂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語言，不應當用在一部偉大底藝術的作品裏。一部偉大底作品必須用人民的語言寫出來，那才真正是一個國家的用語，而那種受過教育的人們的言語，只是一種特殊底裝飾品，與醫學的專用語，植物學的專用語，或是某種科學的專用語一樣的。並且他告訴我們說，以一種一般人民不能了解的特殊底用語，創造文藝作品，使一般人民不能接近，這只是自私，惡劣，無道理。並且他說，從前世界上最偉大底書物，永遠不是用一種特殊文藝語言寫出來的，而只是一般人民們的一般語言。為證明這一點，他指示出來許多偉大底宗教書籍與偉大底宗教詩歌，“聖經”與“佛經”——這些書籍，當制作的時候，只是以當時人們的語言，而不是以特殊底專用語。把文藝弄成使一般人民不能了解，它的理由除去是偏見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若說你以文藝用語所表現的那種思想意義，同樣地不能以一般語言表現出來，這種話誰能相信呢！假若你想你不能以單純底語言表現偉大底思想，那只是因為你的壞訓練，壞習慣，誤謬底教育。那些最偉大底，最深刻底思想——宗教

書裏寫着的，便是用的一般人民的語言。簡短地說，託爾斯泰的主張是這樣，那所有文學教育的制度是從根本全錯了。他的這種陳述是值得我們一思索的。

我引一段話給你們，看一看託爾斯泰對於“藝術的非理解性”的見解：

“說一部藝術的作品是好，而同時說它不能被大多數的人們了解，正好如說某種食品是很好，而大多數的人們要小心着不要去喫它。無疑的，大多數人們是不想喫臭牛酪，或是那種被一般胃口反常的人們所喜歡的在英國所謂“high-game”（這是一種捉來的飛禽把它放到稍稍腐化的時候再喫）。但麵包與水果，大部份人類的胃口是都歡喜它們的。在藝術的這種情形下，也完全是相同。反常底藝術是不能被大部份的人類所歡喜，但是好底藝術品，必須是有些地方能使每一個人全都歡喜。”

現在我再引來極有趣味底一段，證明我們所謂的偉大藝術品，讓一般人民看來是如何地不自然：

“在沒有被現代社會誤認底理論引入邪道的那些人們之中——舉一個例罷，如同在工人羣中，在兒童羣中，‘自然’

天賦給他們一種很清楚底觀念，使他們知道哪些應當責難，哪些應當讚揚。若隨着一般人民或兒童的本能來觀察，他們所讚揚的只是屬於偉大底體質力”——如同 Hercules，及其他英雄勝力者等等——“或是屬於道德力”——如同釋迦牟尼放棄了美與力而為救人，如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而為求人類的幸福；更如許多殉教者與聖人的犧牲等等。這些理想，是最完整底理想了。單純坦白忠實底靈魂，很知道不尊敬體質力是不可能的，因為體質力的自身強迫着你尊敬它；並且同樣地他們不能不尊敬道德力——這種力量是逼迫着人們從事於善，他們覺得他們的全內生命是被這種道德力的美所吸引。“這些單純底人們知道，在世界上確是有許多人們不是因為體質力或是道德力，而反更被人們尊敬的——他們知道有許多人們是比體力的英雄，道德的聖者，更為人尊敬，更為人仰慕，得更好底報酬，而只是因為他們能夠歌唱，能夠跳舞，能夠作詩。一個農夫知道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或拿破倫，的確是偉大底英雄。因為他們知道其中的任何一個，甚至任何他們手底下的人們，都有能力把他們消滅了。並且他們還了解，釋迦，蘇格拉底，耶穌，是偉大底人物，

因為他們自己感覺到無論誰都想模仿他們。但是爲什麼一個人能寫女人愛的詩，便可以稱他爲偉大呢？這種事情，無論是想出什麼樣底方法，總也不能使他們明白的！”

在書中的其他處，他還給我們許多有趣底解釋。他說，一般人們看神聖的彫像，天使，聖者，上帝，或英雄，是很習慣的。他們對於這些型像，是充分地理解。但是若立了一個彫像，爲的是紀念 Baudelaire 這樣底人，因為他能寫淫慾與絕望的詩歌；或是立一個彫像，紀念某提琴家，這種事他們簡直是不能理解的。並且也許實在就是這樣。

對於託爾斯泰論說的根據的第二個強有力底抗議，我曾想過，這種抗議是一個哲學底抗議，他自己未曾留意。現在一般人們都以爲，優秀底智能，是與優秀底神經系有關係的。我確信，有許多人一定會說，一般人所以不能了解高尚底藝術是因爲他們神經系的劣等。若把他們與受過教育的人們或是富人們相比，總以爲他們是愚癡的，所以他們不能感覺“美”。至少在歐洲，他們是居住在可憐底環境裏，汙濁而惡臭。他們怎樣會欣賞文明的所產——纖細美好底藝術呢？我說許多普通人要這樣地論辯，而頭腦明晰底思

想家們却不是這樣的。在近代的歐洲，最好底思想家，最好底藝術家，最好底學者，都是出身於農人階級，這已經成爲事實了。有些農人們，就是忍受很大底困難，也要使他們的兒子比普通受稍好底教育。在英國最有名望的大學裏，那些能得到最高底名譽的，也就是這樣底人們，斯賓塞許久之前便有這樣底話，強壯底思想要以強壯底身體爲基礎，正可作爲證例。關於神經系審美的修養這一點，我知道託爾斯泰將要怎樣地說。他一定會簡單地說道，我們之所謂神經的纖細與善感，那只不過是神經過敏，是一種神經病的狀態。但是把這件事拋開，讓我嚴厲地發一個問題。一個最貧窮階級的普通農夫真是不能感覺美麼？或是，我們是以哪一種美作爲試驗呢？歐洲藝術的標準，是以鑑賞人性美的感覺爲審美能力的最高試驗點。一個普通底人，一個最普通底，民衆中最無智識的人，是不能感覺人性美麼？舉一個例罷，他們鑑賞女性美，是不如那些最優秀底藝術家麼？我不知道你們對於我的意見是怎樣想，但是我敢絲毫不躊躇地說，世界上最能判斷美的便是人民中最普通底人們。我並不是說平民階級裏的每一個人都比別的人好，但我的意思是，一個對於男人對於女人的最快最好底判斷

者，也便是對於馬對於牛的最好最快底判斷者。

實在講。我們所謂的“美”與“優雅”，它的最良好最深刻底意義，是表現肉體的力，在這一點上，農夫們比所有的我們都高明多了。他們觀察人生是習慣了，那成為他們本能的動作了。所謂美者，是說骨格的一定底均衡，人的體或是動物的體中有了這種均衡，才能達到最高度的力，與最輕便底動。假若我們拋開美而考察人的體格，那是什麼意思呢？意思是講“力的經濟”，也便是說一個體格必須是這樣組成後，才能以最低度的物質量，達到最高度的力量與活動量。若說一個人對於判斷獸體已經成為習慣，而不能判斷人體，這簡直完全是無意義的。其實這種人在所有的判斷上才是最出衆的，而很少錯誤。在歷史上，有許多帝王們，是認清了這種事實，而遺留下珍奇底證例。當於回教國王最奢華底時代，每一個王子要想求一個美婦來作他的伴侶，他決不到地方的官員或貴族的家中去尋找。他跑到亞拉伯荒野底沙漠上，找尋那些飼馬的馬販子，求他們替他選擇一位姑娘。最使人不能忘的實例，便是 Ommayad 第五世酋長 Abdul Malik，他請教於一個普通底馬販子，怎樣選擇

一個美麗底婦人；馬販子立刻答道：“你必須要選擇有這樣形式的脚的婦人……等等”——並且說明身體的哪一部份應當要怎樣；他所謂最好點也便是像普通馬販子選擇馬的最好點一樣。那位會長立刻驚訝了，他覺得關於婦人美，這位粗糙底人比他的寵臣和他的藝術家們都知道的更多。事實是這樣，熟悉了生活，熟悉了活動底生活，能給你一種了解美與力的全部的智識。有一次在美國，我曾得到一種很奇異底事實，可以證明，一個人若對於生命熟悉了，能在種種方面成功。在一次聚會裏，從種種地方來的人都有，有一位最貧窮階級的平常人走進聚會來，他能說出會中每一個人的確實底身重。你們要知道，那些人們全是穿着衣服的。穿着西洋式的衣服，而能知道體重，這是一件極難底事，所以當時會中人全想試驗試驗他的妙技。於是那個男子拿出一個小盒，放在地上，讓每一個都跨過它去。當每人舉足跨過的時候，他喊出那個人的體重，它的正確就如在每一個天秤上稱過的一般。後來，我問他，怎樣能作出這樣驚奇底事。他說：“當舉起你們的腿跨過這個盒子的時候，我可以看見你們大腿的全肌肉的大小與輪廓，因此我可以知道每一

個人的重量。所謂自然觀察的方法，這是個最好底證明。

結尾，我們回到這篇論文的本題上來。我想這篇論文可以值得使你們想一想。並且我曾屢屢說的——“日本作家若是快快地以人民語言來寫作，你們的文藝也會發生最好底效果，一般現代的智識也就能傳佈的最廣。”——這本書很能確定我的這種真理。我覺得那本書是一部偉大而高貴底書，並且我更覺得那本書從頭至尾是根本底真實。裏邊是有錯誤點——舉一例罷，如同託爾斯泰說 Kipling 是一個本質上朦朧底作家，一般人民不能理解。但是 Kipling 才確實是一位向着民衆說話的作家。他是用的民衆的土語。這種小錯誤，只因爲他對於外國人的智識的不完全，對於他的教訓的道德上的價值絲毫沒有妨害。但是當然，他的這種改革的建議，在今天是不能實現的。雖然我相信託爾斯泰是極對，但是我不能絕對依着他的定理，講演給你們，因爲那樣在這個大學裏我不能盡了我的責任了。我若真是按着他的那個定理講下去的話，我可以告訴你們許多英文學中很有名底文學作品，完全變爲壞書了，你們真可以根本不必讀它們，所以我所努力的，只是想指示給你們某些書的文藝底真價。

託爾斯泰的“復活”

在我們未開始其他任何種教本的講演之前，我們稍稍談一談闕動現代全世界的一本驚奇底名著，藉此以免去單調。在給你們關於個人作家的特殊底講演之外，我相信時常把現代世界上文藝的大事件講給你們聽，也是講演者的責任。或者至少那些似乎含有道德底真義或社會底真義的文藝事件，是應當說給你們的。你們在大學時代，很應當養成了注意世界上文藝事件的習慣，並且應當能清楚地公平地對於它們，自己下判斷自己去估價，你們要記住將來的思想是建設在今日的事件之上的——至少在文藝界裏是這樣。

前一次我給你們講演 Meredith 的一部名著的時候，關於一個改造家的難境我曾稍為詳細地說過，現在我們更可以加上一句說，凡是有偉大底小說理想的作家也是同樣。有新理想的人們，常常是落在難境裏。就是他的理想回到極端復古——而是因為那種理想是有真理的，若與當代一般的概念反對了，與當時社會的興奮底傾向相背馳了，也很有落在難境裏的可能。託爾斯泰伯更是第二種事實的一個證例。

前次我講演他的時候，我拿他當作一個小說家，觀察他偉大底力，因此我對於他青年的作品，特別贊頌。現在我想講一講他晚年的工作了。你們要好好地記住，次於 Turgenev，在俄國他是表現出最高文藝底藝術了；我只是不能確信，他最終能夠被人認為比 Turgenev 還更偉大。若說起俄國散文文學，你們記住雖然它的量很少，它的質是任何國家的文藝都不能超於其上，就連法國也算在內。我並不是說俄國作家是外形的支配者，像法國作家一般，他們是不會那樣的。但是在描繪人類生活的藝術裏，能夠激動讀者最高底情感，他們實是幾乎獨步的。

你們知道這位伯爵當晚年是變成極端宗教的——完全是站在與衆不同獨自的立場上的一種。他創出一種他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中極可歌的一種，主張把基督的教訓，應用到實生活裏來。大概你們曾聽見說過，在俄國現在有種種不同的基督教宗派，給他們政府很大底煩擾，較前世紀英美的教徒對待他們當時的政府都厲害得多。你們是知道俄國政府是怎樣厲害的，你們是知道一個國民若說一句：“我是反軍國主義者”是應當受怎樣處罰的。但是在俄國仍年

年地有無數萬國民們這樣向着政府叫嚷，並且情願受它的罪罰。他們確實相信，宣戰，破壞生命，與傷害別人，全是違反基督的。實在講，政府對於這些人們，除去判他們的罪刑之外，再沒有別的方法了。無數萬的國民被驅逐出國境，但是國裏仍有無數的宗派繼續着起來。這能給你們一種概念——但只是極小底概念，以觀察存在俄國裏的新種的基督教。我所談的這位勇敢底作家，並不是屬於我們方才提起的哪一宗派，雖然他對他們很表同情。他是他自己的一宗派。你把自己的財產分給一般農民——這些以前曾是他父親的農奴，並且在晚年曾作書，想以書籍賣來的錢，去從事於慈善事業。許多年前當他最初拋去文藝生活的時候，Turgenev 寫信給他，爲着俄國的文學，求他再回到小說文學來。因爲只是在這種才能上——這種劇底才能：能够使數百個不同的人，他們的思想，舉動，言談，活現在書面上——他是比 Turgenev，可以說比現代任何作家，有更大底發展。但是當時，他對於這種大量底勸告，絲毫也不注意。後來他只寫些短篇小說，爲的是證明道德底事實。但是現在他又回到長篇創作來了，因爲他發現了新底理想要說，

這種結果當然是極驚人的了。我不能只是說他最後底這篇文藝工作比他青年時代的小說全偉大，我敢簡單地聲明，他的這本書是從來沒有見過的驚異動人的作品。在這一世紀裏沒有書籍能與這本有一點相像的。在一種意思上講，你們可以叫它爲一本宗教底小說，但它又絕不是關於某種教條或主義的那種宗教底小說。它只是一篇小說，描寫一個人因爲犯了一次罪過，他的心是怎樣地受着一種寬大底理想的影響。“宗教底”這個字的意思，只是說在道德底情感上它是宗教底。託爾斯泰伯寫了這本書的結果，正教派拿他當作一個宗教的不敬者和叛徒把他驅出教籍，這是說他死後也便不能享受宗教信仰者們的特權了，他的靈魂也便被人們禁止祈禱了。從這件事上你們可以看出，在俄國，文藝是無論如何也脫不出宗教的干涉，幾乎等於宗教監察官一樣。但是實在講，託爾斯泰伯的這本書，所以有罪的原因，只是因爲它比基督教還更基督底了。想要闡發改良一種宗教的概念，與攻擊一種宗教是同樣地在社會上要受十分危險。

這本小說的主題是什麼呢？一位俄國青年貴族，當還是一個大學生的時候，在他母親的家裏無意地與一個女兒姦

通了。他留給她一個孩子。後來也像普通貴族一般地，他想，給她一百個盧布已是很滿足底報償了。這樣他好多年沒有看見她，在這些年之內，他盡量地享受一切人生的歡快，與其他世界上的人們一般地，他變成最自私最很心的人了。後來，他當陪審官的時候，有一次他被招到法庭上去，判斷一個罪人——她是一個無辜底妓女，被人告為殺人犯，或者至少說是因為奪取那個人的金錢而把他毒死了。這個女人的面貌很美麗，立刻引動了這位青年貴族的注意。但是你們想，當他發現這個妓女就是多年前在他母親家裏他所姦通過的那個女人時，他是多麼驚愕呀！她所以不能成爲一個幸福底妻子，而變成了現在他眼前所看到的這種樣子，全是他的罪惡。審判的結果，是冤屈了那個女人，他很知道這種判斷是顯然底錯誤，但當時俄國法庭的構造很不完全，他沒有方法救出她來。雖然她是潔白，判爲充軍到西比利亞去。

當他聽到這種判決的時候，他開始明白了自己對於那個姑娘的不道德底罪過的結果——一個生命的全部的毀壞，肉體的與靈魂的。他爲什麼那樣地作了呢？只是因爲自私

底歡快。他還能盡量地償還這種罪過麼？

有一條路，他可以贖償一部份的罪過。現在他的道德底責任是，雖然他是一個高級的貴族，那個女人是一個普通底妓女，而被判為殺人犯，他想他應當伴着她到西比利亞去，同她結了婚，並且奉獻了自己的全生命想法把她變為一個好婦人。

大概這種不使人相信的願望的本質，在你們許多沒讀過這本書的人看來，實在有些怪誕。其實我們想像着，一個貴族為一種道德底目的，情願這樣羞辱自己，並且這種動作在十九世紀裏凡是與他有關係的社會又是完全不同惜的，不也真有一點怪誕麼？在日本這種小說大概是覺着不自然的，但是對於歐洲的讀者沒有絲毫底不自然。事實上在我們的記憶中，有許多英國人，他們的奇異底動作，與書中這件事實可以相平行。一個寬大底人性，具有深厚底同情，能夠完全認識了自己罪過的結果，一定被感動而懺悔，並且他若是有真正宗教的信仰心，一定可以像書中所描寫的那樣作去。一個善心的人，什麼樣底犧牲都可以作。但是當於你讀了這篇小說，特別的是你若讀了法文的譯本——從種種點上看

來比英文譯本好，你將要更找到一種理由覺得這篇小說不只是可能的。我的意思是這件事實不只是一篇小說，而是一個人的經驗的記錄。寫這本書的人，不只是藉於幻想，他所說的他都感到過，都見到了，他是告訴我們他自己罪惡的歷史，並且是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盡力去贖罪。

在書中前部的一章中，有一段很有意義的話，便是說一個人把別人害了，他不能知道他到底把那個人害到怎樣底程度，除非當他想以贖償的時候。這位小說中的青年貴族，從一開首便遇見這樣底真理了，驚訝地探知自己罪過的力與深淵。一個人覺得是正當底事而努力作去，是很好的，但是一作了便不能似想像的那樣容易。走到一個婦人面前，同她這樣說：“原諒我罷，作我的妻子罷！我是富饒而有勢力，我可以保護你並且使你歡快。”好像是很容易的。但是當那個人實地作去的時候，他才發現他是與所有的社會，所有的法律相鬥爭。他會不自覺地，像社會這種大機械的一部份，作下了壞事，把一個弱者為強者的利益而犧牲了。所有的強姦者們完全是用種種欺騙的方法，助燃社會的殘忍兇暴底力。他在社會中，所作的完全是自私和壞事。社

會最先幫助他作惡，其後再幫助他毀壞那個犧牲者，使那些絕望底不幸者們完全落於沈默不爲人所知的狀態中。但是社會不幫助他贖罪，一點都不的。並且當他這樣作的時候，社會藉着道德的口實，或是藉着普通常識的名義，還來責難他。他在社會裏於是變爲一個仇敵，一個傻瓜，一個再也不值得一般尊敬的人。

所以當這位貴族想從那不幸底環境中救出這位婦人來，世界全向他嘲笑，法律阻止他，他的朋友們全以憤恨底眼神望着他，好像是他作下了什麼不知恥的事羞辱了他周圍的社會一般。就是那些肯幫助他這樣作去的官員們，也確實不了解他是什麼動機。只有那些人們——幻想他一定是被淫慾底情熱所捉捕了，還是他的同情者。忍受社會上這種種底誤解，並不是需要少許底膽量的！但是他在最怕人底環境下，忍受了種種最怕人底羞辱。他自己情願走到獄吏的面前，向他們說明，他要娶那判爲殺人犯的女子爲妻，並且他還要說明他是一個公爵，這簡直把他們同爵的人們侮辱死了！他還必須要與那些獄中的囚徒罪犯爲伴，獄中那種難於居住的環境他也須忍受。他必須要忍受種種底侮辱。但

最難堪的是，他所以忍受一切的爲的是那位婦人，而她却完全地輕蔑他，責罵他，嘲笑他，拒絕他的幫助。他所僅有的希望，便是想藉着忍耐與慈善把她的憤慨化柔軟了。因此他隨着她到西比利亞去。他確實是成功了，把她的定罪反覆了，使她可以脫出獄中。但是她却拒絕與他結婚，而嫁給另一個人了。小說的全部簡短的便是這樣。他藝術的最驚人處，便是他對於書中人物的情感的分析，並且他盡力地證明，一個人只是因爲自私底動作的結果，當他想贖償這種罪過的時候他是要怎樣地費力。小說中有數百個人物，完全是生動底活人，作者一定是從實人生研究來的結果，並且因爲完全太合於人情了，使讀者忘了事實的背景是在俄國。書中人物的那種人們是充滿於世界的。我們幾乎不能不想，假若託爾斯泰盡力向着這種文學方面來發展，他能成爲多麼偉大底劇作家呀！

這本書的文藝底事實已經說得太多了。與本書的藝術無關，它曾受了攻擊非難。所非難的事實，便是因爲作者敢宣傳純然底基督主義——古代基督的人類愛的主義，與現代政治底教義底基督教相背抗了。檢察官雖然早已有定見

決定把他開除教籍，但是仍能在書中找出一種相當底理由。能給法官一種口實的，便是說託爾斯泰談論耶穌只拿他當作一個普通人了。在明面教義上的理由雖是這樣，然而他們的憤恨是另有原因。也便是那另有的原因，是一件極重要底理由。作者的那種態度——明顯地指示出，教會只是一個大機械，它施行正義與庇護一切不正義往往是相等的，並且在教會的貴族間，他們對於教會的主要責任，完全是處一種“政治底不關心”——這一點使他們最為憤惱。但是其實這位作者的開除教籍，是更好的，不然你決找不出更好底方法來表示他這種意見。

在使你們注意這本驚人奇異底著作時，無論如何我應當附隨着斯賓塞來向你們講，有些社會底原理是經不起科學底考察。若從這一種觀察點來看，這本作品是有缺點。舉一個例，如同書中主張貫串所有的階級實行同胞底情愛——廢除監獄，廢除犯罪法等，這是不真實的，在現今人類社會上，那些事是不可能的。在書中任何處你們都能遇見可疑底可驚底半真理，如同他表明說，人類生活所以最不幸底大原因，便是因為人只與利益的動機接近，也沒有同情，也沒

有愛。假若你真能愛人，並且只同別人以愛情的精神交際，我們這位作者一定要告訴你，說你不能不快活；但是你若與人交際，而並不愛他們，只是交易，毫無愛情，這種結果必是可怕底不幸。這種話說來很好聽，並且裏邊也真有一部份的真理，但不能說完全是真理的。人類常在本性，不能以宗教的教訓，或是教育，或是法律，或是其他種方法，可以改變得了的，並且在人生中想應用這樣一種生命的政策是絕對不可能的。像這種很驚人而同時又很欺人的話是充滿於全書中。但是我所指摘出的這些缺點，還都是高貴底一面，它們一點也不能汙染了這本書，就是那些不能承受他的教訓的人們，就是那些看了後而禁不住要笑的人們，關於他的這種論議也不能不想一想。因為這實在是值得深深思索的。

託爾斯泰的求道心

隨着託爾斯泰的“Anna Karenina”的法譯本的突現，有一件驚奇底事實，便是兩個不同底批評家在兩篇精細底批評裏，同樣全對於書中某描寫心理底一段——這一段在近代小說中實是無比——加以分析。論心理底作品，俄國小說家實是絕對無敵。同時一般地講，法國作家是特殊討論兩性的問題與變化的；而英國小說以責任義務為人生的大綱，加以精細地研究；這兩種型式的小說，全不能觸到純粹理智底苦惱——這是十九世紀的痼疾；這是沒有經驗的青年學子們的恐怖。在許多先進的國家，這些種問題默默中全是留給哲學家科學家了，而很少在小說中討論。但是在俄國，那里理智底沸騰是異常底清新而強壯，那里人民的心是完全傾向於極端底厭世主義與神祕主義，所以所有的新派小說作家們，完全把藝術應用到理智之謎的研究與闡明了。在這一點上，託爾斯泰幾乎可以與陀斯退益夫斯基相比，不過他不像陀斯退益夫斯基那樣，只解剖特異底精神狀態，而能更深觸到於一種境地——這種境地多少是一般思想家們所熟悉

的，是沒有國家的境界，是現代懷疑思想的總領域。 託爾斯泰好像於有意無意間，把自己經過的精神苦悶的歷史，撒在他各種小說的篇幅上，混合在他著作中種種人物的言語動作裏，所以一個批評家若按着這種態度，嚴刻地觀察下去的時候，可以從他小說中的人物裏，抽出充分的材料，作成一部作者的心理底自敘傳。 像其他的作家一樣，他有時是一位深刻底思想家，是極端底懷疑者，有時他又是絕望底厭世主義者，他的最後是衝進神祕主義的路，才免去了自殺的結果。 這種個人經驗的說明，我們可以在他的“哥薩克人”(The Cossacks)，“戰爭與和平”，“安那·迦蘭尼那”各書中看出，特別的是最後的這一部，在外國它已很動人聽聞了。 我們最初所提的那兩批評家，使得他們最感覺有興趣的，也便是作者那種精巧細緻底觀察，從這裡可以看出他精神生活的狀態。 對於生與死的問題太過於沈思了，對於那從古來便不能解說的疑問——如同“生之意義”“未來的神祕”等——太過於空用力了，結果幾乎把他弄瘋了。 所以生命對於他彷彿“比死更可畏懼”，人生中最應決斷的時期——生，結婚，滅亡，對於他好像是三個不解的斯芬克斯

(Sphinxes —— 人面獅身的怪獸)，每一個都向他嚷道：“解了我的謎呀，不然我把你喫了！”他這樣地寫道：“我們的智慧越增加，我們對於生之意義也越不了解，我們只能從生與死的兩重遭遇中看見一種殘酷底嘲笑。”……

但是結果使他驚訝而又得到奇妙底慰安的是，這種怕人底謎，雖然是能煩擾着有智識的人們，而它却被人類之大多數的無知無識底人民，絲毫不費力地解決了。一個半開化的哥薩克的姑娘，關於生死的問題，比一般最高學府的大學畢業生們，解答得更好！

能以健全底視線解釋生存的意義，作成爲託爾斯泰這本優秀底小說的特徵；這種事實曾經刺激了他的一位最好底批評者，把他新信仰的告白與那釋迦及一平民妻的有名底故事——凡是讀過“亞細亞之光”的人們都知道這件故事，作了一個很美麗底比較。這種使託爾斯泰所苦的懷疑與恐懼，據說也便是同樣底理由，當年曾逼着印度王子拋棄了“三萬婦人以團扇煽着的”王宮，而作一個行腳僧跑到世間來。傳說當一個貧窮底婦人給釋迦拿來飲食的時候，釋迦想要向她傳道，所以問她：“只是生命與愛便是使你的生活愉快

了麼？當時婦人答道：“啊！雨點是澆不溼大森林的，可以說連蓮花冠都裝不滿。教典中所說的，我都謹慎地承受，因為我知道我不比古人更聰慧……我只知道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我的生活是幸福的，但是我不能忘了那些不幸底人們，啊，上帝祝福他們！只要是我知道哪件事是善，我便立刻努力作去——我相信應當做的，必須做去，並且都是達到至善為止。”釋迦聽了這些話，叫喊道：“啊，婦人，你連神師都教導了！在你單純底信仰裏有一種超過智慧的智慧！啊，你柔嫩底心嚙！你簡直像‘一隻鴿子只知道爲愛而尋路歸窩，一般地，你是只知道而不是由於受教化。像你盡了你的責任一樣地，我能盡了我的一半麼！’……”

誠然，託爾斯泰自傳底告白的道義，也便是佛教古傳說的道義！經過人類的全經驗，才肯定了若想充分地解決了生之謎，便是對於這不可解的問題不要躊躇思索，在人生舞臺上只要自己知道怎樣作，便忠實地熱心地盡了自己責任。“沈默”與“永遠”——只要對它們一發生問題，便不能沒有厄難。“無限”的閃耀是一種眩暈，就連那些最偉大健壯底人們也難安然脫險。

托爾斯泰回憶雜記

俄國 Maxim Gorki 原作

郁達夫重譯

下面的那些斷片的記錄，係當我住在奧利時 (Oleise) 而萊阿·尼古拉維支 (Leo Nikolaevich) 住在克利米亞 (Crimea) 的軋斯泊拉 (Gaspra) 的時候記下來的。這正當托爾斯泰是在重病與其後的病狀回復的期間。這些記錄是模模胡胡地偶爾在紙片高頭散記下來的，並且我一時以為牠們是不見了，但在最近却尋出了這些記錄的一部分來。……我在此地且附入了一封當萊阿·尼古拉維支從耶斯那耶·樸利耶那 (Yasnaya Polyana) 遁走，并當他死去的時候寫下來的一封信。我把這信一字也沒有改竄地依牠寫下來當時的形式發表在這裏；並且也沒有把牠寫完，因為不曉怎麼的總覺得寫完是有點不大可能。

麥克西謨·高爾基

回 憶 雜 記

1

比任何的思想更是頻頻而且厲害地苦惱他的，是關於神的思想。實在，有時候，彷彿是並不是關於神的思想似的，他對這問題所講的話比他所想講的更少，但他的所想却常常是在這一個問題。這不能夠說是老年的徵候，死的預感——不是的，我想是從他的那種微妙的爲人所難免的傲氣上來的，並且，——雖則是只有稍微一點——也是從一種屈辱之感上來的；因爲，像萊阿·托爾斯泰這樣的人，還不得不將自己的意志屈服於一個“連鎖球菌”(Streptococcus)之下，實在是一種屈辱。若他是一位科學家的說話，那他一定可以推尋出一種最新奇的假說，而創始些偉大的發明無疑。

2

他的雙手是最奇妙也沒有的了——並不是美麗，但是滿長着張粗的血管的節瘤，而又滿保有一種特異的意味和創造的能力。或者萊阿那爾陀·達·文濟(Leonardo da Vinci)

是有那樣的手的。有了這樣的手，那我們是什麼事情也可以做的了。有時候，他一邊講話，一邊會伸動他的手指，漸漸地捏攏來捏成一拳，然後，忽而又張開來，發一句很好的，有重量的話語。他是像一位神明，並不是一位上帝（希伯來人的）或奧連泊斯山上的神明（希臘人的），却是一位“坐在黃金色的北國樹底（Golden lime tree）的楓樹寶座上”的俄國神明，並不十分莊嚴；但也許是比另外的任何神明都乖巧一點。

3

他的對待斯勒兒濟茲基（Sulerzhizky）用的是像一位婦人般的慈愛。對契訶夫（Chekhov）的他的愛却是父性的愛（Paternal love）——在這愛的裏面是含有一個創造者的矜誇之感在那裏的。斯勒兒（Suler）却正能挑動他的慈愛，一種似乎使這魔術者也決不會感到困倦的不斷的興趣和喜悅。或者在這情感之中少許有些可笑的地方也說不定，正同一位老獨身女之對於一隻鸚鵡，一隻小洋犬，或一隻雄貓所感到的愛一樣。斯勒兒是一隻從異域的未知之國裏來的很可愛的野鳥。像他那樣的人有一百個的時候，那是一定能夠將

一個鄉下小都市的表面，同樣地也可以將這小都市的靈魂，變換過的。他們會打破這小都市的表面，他們也會使這小都市的靈魂裏充滿起帶有暴烈輝耀與頑強的野性的熱情來。我們很容易歡快地愛上斯勒兒，當我看見許多婦人們的如何的在玩而不當正經地接受他的時候，真使我驚異而欲怒。可是在這一個彷彿是玩而不當正經之下，也許有十分謹慎的戒防藏着在那裏的。實在斯勒兒是不十分可靠的呀。誰能知道他明天會變得怎樣呢？他也許會去投擲炸彈的，他也許會去參加入酒舞場中的樂師的一團的。他保有着足與常人的三個人生相抵的精力，他保有着如燒紅的鐵塊似地發散火花的生命之火光。

4

戈勒登伐綏爾 (Goldenweiser) 演奏了些蕭邦 (Chopin) 的樂曲，致引出了萊阿·尼古拉維支 (托爾斯泰) 在底下所講的這些言辭：“有一位德國的小君主說：‘你若想羈畜奴隸者，你必須在可能的範圍內多奏音樂。’ 這個想頭實在是不錯，實在是一種真實的觀察——音樂是真可以隱緩心靈的。尤其是天主教徒們在實現着這事情；當然，我們的那

些教徒們是不願意在教會堂裏與曼登勒生 (Mendelssohn) 相融合的。有一位土拉的信徒 (A Tula priest) 對我確證着說基督不是猶太人，雖則是猶太上帝之子而他的母親是一位猶太婦人——他對這是承認的，但他却在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問他：‘可是爲什麼又……!’ 他把肩頭一聳說道：‘噯，這正是神祕所在的地方呀。’”

5

我想起托爾斯泰他對我講的話：“一個智識階級的有理智的人正像古代的那位加里西亞王公符拉迭彌兒珂 (The Galician prince Vladimirkko)。他遠處在十二世紀的古代竟敢大膽地聲言說：‘我們的現代是沒有奇蹟的。’六百年過去了，各智識階級的理智者儘在互相努力響應，高叫着說：‘奇蹟是沒有的，奇蹟是沒有的。’而百姓們却正同在十二世紀的時候所信仰的一樣在信仰着奇蹟的存在。”

6

“少數者覺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爲他們已經得着了其他的一切東西，多數者覺得有上帝的必要是因爲他們毫沒有什麼東西。”這是托爾斯泰的說法；但我的想說的却和他有

點不同；多數的信仰上帝者是因他們的卑怯，只有少數人却因靈魂的充實而在信仰上帝。

7

他曾勸過我去讀讀佛經。一談到了佛教和基督，他的談話總是很感傷的。當他談到基督的時候，樣子總是異樣的可憐的——也沒有熱忱，也沒有感情在他的言語裏，並且也沒有真實的火花。我想他的看基督，是把基督當作了單純的并且是值得我們憐憫般地在看的；并且，他雖則也時時讚美基督，但是他却並不愛他。彷彿他是在不安地擔憂：假使基督來到了一個俄國鄉村裏的時候，怕那些姑娘們要對基督輕笑般地。

8

今天大公爵尼古拉·密開洛維支 (Nikolay Mikhailovich) 是在托爾斯泰的家裏，一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的舉止很謙遜，他不大說話。他有富於同情的雙眼并一身優美的姿態，行動是很沈靜的。萊阿·尼古拉維支對他漾着愛撫似的微笑有時講講英文，有時講講法語。用了俄國話他說：“喀蘭澤 (Karamzin) 是專爲了皇帝而寫，所羅

維奧夫 (Soloviev) 是寫得太冗長乏味，而克魯楷夫斯基 (Klutchevsky) 却是爲了自己的娛樂而寫的。克魯楷夫斯基實在是一位再狡猾也沒有的人；當初讀的時候，你得到的印象以爲他是在讚美，但讀下去之後，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咒罵。”

有人提到了查畢林 (Zabielin)，托爾斯泰的意見是：“他是很好的。可以說是一位非本行的收集家 (An amateur collector)。隨便什麼東西，有用的他也收，沒用的他也收在那裏。他描寫食事，似乎是他從來沒有喫過一餐滿足的膳食的樣子；可是他呀，終竟是很，很有趣的。”

9

他要使我聯想起那些終生在巡禮的行者，他們一生只揹着長長的行杖在地球上行盡數千哩路，從這一個寺院到那一個寺院，從這一個聖者的遺骨到那一個聖者的遺骨，可是終究還是非常的孤寂，狀同無家之犬，無論何人無論何物對他們終是不能親近的。這世界不適合於他們，上帝也不是爲他們而存在的。他們從習慣上雖在向上帝禱告，然而在他們的靈魂隱處他們却在對他懷恨——爲什麼他要驅策他們從

這端走到那端的使他們在地球上飄泊呢？爲的是什麼？人類是橫互在路上的樹的斷根殘幹和石塊之類的東西。一個人走路的時候會觸着他們而跌倒，有時候竟會因他們而受傷。一個人沒有他們也儘可以過去，但是有時候對於一個人以自己的和他不同之點而來驚他一下，將自己的與他特異之處顯給他看看，也是一件快活的事情。

10

有一次他說：“普魯士的弗來特列克（Frederick of Prussia）說得很不錯：‘每一個人一定要依他個人自己的情形方法救度自己。’他又說：‘議論你儘管可以去議論，但是一定要服從。’但是當他垂死的時候却又自認着說：‘我是爲統禦多數奴隸之故而倦竭了。’這些所謂偉人之類都是非常的在自相矛盾：縱使他們另外還有許多惡事這一點却是可以原恕他們的。雖然，矛盾並不是愚笨：愚人是很頑固的，他不曉得如何的矛盾自己。是的，弗來特列克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在德國人中間他是被稱爲最好的一個君主的，可是他對德國人總覺得不能忍受；他連對哥德（Goethe）和費爾特（Wilhelm）都是不喜歡的。”

11

“浪漫主義是因怕直視真理之眼而來的，”昨天他說到了巴理芒德 (Balmont) 的詩說。斯勒兒却不贊成他這話，并且因興奮之故急得發音也發不清，又很感動似地讀了幾首其餘的詩。

“萊阿夫式加 (Liouvshka),”他說，“這些並不是詩；牠們是些矯揉造作的假東西，無用的長物，如同中世紀的人所說的一樣，是一串無意思的文字的聯成。詩是沒有虛飾的 (Poetry is artless)；當斐德 (Fet) 寫

我將歌詠甚麼連我自己也不會知道，

可只是呀我的歌兒却自然成了，

這幾句的時候，他却表示了一種純粹的，真正的，一般人的對於詩的感覺。農夫，他也自己不知道自己是一位詩人的一——呵，噢，啊，與嘍咳——從這裏真正的詩歌却會發生出來的，正同鳥兒的歌唱一樣，是直從靈魂裏發出來的呀。現代的你那些新詩人都是在那裏苦心製造。有許多愚劣的法國貨叫作 *Articles de Paris* 的一——這就是啊，這就是你那些詩句串成者所創製的東西啊。涅克拉梭夫 (Nekrassov) 的

困窮的詩也係是從頭至尾苦心製造出來的東西啊。”

“那麼倍爾謝 (Béranger) 呢？” 斯勒兒問。

“倍爾謝麼——那却不同。法國人和我們的中間有什麼共通的地方？他們都是肉感主義者；精神生活對他們是並沒有同肉慾那麼的重要的。對一位法國人，女人就是一切。他們是一種頹弱的，去了勢而帶女性的國民。醫生說肺病患者都是肉感主義者。”

斯勒兒以他特有的那種直截痛快的論調和他辯論了起來，滔滔不絕地發放了一陣言語的洪流。萊阿·尼古拉維支注視着他開口大笑着對他說：“你今天似乎是在撒嬌發那種怪脾氣，正司一位少女，到了結婚的年齡而還沒有找到一位愛人一樣地。”

12

疾病弄得他更是乾枯無力，從他的裏頭將有些物事燒去了。內心的方面他似乎輕快了一點，比前更是澄澈透明，更是大悟豁到了。他的雙眼變得更加犀利，視察變得能洞穿一切的樣子。他的聽人說話非常的用心，彷彿是在注意回想起有些被他所遺忘的物事，或在等候着些新奇的，未知

的物事似的。在耶斯那耶·樸利耶那 (Yasnaya Polyana) 我覺得他是一位什麼事情都知道而更沒有一樣物事須學而方知的人物——是一位已經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的人物的樣子。

13

他若是一尾魚，那他一定是只在大洋裏游泳的魚，再也不會到狹窄的海裏來游，尤其是不會到平地上河流的淺澗的水裏來游的。在他的周圍這裏那裏只息着或向這邊那邊的跳着些小魚之羣：他所說的話對小魚們決不會有趣味，對牠們也是沒有什麼必要的，而他的沈默也那裏會驚駭或感動牠們？可是他的沈默實在能使人銘感不忘，實在是像一個被這俗世所驅逐出來的真實的隱者的沈默。雖則他說話說得很多而對有些問題他且感得是有說話的義務的，但他的沈默覺得更其偉大。一個人總有許多事情是不能對任何人說出來的。當然他也有些是他所怕的思想在他的腦裏的呀。

14

有人送了他一冊很好的基督神子的故事譯本。他很喜歡地朗誦給斯勒兒和契訶夫聽了——他實在是可驚地誦讀得出色。他尤其是愛上了魔鬼們苦弄地主們的一段。在

這點我覺得有些不喜歡的地方存在着。他在此總不是不誠實地在戲謔的，但是，假使這是認真的話，那就更不好了。

既而他說：

“這些農夫們做故事真做得好啊。什麼都是很簡單的，字數很少，而感情豐富。真的智慧是用不着許多字的，譬如說罷，‘上帝憐憫我們’ (God have mercy on us)。”

但是那故事終究是一篇慘酷的故事。

15

他的對於我的興趣是人種學上的興趣。在他的眼裏看來我是屬於與他不同不識的一種類裏的——只此而已。

16

我把我的小說“牡牛” (The Bull) 讀了給他聽。他笑了一陣，稱贊了我的對於“用言語技巧”的智識。

“但是你的用文字却不大高明；你的那些農夫們說話都說得很聰明。在實際生活上他們所說的是很笨拙而矛盾不聯貫的。當你聽一個農夫的說話之初你簡直不能聽出他所想說的是什麼話來。這是故意做出來的；在他們的言語的笨拙之下老是有一種狡獪藏著在那裏，他們想教對手方來辨

出他自己心裏的事情來。一個好的農夫決不願馬上就將他的心事說出來的；這是不利益的事情呀。他曉得大家於接近一個愚人的時候纔是直率簡明的，這纔是他所最希冀的事情。你若在他的面前顯示了一切，那他馬上就可以看出你的全部弱點來了啦。他對一切都是疑懼心很重的；就是對他自己的女人也怕將心底裏的事情說出來告訴給她聽。但是在你的各小說裏的農夫們，却是諸事都顯示在那裏的：這是智慧者的一個總集會。並且他們都是用了警句在說話；這也是與實際生活不符的事實；在俄國話裏警句是不自然的。”

“那麼古諺和格言呢？”

“那却不同了。因為古諺和格言並不是現代所創製出來的東西呀。”

“但是你自己也不是常在用警句說話的麼？”

“決不。並且還有，你對什麼物事都在加以修飾點染，人物和自然一樣地——尤其是人物。烈式訶夫（Lieskov）也是這樣的，這位最愛虛飾造作的作家現在已經沒有人去讀他了。你切不要受這些作家的任何一位的影響，也不要怕攔任何人，那你就對了。”

17

在他給我讀的日記裏，我被一句奇異的警句“上帝是我之所欲”所驚異了。

今天當我還那本日記給他的時候，我問他這是什麼意思。

“一個未完了的想頭，”他一邊縮小了眼睛瞧着這頁書上，一邊回答說。“我大約是想說：‘上帝是我之所欲知道他的’……不，不是那樣……”他笑起來了，將那本日記捲成了一筒，就塞進了他那件寬大的外衣的大口袋裏。他和上帝的關係是很可疑的；這些關係有時候要使我想起“在一個洞穴裏的兩隻大熊”。

18

對於科學他說：“科學是譬如一位假鍊金師所鑄成的一條金棍。你若想把牠單純化了，使牠可以和大家接近；那你不過是鑄造了些偽的貨幣而已。當大家將這些貨幣的真價發現的時候，他們是不會感激你的。”

19

我們在優索坡兒公園（The Yussopor park）內散着步。他很深刻地談到了墨斯科的貴族階級的風習。一位碩大的



俄國農婦在花壇上做工，身體俯屈到了直角的度數，同象牙似的一雙白腿是露着的，她的豐隆的胸部儘在搖動。他很注意地守視了她一回。

“使那種種的繁華逸樂可以繼續維持下去的，正是這些碩大的女像柱（Garyatides）之力呀。不單是由於農夫農婦們的勞作，不單是由於他們所付的租稅，實在也是由於她們的實際上的血液的。假如貴族階級不時時和像這一個女人一樣的女騎士們結合的話，那他們早就要殲滅人亡地死絕的了。和我的時代的那些青年們一樣他們斷不能因消去自己的青年精力而不受一點責難的。於是當他們犯了許多野行之後，當然有許多便和農奴的姑娘們結了婚而生出些強壯的種子來。照這一個樣子，也就是，可以說農夫們的強力救濟了他們。這一種強力在無論什麼地方放下去總正是適宜的。貴族階級的一半總不得不把他們的精力為自己而化去，而另外的一半就和入農夫之血把牠化弱，於是，像這樣的就把農夫的血散布開來。這實在是一件很有效用的事情啊。”

2)

他很喜歡講到關於女人的事情，並且也講得很多，正像一位法國小說家似的，可是他總免不了有一種俄國農夫們通有的猥褻口調。這是在從前老使我感到不快的。今天在亞兒蒙特公園 (The Almond Park) 裏走着，他問安敦·契訶夫說：

“你當年青的時候也弄了不少的女人罷？”

安敦·保羅維支 (Anton Pavlovich) 作了一臉困惑的微笑，將他的小鬍子拉拉，講出了些聽不到的話來，萊阿，尼古拉維支注視着海面自認着說：

“我當時真是一個不倦的強漢呀……”

他的講這話是很有懺悔的意思的，把這話的末尾一字用了一個農夫們所用的辛鹽的俗字。我在此地纔頭一次注意到了他的用這些字語是如何的簡單純粹的，彷彿是他除此而外並不覺得另外還有適當的字來說出的樣子。從他的鬚毛叢密的嘴唇裏說將出來，這些字語聽起來變得非常的單純自然，將牠們的帶軍人味的猥褻淫污的地方都化去了。我記得當我初次和他見面及他的講到“伐連加·奧里梭伐”(Varienka Olessova) 和“廿六個男子與一個女人”(Twenty-six and

one) 的時候的事情。依尋常的見地來判斷那他所說的簡直是一串很猥褻的字語。我當時很被這事所惱亂，甚至於覺得發氣了。我猜想他彷彿是以爲我不能懂得另外的一種高尚一點的言語似的。我現在了解了；覺得發氣的那件事情說起來實在是可笑得很愚陋得很。

21

他坐在細絲杉樹陰下的石椅之上，看起來是非常的清瘦弱小，灰老的樣子，可是却正像那耶和華上帝（Jehovah Saboath）一樣，他是有點疲倦了在和一隻花鷄合了調子吹口笛取樂似的。花鷄儘在樹的濃陰黑處叫唱；他朝上看着，縮小了他那雙小而且敏的眼睛，同小孩似的將嘴唇尖起在吹着不完全的口笛。

“這真是一隻熱狂的小鳥啊！牠彷彿是在發怒。這是什麼鳥兒？”

我告訴了他關於花鷄這一種小鳥的事情與牠的特質的嫉妒性。

“全生涯就只一曲歌，”他說，“也是嫉妒。人類在心裏却懷有千數的歌，也是被責難爲嫉妒；這是公平的事情

麼？”他一邊默想着一邊在說，彷彿是在自己向自己發問的樣子。“有時候一位男子往往要對一位女子說出比她所應該知道的還要多一點的關於他自身的話。他講了隨即忘記了，而她却記着在那裏的。或者妒嫉是從怕自己的靈魂的墮落，怕被輕視嘲弄上來的麼？一個抓住在男子的情慾上的女子倒並不危險，危險的却是抓住着在他的靈魂上的女子呀……”

當我用了他的小說“克羅綽爾·梭那泰”（Kreutzer Sonata）指出在這裏面的矛盾的時候，一道急發的微笑的光輝忽在他的鬚鬚上閃過而回答說：

“我並不是一隻花鷄。”

晚上在散步的中間，他突然的說：

“人類也曾經過地震，瘟疫，疾病的恐怖，也曾經過各種靈魂上的苦悶，可是在過去，現在，未來，無論什麼時候，他的最苦痛的悲劇，恐怕要算是——床笫間的悲劇了。”

一邊講着這話，一邊他很誇喜似的微笑了；他時時有這一種會心的沈靜的微笑，這實在是一個人當戰勝了些極困難

的事情或當他身上有一種很銳利而且很長久苦惱他的痛苦忽而除去了的時候的微笑。每一種思想，都會同水蛭似的吸入到他的靈魂深處去；他若不是馬上將牠挖出，總先讓牠飽吸一場他的血，然後，到了飽滿了，牠自家就會忽然脫出來了。

他把描寫神父賽兒紐斯 (Father Sergius) 墮落的幾場情景念給了斯勒兒和我聽——實在是一幅慘酷的情景。斯勒兒突起了嘴唇不自在地抽動起來了。

“怎麼着，你不喜歡這一段麼？”萊阿·尼古拉維支問他。

“這太慘酷了，彷彿是陀斯妥以夫斯基 (Dostoevsky) 所寫的似的。她是一箇卑污醜惡的女子——她的胸部扁平得像兩塊蛋餅，還有那些另外的描寫。爲什麼不使他和一箇美麗的，強壯的女子犯姦呢？”

“那麼一來這姦罪將要沒有一點正當的理由；像寫在那裏的樣子，那就在憐憫這女子之上有一個正當的理由了。像她那麼的女子有誰願意要她？”

“我真不能懂得……”

“萊阿夫式加，你所不能懂得的事情多着呢；你並不十分敏捷……”

這時候安特來·里伏維支 (Andrey Lvovich) 的夫人進來了，一場談話就此打斷。當她和斯勒兒兩人走出去之後，萊阿·尼古拉維支對我說：“萊阿坡耳特 (Leopold) 是我所曉得的人中間的最純潔的一箇。他是像那樣的；總之若他做出些壞事情來的時候，那總是因為他憐憫了些別的人纔做的。”

22

他所講的，大抵是關於神，關於農夫，關於女人的話。他不大講到文學上去，彷彿文學和他是沒有關係似的。我的意見，覺得他對於女人總是用了不能輕恕的敵意在判斷，老愛責難她們的，除非她們是像一位吉諦 (Kittie) 或娜泰沙·羅斯安伐 (Natasha Rostova) 那樣的女人；換句話說，就是除非是氣度不窄小的女性的時候。這是一位不能從女人那裏得到一切凡他所應得的快樂的男子的敵意，或者也可以說是對於“使人墮落的肉的衝動”的敵意。但是這終究是敵意，并且冷酷得同在“安娜·喀來尼娜” (Anna

Karenina) 裏頭的一樣。關於“使人墮落的肉的衝動”他在禮拜天和契訶夫及雅耳派迭夫斯基 (Ye'patievsky) 所談的關於盧騷懺悔錄 (Rousseau's Confession) 的一席話裏講得很好。斯勒兒已將他所講的話寫下來了，但後來，在煮咖啡的時候，又將他在酒精燈上燒掉了。從前已經有一次他把萊阿·尼古拉維支的對於伊孛生的意見記錄燒去過了，他并且也把萊阿·尼古拉維支的對於結婚儀式的象徵等的很異端式的談話記錄失掉了；這些異端的意見大抵有一部分是和洛撒諾夫 (V. V. Rosanov) 的相同的。

23

早晨有幾立斯東提士教徒 (Stundists) 從菲陀細亞 (Feodosia) 來到了托爾斯泰那裏；今天一天他感到了滿心的樂意在談農夫們的事情。

喫飯的時候：“他們總是這麼又強健又肥胖地來的”；一箇說：‘噫，我們是並沒有受招請就來了’，另一箇說：‘蒙上帝的幫助，我們將不被打而可以離開此地’。”他就發出同小孩似的哄笑，笑得遍身都在搖動。

喫飯之後，在露臺上：“我們怕就要變得完全不懂一般

人的言語哩。現在我們只曉得說‘進步的原則’，‘個人在歷史上的意義’，‘科學的進化’；而一箇農夫却只知道說：‘你那能把一隻貓頭鷹藏匿在袋裏’；於是一切的原則理論，歷史，進化等等都變得很可憐而又貧弱可笑了，因為牠們對一般人是不可解并且也是不必要的。可是農夫是無論如何總比我們強壯；農夫的生命是很堅韌的，我們的運命也許會變得同阿就兒（The Atzurs）種族一樣，有一位學者所得到的關於阿就兒人種的事情說：‘阿就兒人全部都死滅了，但是這裏還有一隻鸚鵡在，能够懂得幾句阿就兒語的。’”

24

“女人對於她的肉體，是比男子要認真些；但是對於她的心靈，她是要撒謊的。而當她撒謊的時候她是不相信自己的；但虛騷他撒了謊又在信他自己的說是真實。”

25

“陀斯妥以夫斯基將他的狂人性格之一，活活地描寫了來，用以對他自己及他人作了一箇報復，因為他曾經為一箇他所不信仰的事因服過苦役的緣故。他所寫的那些都是關於他自己的；因為關於他自己他也可以說同樣的話的原因。”

26

“在教會裏用的有些字句實在是充分地不明瞭的；譬如說罷：‘大地是上帝的和地上的一切’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這並不是聖書，這不過是通俗唯物論的科學的一種。”

“但是你在什麼地方將這些字句說明過了不是？”斯勒兒說。

“說明過的東西很多，……‘一箇說明是不能完全滿足到底的’呀。”

於是他却作了一臉狡猾的小小的微笑。

27

他喜歡將疑難不易答及作弄人的問題來盤問人家：

你想你自己怎麼樣？

你愛你的女人的麼？

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

你喜歡蘇斐亞·安特來夫那（Sophie Andreyavna，托爾斯泰的夫人）麼？

對他撒謊是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次他問說：“亞力克西·麥克西摩維支（Alexey

Maximovitch), 你喜不喜歡我?”

這是一種“播軋太”(Bogatyr 係俄國傳說裏的一位人物, 勇取粗暴而自負, 像一個小孩)的作弄惡意; 伐斯喀·蒲斯拉耶夫(Vaska Buslayev)在他年少的時候也曾玩過正同這一樣的把戲來的, 真是喜歡惡作劇的傢伙。他是老在試驗着的, 無時無刻不是在準備着戰鬪似地在探測着的。這雖很有趣, 但我却不大喜歡。他是惡魔, 而我還只是一箇嬰孩, 他應該不來攪擾我纔是道理。

28

農夫對他所有的意義, 或者不過是一種——惡臭而已。他時常感覺到此, 所以不知不覺地就也不得不講及於牠。

昨天晚上我對他講了我和柯兒奈將軍的夫人 (General Kornet's wife) 打架的事情; 他笑了甚至於叫了起來, 他側腹部弄得很痛, 呻吟了一陣又繼續着用很尖的聲音在叫:

“用了鞦韆! 噯, 用了鞦韆打在她的下部? 正打在下部! 那把鞦韆是很闊的麼?”

停了一會之後, 他又很正經地說: “你像那樣的打她實在是你的豪俠的大量; 另外的一箇無論何人爲了那件事情怕要

打上她的頭去。真是大度之至！你當時也知道她在要你麼？”

“我却記不起了。大約我怕沒有懂得的。”

“是的！不過那是很明顯的。當然她在要你。”

“那時候我却並不是爲這勾當而在做人的。”

“不管你是爲什麼在做人，總之是一樣的。當然你不是一個拆白的小白臉。但是無論那一個另外的男子在你當時的地位那他一定可以利用這機會而發了財了，或者將變成了一位大地主而已經生了幾箇沒出息的酒鬼兒子而終世了也說不定。”

在沈默了一陣之後：“你真滑稽得很——請不要生氣——真滑稽得很。你當應該是懷怨恨惡意的時候也仍舊是那麼善良溫和的這件事情，！實在是奇怪得很……你真強……那是很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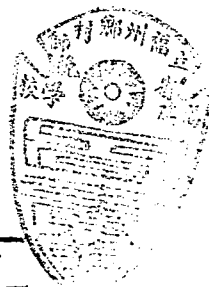
又隔了一陣沈默之後，他深沈地想着，一邊加上去說：“你的心理作用我真不懂——這是一種非常複雜的心理——但是你的心情却是纖敏得很的……是的，是一種易感的心情。”

(註)

當我住在喀山 (Kazan) 的時候，我曾在柯兒奈將軍夫人家裏做過她的門房兼園丁的僕役。她是一位法國婦人，一位將軍的寡婦，年紀很輕，豐肥得很而雙腳的纖小竟同一位小女孩的肉腳差不多。她的眼睛有使人驚異般的美麗，瞳人老是游移不定，老在貪羨似的活動睜視着的。在她的結婚之前，我想她一定是一箇叫賣行商的女販子或者是一箇女廚子，或者也許竟是一箇賣淫的女閨都說不定。她早晨一早起來就要沈醉在酒裏，醉了就只穿着一件有橙黃色的外衣寬罩在那裏的貼肉襯衫走到庭前或園裏來，腳上總只拖着一雙紅色麻洛甲皮製的韃韃鞋，頭上是一頭濃厚的長髮。她的頭髮是不經意地束着的，總披掛在她的紅豔的雙頰及圓肩之上。真是一個年輕的妖精！她老愛在園裏走來走去的走，哼哼哼着法國的小曲，守視着我的工作，並且時時還要到廚房窗口去叫：

“保林 (Pauline) 呀，給我點什麼東西啲。”

她的‘什麼東西’總只是一種同樣的東西的意思——就



是一杯有冰浸在裏頭的酒而已。

她的房屋的樓下是有三位年輕的女子住在那裏的，是提·其·公主們 (Princesses D. G.)，她們的母親已經死了，父親是一位兵站部的將軍，到別處去了。柯兒奈將軍的寡婦嫌惡那幾位少女到了極點，老在想法子對她們用了種種迫辱的事情想趕她們出去。她本來說俄國語是說不好的，但咒罵起來却咒得很好，真像一位老練的車夫。我對她的那種迫害那三位無邪的少女的態度是十分的不喜歡的——因為她們是憂容滿面，並且是膽戰心驚，一無憑藉的樣子。

有一天的午後，她們中間的兩位正在園裏走着的時候，突然間那位將軍的寡婦出來了，當然是照老式地喝醉了的，她就喧叫起來趕她們走出到園子外面去。她們一聲也不響地開始走出去了，但那位將軍寡婦却站在園子的出路門口，她的身體同瓶上的軟木塞似的將園門塞住了，一邊却又用了像一箇真正的車夫用的俄國語在咒罵她們。我請求她不要咒罵而讓那兩位姑娘出去，但她却叫了起來說：

“你這東西，我是知道你的！晚上你是在爬進她們的窗去的。”

我氣極了，就，抓住了她的肩膀，將她從門口推開；但她捱脫了身，面朝着了我，馬上將內衣解開，舉起她的襯衫叫着說：

“我比這些小東西好得多呀。”

我的性子竟按捺不住了。抓住了她的脖子，將她朝了一箇轉身，用了我的鞭撻打上了她背後的下部，於是她就跳出了園門，跑過了庭前的院子，大喫一驚似地“噢！噢！噢！”的叫了三聲。

這事情發生之後，我從她的親信者保林那裏——保林當然也是一箇醉鬼不過是一箇詭計很多的女人——得到了旅行照會，將我的一細包裹挾在腋下，就離開了那地方；而那位將軍的寡婦呢，手裏捏了一塊紅色的圍膊還站在窗口叫着說：

“我不去叫巡警的——沒有什麼的——聽着——你回來罷——不要怕。”

我問他：“當坡蘇尼綏夫（Poznyshiev）（在小說“克洛綽爾·梭那泰”裏）說醫生們已將千千萬萬的人害死了而現在還正在害死千千萬萬的人的時候，你是贊成他的意見的麼？”

“你很急急乎想知道這事情麼？”

“噯，很急急乎想。”

“那麼我想不告訴你。”

他又作了一臉微笑，玩起他的大拇指頭來了。

我想起在他的小說之一裏的他的一箇鄉下假冒獸醫與真正醫藥師的比較：

“基兒却克（Giltchak）樸欠契尼（Potchetchny）放血（是鄉下的假冒獸醫對馬的疾病所用的名詞）之類的名詞，不是正和神經，癱麻質斯，有機體等等一樣的麼？”

這是依了喬納爾（Jenner）倍林（Behring）巴斯德（Pasteur）而寫下來的。實在是一種變相轉用。

真是奇怪之至，他竟會這樣的喜玩紙牌的。他玩紙牌的時候是很認真，很具熱情的。當他拿起紙牌來的時候他

的雙手會變得非常之神經質的，正同他所捏着的並不是無生的硬紙片兒而是一隻一隻的活的小鳥一樣。

31

“迭更司 (Dickens) 說了一句很聰明的話：‘生命是在一箇一定的了解之下，就是我們應當勇猛地防衛牠到底的這一定的了解之下給與我們的’。全體的說起來，他是一箇感傷的，閑話很多的，不十分高妙的作家，不過他知道如何的組成一篇小說來，這却是沒有一箇人趕得上他的，自然他要比巴爾札克 (Balzac) 好得多。有一箇人說：‘有許多人是被做書的熱情所征服了的，但是沒有幾箇人到後來會感到這些作品是他們的恥辱。’巴爾札克是不以為恥辱的，迭更司也是如此，而他們兩人都寫了許多不好的作品。可是，巴爾札克也還是一箇天才。或者無論如何總是一種你只能叫牠作天才的物事……”

32

有時候他像是很自負而量小的樣子，簡直同一位伏爾加 (Volga) 宣教者一樣，這事情在這位是我們世界上的洪鐘的偉人身上是很可怕的。昨天他對我說：

“我比你更是與農奴 (Mouzhik) 相近，我覺得在農奴的氣分樣子裏要好得多。”

天呀，他總要不以此為誇滿纔好，他是斷不可以的！

33

我將我的劇本“下層深處”(The Lower Depth) 念了幾場給他聽；他很注意的聽了然後問我說：你為什麼要寫那篇戲劇？”

我盡我的最善而解釋給他聽。

“人常看到你像一隻雄鷄對什麼東西都會猛烈地跳撲過去。並且——你常要用了你自己的顏色塗滿在各種裂痕缺陷之上。你總記得安特生 (Andersen) 所說的那句話罷：‘鍍在那裏的金色將漸剝落，而豬皮底子將永在那裏’，正同我們的農夫們所說的一樣：‘萬事萬物是要過去的，只有真理可以永在’。你若把你的那些塗飾不擺上去，那就要好得多，因為你自身到了後來怕要失悔着做了這事。同樣的又是，你的言語是非常之巧妙，具有各種技巧的秘計在那裏——那是不好的。你應該寫得再簡朴一點；一般人的說話是很簡單的，簡直也有矛盾不相聯貫的，那就是好呀。

一個農夫不會像一位有學問的年輕的夫人一樣提出這樣的詰問的：‘假如四是常比三多，那麼爲什麼三分之一會比四分之一多呢？’ 請你再不要用技巧的秘計了罷。”

他說話是很興奮地在說的；顯見得他是很不滿意於我所讀給他聽的東西的。沈默了一會之後，他呆視着我頭上的空際，鬱鬱地說：

“你的老人，是沒有同情的，人那裏會相信他的好處。那優伶却不錯，他是好的。你總曉得‘文化之果’（Fruits of Enlightenment）的罷？我在那裏所描寫的那箇廚子是像你的這優伶。寫戲劇是不容易的。但是你所寫的賣淫婦却也很成功，她們大約總一定是像那樣子的。你總認識得很多罷？”

“噯，我從前老在和她們接觸的。”

“是的，看得出來的。真實總歸是自己會顯示出來的。你在劇裏所說的大部分都係是出於你自己一箇人之所想，所以在那裏沒有幾多不同的獨立性格，你的人物全部都是一樣的面容。我想你還沒有懂得女人；那些女人你還沒有寫得大成功。人讀了之後不會想起她們來……”

這時候安特來·里伏維支的夫人進來了，叫我們去喝茶去，他立了起來，很急速地走出去了，彷彿是他很願意將這談話終結似的。

34

“你所做的夢中間，以那樣的夢為最可怕？”托爾斯泰問我說。

我是不大做夢的所以也不大記得牢，但是有兩個夢却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大約是終我之生也不會忘記的。

我有一次夢見天上是拉拉雜雜的瘰癧很多的，似在腐爛的樣子，青不青黃不黃的顏色，星都是既圓且暗，光線全無，也沒有油潤的光澤，像一個疥癬病者的皮膚上的痂痕。而一條紅紅的叉狀岐裂開的活像一條蛇似的電光慢慢地在這腐爛的天空裏滑走，當牠觸着一顆星的時候，這星就會膨脹起來變成球形，然後就聲音也沒有地炸破了，破後的地方祇遺存一小塊煙也似的黑點；然後這黑點也很快的在朦朧腐化得同液體似的半透明的天空裏消滅了。像這樣地全部的星斗都一箇一箇的炸破消滅，而天上變得一陣暗似一陣更可怕起來，最後天空就向上起起渦旋，沸騰得漲起泡沫，再爆裂

成一塊一塊的小塊，開始向我頭上落起同冰冷的果漿似的東西來；而在各塊小塊斷片的中間空處呢，却露射出一種光耀的黑色來，絕似那鐵塊的顏色。

萊阿·尼古拉維支說：“這是從一本學術的書上來的；你一定是因為讀了些關於天文學的東西；然後有這惡夢。那麼另外的一個夢呢？”

另外的一箇夢：一塊有雪的大平原，地面平滑得像一張紙；沒有小山，沒有樹林，各處也沒有一點灌木之叢，只有——僅僅能看得見的——很少的幾根標竿從雪底下顯出在那裏。橫過在這一塊死寂的荒原雪地之上，從地平線的這一邊到地平線的那一邊，只伸延着一線的黃色的差不多是正可以認辨得出來的路線，在路線之上只有一對灰色的豔頭靴子——是空的——在那裏慢慢的前進。

他舉起了他那毛簇簇的變成了狼似的眉毛，深沈地注視着我而沈思了一下。

“那是可怕得很的……你真做了那個夢了麼；你總不是憑空造出來的罷？但是在這裏也有點彷彿是從書卷上來的樣子。”

突然間他似乎發起怒來了，很興奮地嚴肅地說，一邊却以手指敲着他的膝頭：“可是你總不是一個常醉於酒的人罷？你似乎是從不會喝很多的酒的人。但是在這些夢裏却有些昏醉的地方在裏面。有一位德國作家，霍夫曼(Hoffmann)，他曾夢見過打牌的桌子在街上跑路和其他的與此相像的事情，但是他却是一個醉鬼——依我們的文學上的御者之所說，則是一個“Calaholic”。空的靴子走路——那是可怕得很多的。即使是你造出來的，也是很好。真可怕呀！”

忽而他又放了一大臉微笑，甚至於他的頰骨都放起光來了：“你且假想想看：譬如突然間，在忒勃斯喀耶街(Tverskaya street)上有一張曲腳的打牌桌子在走路，桌板是拍拍在響的，桌子過處會有一層白色的灰塵起來，你在那綠色的桌布之上并且還可以見到許多輸贏的堆數在那裏——許多練習生在這桌子之上連續的打了三天三晚的牌——最後這桌子是忍不住了就這麼的跑了開去。”

他大笑了。大約是注意到了我的因他之不信用我的夢話而有點生氣了的原因罷，於是又說：

“你因為我想你的夢是有點書卷味之故而生了氣了麼？”

你且不要因此而怒惱；我曉得，一個人有時候是虛造出了些東西來而不覺到的，有些東西本來是一個人所不能信的，大約也是不能被人所相信的，而他却假想他是夢見了的並不是假造出來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是一位老地主所講的：他夢見他自己在森林裏走路走出到了一個曠野裏了。在這曠野裏他看見兩堆小山忽而變了一位婦人的胸部，在這胸部小堆之間升起了一張黑臉來，臉上的該有眼睛之處却有兩個月亮像兩點白點似的生在那裏。那老人夢見他立在女人的兩腿之間，在他的前面有一條深深的黑谷在那裏吸收他進去。在這夢之後他的頭髮開始變起灰白色來他的雙手也顫抖起來了，於是他爲要試水浴治療之故而出國上醫士克納以普(Dr. Kneipp)那裏去。但是實際上他一定見了些像這樣的事情過無疑——他是一個放蕩的人呀。”

他拍拍我的肩膀。

“但是你是既非醉鬼又非放蕩之人——你爲什麼會有這樣的夢的呢？”

“我也不知道。”

“我們關於我們自身的事情，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他嘆了口氣，縮小了雙眼，想了一下，然後又輕輕的加上說：“我們真是什麼也不知道的。”

這一天晚上，當我們在散步的中間，他捏住了我的手臂說：

“那雙靴子在前進——噯，真可怕呀？完全是空的一搭拉搭拉地——雪在靴下軋軋的響。是的，這是好得很的；但你真很有書卷氣，很有。你且不要生氣，這可是很不好的，這怕要梗住你的去路阻止你的前進。”

我比他並沒有什麼過多的銜學的書卷氣，當時我也無暇顧及他所講的那些很好聽的細小的辭句總覺得他是一個慘酷的理性主義者，

35

有時候他會給人以一種彷彿是剛從遠離的異國到來的印象，在這異國裏，一般人之所思所感以及他們的關係言語彷彿是和我們完全不同似的。他倦極了似的灰老了似的坐在屋的一角裏，正像異域的塵土還在他的身上。他對什麼物事都很細心的同一位外國人或一個啞子似的在注視。昨天，在喫飯之前，他正是像這一個樣子的把思想散置在遠處似地

走進了起坐室裏來。他在沙發椅上坐下了，經過了一分間的沈默之後，突然間將身子稍稍搖動了一搖動，將手掌向膝頭去擦擦，把臉上的縐紋增加了些，說：

“可是那還不是全部——不是全部。”

有一位老是僵硬頑笨得同熨斗一樣的人，問他說：“你說什麼？”

他對他聽也不動地注視了一下，然後將身體屈向了前，看到了我和醫士尼基丁 (Dr. Nikitin) 及雅耳派迭夫斯基三人坐在那裏的露臺上來，並且說：“你們在講些什麼？”

“在講 Plehveo。”

“Plehve……Plehve……”他停了一停之後又沈思着重念了一遍，彷彿他是頭一次聽到這名字的樣子。然後他像一隻小鳥似的將身體搖搖，作了一臉輕輕的微笑說：

“今天從一早起，就有一件很愚的笨事迴旋在我的腦裏；有一次有人告訴我說他在墓地裏見了一個像下面那麼的墓銘：

‘石兒底下，躺息着伊凡·耶戈夫那爾；

業爲皮匠，常在把獸皮浸漲。

工兒誠實，心兒良善，但是看哪，
他終死去，只落得買賣經營讓妻去管掌。
他還未老，正還可以做工營販，
可是上帝，將他引入了樂園去消散，
是在復活祭前，金曜到土曜之晚——’

彷彿是像這樣的些東西……” 他沈默了，停了一會又點頭微笑着加上說：“在人类的無聊愚魯裏，只教不含惡意，却有些很能動人的東西在的，并且是美麗得很……那是一定常常有的。”

有人叫我們進去喫飯了。

36

“我並不喜歡喝醉酒的人，但是我曉得有些人在醉後是很有趣的，他們會得到些在不醉的時候於他們是不自然的東西；譬如機智，美麗的思想，敏捷，言語之富等。在這樣的時候我却很願贊美酒德的。”

斯勒兒告訴如何的有一次他和萊阿·尼古拉維支在忒物斯喀耶街上走路時在遠處托爾斯泰看見了兩個衛隊兵士。他們身上的裝飾上的金屬在日光裏閃射，他們腳上的乘馬拍

車在丁零響着；他們合了脚步走路的時候兩人渾如一人；他們的臉上也有壯健和青年的自負在輝耀。托爾斯泰輕輕地開始訕訕起他們來了：“這真是一種妄自尊大的愚劣的表現！像煞是以鞭子教練好的野獸……”

但等衛隊兵士走近來到和他並着的時候，他停住了腳，愛撫似的以眼睛追視了他們一程，很熱心地說：“真美麗呀！像古代的羅馬人，噯，萊阿夫式加，是不是？他們的壯健和美麗！噯，上帝！當一個人是美麗的時候，是如何的有趣呀，是如何的十分有味兒呀！”

——回憶雜記完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譯——

高爾基的這一篇回憶雜記，據他的自序，是在奧利時的時候寫下來的，但後來的一封信當然是托爾斯泰死後寫的無疑。據懂俄文者說，這一篇是和其他的各篇如安特來夫回憶記等印在一道的東西，出版的年月還不很遠。但是不懂俄文的譯者，却直在幾年前的一本倫敦“Mercury”誌上看到過一次，後來輾轉飄泊，那一本

雜誌也不見了，現在的譯文係根據美國 B. W. Huebsch 出版的單行本 *Reminiscences of Tolstoy by Gorky* 裏譯出；因為不懂俄文的緣故，覺得英譯本裏可疑的地方，也只能隨我自己的猜度，依樣的寫在那裏。英譯本出版的年月是一九二〇年，譯者是 S. S. Koteliansky and Leonard Woolf 兩人。

在這一本英譯本裏，當然有前後兩段，如高爾基在自序裏之所說。前段是當他在奧利時的時候與托爾斯泰常常見面的中間隨便寫下來的斷片記錄，共有三十六節，已譯在上面了。後段是當高爾基在意大利聽到托爾斯泰的出奔及死去的時候寫給他友人的一封信，在這信裏於悲悼痛哭之餘，又加了許多頌詞及當他和托爾斯泰在一道的時候的追憶雜事進去。但這一封信，現在擬暫且不譯牠。

高爾基的這幾段斷片雜記，據懂俄文的朋友說，在俄國也係被尊視為傳記以上的最高記錄的，依譯者的淺薄的眼光看來，也覺得有點像羅丹的巨手在石膏上的飽合力量的幾觸。雖則原作者的自負不大，只在希望能

敵得過傳歌德的晚年之神的 Eckermann (1792—1854)。

高爾基今年六十歲了，在不久之前，還有法國的巴比塞去俄國訪他，參與那舉國若狂的爲他祝創作二十五年的慶典的一篇文章，發表在日本的“改造”誌上。而在中國似乎比托爾斯泰，高爾基等還要偉大的文學家很多很多，因爲現在我們不但能聽到打倒托爾斯泰的呼聲，並且還常常聽到要打倒高爾基的口吻。我深怕這一次的翻譯，又要文不對題的得到許多頹廢反動的罪名，和更加厲害的人身攻擊。

最後還有第三十二節裏，高爾基似乎在對爾托斯泰發牢騷，說他有時候很自負而量小，像一個伏爾加宣教者。英譯文是：“Sometimes he seems to be conceited and intolerant like a Volga preacher,” 中國人也有譯作“卑污的說教人”的，我因爲“Volga”與“Vulgar”兩字弄不清楚，所以仍將頂一字譯成了音譯。雖然我是看過“黨人魂”那影片的，明知道 Volga 是一個 proper Noun，但很不敢自信，所以特在此地聲明，要請大家指教指教。 譯者附記。

托爾斯泰自己的事情

L. L. TOLSTOI 作 趙景深譯

托爾斯泰在一百年前生於九月十日，現在世界上便在這一天來慶祝他。這種的慶祝，有些地方是應該感謝我母親的。

托爾斯泰的妻子給他生了十四個孩子，親自養育着他們，還要管家。像這樣的女人總算是已盡了母親和妻子的責任。但她却還要替托爾斯泰做書記，做助手，做鼓勵者。

一切都能够做得很好——理想的妻子，忠實的母親，文學上的合作者——這樣的人怕很少罷。但她却能够犧牲自己，充滿着同情的了解，來做困難的工作。像這樣的女人，我們應該怎樣的安慰她在天之靈呵。

她在十七歲時與托爾斯泰結婚，同居着工作到四十八年之久。後來她被命運所播弄，也隨着托爾斯泰長逝，拋撇

下她心愛的孩子們永去了。

她做姑娘的時候，過着很闊綽的生活，與她父親畢爾士 (Dr. Andrew Eers) 同居。畢爾士是個御醫，住在克里姆林 (Kremlin) 的王宮裏。他本是德國軍官的兒子，俄國人請他父親當軍事教練，他就在那兒娶了俄國妻子，永遠住在俄國了。

畢爾士很好客，常請有聲望的人來赴宴，還請莫斯科的文學家來聚餐。屠格涅夫便是常到他們家裏來的一個賓客。自然，其中還有年輕的未來的作家托爾斯泰，他們家裏的人對他尤其親密，因此托爾斯泰纔認識了畢爾士的第二個女兒蘇菲亞 (Sophia Andreyvna)。

托爾斯泰家裏很有錢，曾經度過年輕人放蕩的荒唐生活。他自己說，到了三十四歲頭上，他就渴望着能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托爾斯泰與蘇菲亞的姊姊麗莎 (Lisa) 的羅曼斯似乎要開花了，不知怎麼一來，急轉直下的，又與蘇菲亞要好起來，但她的父母都以爲她年紀太輕，還沒有到結婚的時候。有這麼一天，托爾斯泰向蘇菲亞求婚，居然竟得到她

的允許。——這件事後來托爾斯泰在“*安娜小史*”(Anna Karenina)裏曾經提到過，人名則改爲李文(Levin)與紀特(Kitty)。

結過婚以後，托爾斯泰便立刻把他的妻子帶到他鄉間的別邸裏去。他的別邸是在雅司納亞·波里亞那(Yasnaya Polyana)，在莫斯科以南二百里，那時還沒有鐵路(1862)，只好用馬拖着車子走。他們夫婦倆在那兒住了四十八年。

托爾斯泰從雅司納亞·波里亞那寫信給他的朋友詩人費德(Fet)說：

“我已經結婚了三星期。我很愉快，我覺得這種愉快是不能和我的生命同盡的。”

自然，托爾斯泰說這句話的意思，是他相信新尋得的快樂可以鼓勵他文學的上進。即文藝的工作到他身後還在生存。換一句話，就是他的大快樂將垂于永久。

他知道他的天才，倘若沒有一個真的伴侶，是不會發展的。

這樣一個年輕的妻子，遠離了家鄉，住在寂寞的鄉間，

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她此時的情景。她對於丈夫的愛便是她自己最大的報酬。她畢生忠心，犧牲自己，繼續的幫助她的丈夫。她給他生育了十四個孩子。每兩年（甚至每年）要生一個孩子，她都悉心的看護。她管理全家，指揮僕人，教育子女，她自己還替十四個孩子縫衣。此外她還要做她丈夫的書記，有時竟整夜的替她丈夫抄寫稿件。

她身體非常康健，所以纔能擔任這樣繁重的事務。雖然有的時候也生點小病，不久就可以復原。她丈夫倒是時常生病，她便在一旁悉心看護。

醫生勸告托爾斯泰遷地修養，她便把全家從雅司納亞·波里亞那遷移到伏爾加河畔的撒馬拉（Samara）草原。在這遙遠的草原過生活是很困難的，對於孩子們尤其危險。但爲了要使丈夫的健康復原，也就顧不得許多了。她的畢生工作便是幫助她的丈夫，同情他，了解他，安慰他激盪的靈魂。

這樣的幫助還不够。十六年以後，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與“安娜小史”出版，文學上聲譽更登峯造極。於是他宗教道德的危機也就隨之而來。他有名，有利；有

家庭——但他却一切都厭棄了。他的靈魂掙扎着想要趨向於“道德的完全”，尋求人生的真意義，拋棄了文學，去做傳道師。自然，他的妻子因為有兒女和家庭的牽繫，不能也跟着他去做精神上的發展。兩夫婦有了嫌隙，並且不幸福了。

托爾斯泰不會直接的告訴她：“將你的財產都拿來送給窮人。去，與你的孩子到茅屋裏生活去，跟着農夫一道做工去。”他不肯告訴她怎樣使得新道理與她的生活調和。她忽忽如有所失，幾乎是感到被棄了。

托爾斯泰自己，照他所摘發的物質形式和狀況，以自己的生活法過活，便時常出去與農夫一同耕田，割草，暇時便來補靴。但白蘭（William Jennings Bryan）有一次對我的父親說：“你的書我愛讀，可是你所做的靴子我可實在不敢領教。”

顯然托爾斯泰是想言行合一。但蘇菲亞却很反對。屠格涅夫也不大贊成。

蘇菲亞雖不贊成，但對於他在這時期所做的宗教哲學論

文，依舊加以幫助。他寫完了論文“人生論”以後，她不但讚美他，還親自替他譯成法文。在她自己是不懂得托爾斯泰爲什麼要因了傳道的事與她不和的。她繼續的幫助他，依舊與結婚的時候一樣。

孩子們現在都長大了，我的幾個弟兄也已經入了莫斯科的大學了。當托爾斯泰拋棄一切時，我母親是很憂傷的。一切家務，教育，財政都由她管。她還親自校對托爾斯泰的著作，一個字一個字的校對。居然她還有餘時可以讀書，可以彈鋼琴。

托爾斯泰的內心對於他的妻子怎樣呢？自然，他依舊是永遠的愛着她，我常看見父母衝突爭吵之後，母親便到朋友家裏去住幾天。在這時托爾斯泰總要告訴她，她只要一走，一切便都黑暗了；她只要一回來，便也帶着光明回來了。

托爾斯泰對於生活與傳道的不調和，時常是很苦悶的。他嚴厲的勸人不要享福，而自己却住着高樓大廈。他常想去過刻苦的農夫生活，又想跑到深山裏去做聖人。有一天他寫了一封信給家裏人，要想實現他的計畫。終於這封信

沒有發，他家裏的人在他死後纔找到。

他的外貌雖然似乎很魁梧，其實身體是很柔弱的。起初他患了肺病，因此到撒馬拉草原去修養。後來他常有胃病和肝氣病。他的心也逐漸軟弱。一九一〇年時，他已八十二歲，他的記憶力漸漸消泯，連家裏的人都不大認得清楚了。

托爾斯泰最後幾月將他的爵位著作統統送給公家。他指定我的幼妹亞歷山特羅 (Alexandra)，由她傳佈給大眾。這就是托爾斯泰唯一對於他妻子的祕密。

一九一〇年十月我回到巴黎的寓所。我在報上看到我的父親忽然出亡了。

我的母親醒來時，發見托爾斯泰失蹤，她異常失望，便投湖自盡，以了殘生。後來她被人家撈救起來，神經昏亂，不知如何是好。她只想再見他；但他在那裏呢？

在小車站裏輪着托爾斯泰。出走時在車上忽得大病，只好立刻下車。由車站通知他的家裏。我母親到來時，醫

生和看護已經先在那兒了。說她的到來是要使病人喫驚的，所以不許她進去。只在他最後呼吸時，纔許她進病室。托爾斯泰死在他妻子懷抱裏。

在他將死的日子，托爾斯泰求見她。醫生婉轉推託說不必爲她掛念之時，他用孱弱，苦痛的聲音詰問道：“你怎麼不明白？這是頂要緊的——關於她的事。”他向醫生說：“我所有的安排，都得取消。”

現在蘇斐亞是個寡婦了，便偕着孩子們淒清地回到雅司納亞·波里亞那去。十年以後，她也死了，時年七十五歲。

她屍體送到墳墓裏去時，村中家家人都祭奠着這位慈祥和悅的婦人。

TOLSTOI 與 MARX

一九二四年在莫斯科

ANATOL V. LUNACHARSKI 講

日本金田常三郎 譯 魯迅重譯

1. 資產階級的主力 MENSHEVISM (1)

同志諸君！ 叫作“Tolstoi i Marx”的今天的我的題目，我並非偶然選定的。現在，我們的俄國——別的各國，那形態却有些不同——在決定人類的分野的根本底諸觀念之中，馬克斯主義和託爾斯泰主義，是被表現在對蹠底的位置上。

1.) 原來並無這樣的節目，是譯者所加，以釐眉目的。Menshevism 意云 較少主義，原是指 Plekhanov 一派的社會民主勞動黨少數派的指導原理而言，但也用以稱社會民主主義，Kautzky 等的正統派馬克斯主義，Kautzky 主義等。——重譯者。

自然，將馬克斯主義的一切之敵，都歸在託爾斯泰主義的陣營內，是決非妥當的。

馬克斯主義云者，如大家所知道，是無產階級的觀念，是階級理論，是在支配階級和勞動階級的鬭爭上，勞動階級所把持着的武器。有產階級爲了那一切的發枝，無智，社會底地易於分裂的傾向，率領了落在有產階級的權勢之下的那些民衆，正和馬克斯主義對立着。從託爾斯泰主義看起來，有產階級是最少有可以責難之處的。——有產階級者，如大家所知道，是帝國主義底的東西。有產階級者，雖當最近的戰爭在地上塗了血，時日還不多，却已在暗地裏整頓着新的武裝和謀略。有產階級者，一任那放恣的意志，要以準備在人類頭上的其次的戰爭，怎樣地惹起未曾有的深刻的結局，使全世界陷於破滅的底裏，在這里是已經沒有多說的必要了。

我們馬克斯主義者，就是，首先，是革命底的，唯一眞正的馬克斯主義者，共產主義者的我們，和這掠奪底的有產階級的，意識底地固執在各種地位上的一夥人，應該徹底地戰鬪。在有產階級的背後，並沒有思想底的什麼的力

量。帝國主義底有產階級，對於自己的存在，自己的傾向，以及自己正在造作的罪惡，是尋不出辯護這些的理由的。到最近，有產階級將疏辯自己的野獸底的面貌的事，以及將這面貌扮作道德底的東西的事的一切企圖，全都放棄了——就是這樣說，也不是過甚之辭。自然，隨伴的無階級意識的報事者們，那是雖在現在，也還想將毒藥裝進民衆的腦和心裏去，並且想用愛國主義的麻藥的。Vladimir Ilitch (列寧) 在帝國主義戰(歐洲戰爭)後不久，所講的議論之中，曾有悲觀說，以爲在叫作祖國這各色的國旗之下，有產階級是從新招兵，許多勞動者是眩惑於愛國主義的口號，又要爲了榨取他們自己的人們，演兄弟相殺的慘劇了罷。這是大概不錯的。——然而，雖然如此，這仍可以用了認真的觀念來鬭爭，那是無須說得。爲了榨取者們起見的勞動者互相的殺戮，要之就只在輿論的沈衰，箝在對於目的的印板裏的習慣的情性，批判力之不徹底等。但是，即使並不思索這些事，早早晚晚，也會到民衆自己看破這意氣昂然的野獸的原形的時候的罷，惟這時候，則有產階級當然成爲他們的憎惡的對象了。

實在，在有產階級，也有可以辯護自己的觀念的。這是什麼呢？Menshevism，就是變了形的馬克斯主義。社會民主底馬克斯主義，乃是有產階級來遮蔽自己的羞恥部的沒有果實的葉子。有產階級是缺少那揮着什麼像個自己的主義的東西，積極底地闖到民衆面前去的勇氣的。——有產階級因此便迎逆社會主義，又利用馬克斯主義者，於是民衆就傾聽他們好像是自己的話的主張。他們先說起和有產階級的階級戰，然而這是客套話，只因為臨末想要講革命的休息。他們將歪曲的，所謂進化底馬克斯主義這一種寬心的嘮叨話，說給勞動階級聽。就是，他將事物的推移，委諸運命之手，而對於無產階級，則說忍從，節度，整齊之必要的。

Menshevism 者，從這見地說起來，那自然，是我們的最可怕的敵。因此我們爲了和他們鬭爭，費去了非常之多的時光。在民衆面前，使 Menshevism 的聲望失墜，也便是克服民衆，那我們是很知道的。所以我們的戰術，是在 Menshevism 的徹底底批判，我們現在正在實行的統一戰線的樹立，以及從我們的隊伍之中，將可疑的分子毫不寬容地加以掃蕩——這些一切，那意義，已經就是和在本質上，似

是而非馬克斯主義，即 Menshevism 的鬭爭。

Menshevism 之力，是強大的，這在事實上，是做着有產階級的主力的。有產階級能够從勞動階級的前衛，社會民主機關之中，開了自己專用的代理店了。他們的利用 Menshevism 有怎樣巧妙，只要看世間一切有產階級中的最聰明而且有着最古的歷史的英吉利的有產階級，竟將政權付給了 Mensheviki 這一點，就可以明白。他們以為只要資產家的保守的政權，在麥唐納之手，是決不愁危險的，竟毫不失機。所以將政權交給麥唐納的事，就成了對於勞動階級，給了更富於彈力性的欺騙和愚弄的新形式；也成了一種聰明的新政策，是對於政治思想的發達幼稚的民衆，竭力給與一個印象，使覺得英吉利是勞動者自己在治理，在英國已經無可更有要求了。在這半世紀間，有產階級就大抵這樣地仗着民衆主義的幫助，使民衆錯亂，藉普通選舉的幻影，使民衆行欺騙底選舉。然而選出的閣員，依然是有產者，是承 Mensheviki 派的意旨，而壓迫大多數民衆的東西。在現在，有產階級是這樣地計劃着在用了新的尺做出來的民主主義的旗印之下，來建設使確乎不拔的自己的權力，實證底

地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底政府，勞動政府的。

2. 託爾斯泰主義爲馬克斯主義的競爭者

同志諸君，託爾斯泰主義在上面說過的我所謂“隨伴底”敵對裏面，是佔着第二義底地位的世界觀。這在無產階級，是並沒有那麼大的影響的，但對於智識階級，却是給以極深極深的影響的思想。還有一點應該看得緊要，就是，有時候，不但在歐洲，雖在亞洲腹地的農民的較良的階級裏，也有得以成爲我們的競爭者的可能性。

託爾斯泰主義要引勞動智識階級和勞動農民階級爲最重要的同調，以及成爲我們的競爭者而出現的事，到了如何程度呢，用兩個小小的例子來表示罷。

法蘭西現代的大作家羅曼·羅蘭，是作爲許多小說和評論之類的作者，有盛名於歐洲的人。曾有這樣的逸話，就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將充滿着感激的信，寄給託爾斯泰。那時，他信裏的意思，是說自己是託爾斯泰的精神底子，請託爾斯泰的愛顧和教示，因此託爾斯泰看了他的滿

是真實，而且顯着天才的閃光的信，知道寄信人是很瞭解託爾斯泰自己的，便將長的懇切的回信，寄給羅蘭了。

近時我在關於羅蘭的論文中，看到了頗有名的這樣的句子。那是說，“萊阿夫·託爾斯泰是世界的智識階級之父，而當他自己進墳墓時，以自己的地位，任命於羅曼羅蘭了。”

歐洲大戰前，尤其是羅曼·羅蘭正在主張着嚴格的和平主義的大戰的最中，對於他，從歐洲和別的諸國寄信來的，以及直接來訪問他的，非常之多。雖是現在，關於一切政治問題，羅曼·羅蘭是還在應對的，但最近有一樁案件——這是發生於西班牙的國粹反動主義者兌·理威拉將軍和同國的大哲學者烏那木諾（Unamuno）之間的大爭執。政府便將烏那木諾從西班牙放逐到亞非利加，或是什麼地方的島上去了。那時候，羅曼·羅蘭更對於兌·理威拉將軍發表了一篇智識階級底氣味紛紛的抗議文。我們只要這樣想像，就可以沒有大錯，就是，恰如在有些國度的國民，現在的教皇之流的恐嚇文字也未必一定成爲威壓底的东西一樣，羅曼·羅蘭的抗議，也毫無效驗地跑過了兌·理威拉將軍的銅一般的前額了。然而世界的報章上，連最爲保守的东西上，

也登載了羅曼·羅蘭的抗議，所以惹起了大大的波紋；他的道德底計量，雖在現在，也還是非常之沈重到這樣。

是去年罷，還是大約兩年以前呢，羅曼·羅蘭會將一封信寄給法蘭西智識階級一方的代表者的那“火中”的作者巴比塞。巴比塞是我們的同志共產主義者，是天才底作家。他寫了關於戰爭的著作，而這還被翻成世界的各國語了，自然，那些書籍的內容，是就戰爭的慘禍和戰爭的根本問題，而傳其真理的。

巴比塞非難了羅曼·羅蘭，那要點，是在說羅蘭對於革命暴力的組織化，和對付有產階級權力的民衆底權力的組織化的重要性，沒有懂得。他又威喝似的這樣說，“連齒尖都武裝了的有產階級，將繼續作佔有那強韌的組織全部之舉的罷，爲什麼呢，因爲用這強韌的組織之力，防止雖一兵卒，也不能脫自己的權力之外而他去，××××××，××××××，使行同胞戰的有產階級，是使民衆再陷於先前的困窮的底裏，而無論怎樣的良言，怎樣的說教，怎樣的主義，也早不能收什麼的效果了，要反對這勢力，即有產階級的這‘地獄之力’，只留着一條路，這便是××××××××××。

不能作×××的準備者，即這組織的破壞者，××從引入類於破滅之底的階級的手裏，將政權奪取×××××，要之，便是人類進步的好細。”（1）

對於這個，羅曼·羅蘭便直揮着託爾斯泰的理論，為擁護純無抵抗主義的立場，堂堂然直撲巴比塞了。對於這羅曼·羅蘭的反駁，歐洲智識階級的一部分，便以為惟這無抵抗主義，即對於暴力的無抵抗，是唯一的合法的主張，且從靠了這善意主義，理想主義，有在地上創造“神的和平”，事實上免除戰爭的可能性這一個信仰上，表示贊成之意。但智識階級的別一部分，也有僅僅僞善底地，讚和羅曼之說的。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倘依無抵抗主義的理論，則有產階級的權力，還可以保幾年的壽命。在有產階級，託爾斯泰主義是無上的好的防禦機，只要託爾斯泰主義和羅曼主義保住地位，便可以處之泰然的事，他們是很知道的。無抵抗主義作為反抗的形式，是有利的，至少，較之革命底反抗，那當然是較為有利的形式。

1.) 許多空字，是原譯本如此的，現在姑且約略譯出，極希望看見原文或法文原情的讀者，加以指示，俾後來能夠修正。——重譯者。

這回是舉一個在亞細亞的例子罷。在我們，現在特應該看作重要的，並不只在歐洲的事象為限；就是在東洋的這些事，那重要性也是相等的。作為列寧所遺留的功績之一，可以特記的事，是他指出了無產革命，和亞細亞的農民革命有不可分離的關係這一點。列寧是從那天才底思想，到達這樣的歸結的。當有產階級正仗着 Menshevism 底戰術，使無產階級的首領者腐化，將他們買收的時候，歐洲的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能揚勝利的凱歌者，是只在這樣的一個時機。

這便是做着前驅的各國的社會革命，和殖民地及準殖民地的無產革命相聯結的時候。所以我們也應該以對付歐洲一樣的注意，去向東洋。

印度的人口計有三億，和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人口的兩倍半相當，較之亞美利加合衆國的這，是三倍以上。這大數的人口，現在是正在醞釀着動搖。印度的革命思想，是向着各方面在動彈了。然而印度的產業，還在比較底幼稚的狀態。所以在目下，共產主義者還寥寥，但到將來，當以居

民的大數為同調的民族運動之際，他們是要顯示那活動能力的罷。所謂居民的大數者，就是在他們的波虐的境遇上，還在採用排英政策時，農民底集團的前衛。而這農民底集團，是可以分為兩個範疇的。其一，是計劃着民族底一揆的積極底集團，其大多數，是政治底思想覺醒了的印度國的回教徒；別的一個，是支持印度的舊文化，即甘地的運動的一派。

甘地在印度是得了聖人之稱的。他也是印度民衆的大指導者。他的戰術，是託爾斯泰式戰術。不消說，託爾斯泰和甘地之間，是有不同之點的。然而這不過是在枝葉上，以全體而言，甘地實在是印度的託爾斯泰。所以由他說起來，惟有仗着平和底手段，即文化底運動，這纔能夠得到最後的勝利。而這所謂文化底運動者，雖是其中的稱為最過激的手段，也不過是英國貨的不買同盟，或是對於英國的統治權，組織民衆的武器底一揆罷了。

到這裡，我已經從種種方面，講過了這兩個範疇的例子。由此也可以明白，有些運動，只要和無產階級的問題無關（雖然我們是以與無產階級一同，和 Menshevism 的中

思想來鬭爭爲主的)，還有，只要並非擺開於無產階級運動有重要意義的協同戰線，則那運動，就應該和蒙了託爾斯泰主義影響的運動，受一樣的待遇。所以在這裏，便生出剖明託爾斯泰主義和馬克斯主義的關係的興味來了。

作爲社會底現象的託爾斯泰主義，並不是新的東西。新的社會形式，即資本的集中，著大的富的膨脹，商業和產業的生長既然出現，而且普及於一個國度裏的時候，則和託爾斯泰主義相似的運動，便自然發生起來。現在我將這樣運動之行於舊時代和見於最近的歷史的兩三例，舉出來看看罷。

稱託爾斯泰爲豫言者，是可以的。他和見於聖書中的豫言者是一模一樣。因爲他和他們，雖然隔了幾千年的時代，然而不過在反覆着同一條件之下，反覆着他們所反覆了來的事情。

這些警世家，即聖書底豫言者，一早從伊里亞·蕩勒綏的傳說時代起，到現代的世間止，那出現竟沒有中絕，是因爲什麼理由呢？那說明，是這樣的。早先，原是游牧民族的猶太人，經歷時代，便漸漸定居於一處地方，於是他們就從事農業，蒙了周圍的文化底影響，蒙了從一方面，是農

業經濟上必然底現象的土地集中化的過程，從別一面，是大規模的商品交換的影響，終於顯出種種的階級底分歧來了。於是猶太人的生活便成爲貴族底，這就化爲君主政治，到底造成了靠着窮困同胞的犧牲以生活的階級。這階級，採用了商業底農業國的道德，同時也通行了適合於農業底商業生活樣式的宗教，即通行於西部亞細亞的拜地農作的宗教。這宗教，在那狂熱和淫佚，以及帶着對於窮人的欺騙底，而且誘惑底傾向這一點上，是稗勒和愛斯泰爾德的信仰。⁽¹⁾ 然而富於許多文化底美底要素和華麗巧緻的宗教底儀式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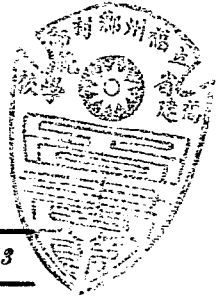
猶太的富豪，既爲這所謂“異端”的宗教底華麗方面所盡惑，同時也脫離單純的原始底生活樣式了。然而接着這事而起的，是寡婦孤兒的擄取，那住屋的奪取，奢侈，歡樂和飲酒之風，和這些一同，也流行了使用各種的香料，黃金，裝飾品；讚美女性所具的優美，典雅，淫蕩；終至於倡道復歸於異民族之神的信仰了。

由以上的所講，已經完結了我們的對臚底階級，即胎生

1.) Baal et Astarte, 賽尼基的男女兩神, 代表懷孕和生殖力的。重譯者。

期底資本主義的說明。然而這資本主義，那自然不消說，是極其原始底的，交易底性質的東西，並非在真的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這游牧底集團，對於新發生的這壓抑底秩序，竭力反對了。稍富的人，固然能有仗着政治底手段，來直接反抗的機會，但下層民衆，對於支配階級的道德，却不過在嘴上說些不平。在先前，相對底平等主義，對於鄰人的好誼，生活的簡易化這些事，曾經怎樣正當地施行過，民衆是知道的。於是以為這些是民衆的真的生活，而且是惟一合法的事情；我們的神，民衆的神，即古代以色列人的民族聯盟的軍神，是嘉納這真理的，其他一切的企圖，則和我們的神相違背，而主張過去的生活之唯一合法了。

往時，神的豫言者之所以被尊敬的理由，是因為用了平常人的話，即對於民衆，不能給與一些反響。所以無論怎樣的雄辯家，也不直接向民衆訴說。民衆不過由豫言者在半發癡中說出來的奇蹟底的言語，知道他的精神。因為倘不這樣，民衆就不相信辯士和豫言者的話。他們的意思，是以為凡有一切，都由 Animism（萬有神道），即視之不見的偉大的力，作用於實現而生的。



無論如何，這是重大的反抗。但到底，這成了怎樣情形呢？豈止不是現狀維持呢，倒是成了使歷史的車，向後退走的傾向。然而這時候，和神的名是不相干，但將這過去加以分析，讚美，換在更好的位置上，並將這過去加以理想化，不放在自己的背後，而反放在前方，換了話來說，就是，只好將一看是理想化，聖化了的舊的秩序，作為理想的對象了。

然而這理想，是小有產者底，小市民底，小農民底的滿足。但是，在各人還都住在陋屋裏，連這也做不到的人，便溺在無花果樹下，而且大家都靠着自己的勞力而生活着的時代，則希溫（Zion）山邊，曾經度着由完全的鄰人愛而生活，因此也充滿着神的真理和生活的平和的事，却也不難推想的。所以豫言者們，也沒有論及社會底理想和意向的必要。那有這樣的必要呢？他們說過平等，說過分田，說過小經濟，然而這是中農民的理想，是稱為榨取者，則還太幼稚，然而達得最高了的中農經濟的理想。作為飽滿的，而且度了仗着隣人愛的平和生活的結果，他們對於全地上的革命，是也抱着相同的見解的。據那時的他們的意見，則是懷着狼可以和羔羊一同飼養，獅子決不來害小兒那樣的思

想。倘是這樣，那麼，這地上，是成了平和的樂園了的罷，爲什麼呢，因爲由自己的勞動以營生活的隣人愛，據他們的意見，是根本底，而且唯一的，萬世不易的神的真理的緣故。

3. 盧梭和嘉勒爾的社會觀

現在，更用新的現代的例，來講一講這事情罷。這是在法蘭西的例子。法蘭西革命的原因，如諸君所知道，是資本主義發達的結果。革命勃發以前，法蘭西的有產階級，不但已經發達到動搖了兩個最高階級（貴族和教士階級）的基礎和支配力那樣程度而已，這兩個階級，對於農民階級和中產市民階級，是同爲可怕的重壓物的。法蘭西革命在那本身中，就帶着複雜的傾向。這就是，大有產階級成了支配階級，想自由地支配憲法，和這相對，別一面則小有產階級雖然不過暫時，但壓迫了大有產階級，並且引小資本家及幾乎沒有資產的近乎無產階級的民衆爲同調，將實現一七九三年的憲法的事成功了。這在民主主義的發達上，是給了非常之大的影響，而且促其進步的。將這解說起來，便是在教士階級和剝了金箔的貴族階級之下，有這大有產階級的

層，在大有產階級之下，有着在或一程度上，可以稱爲“國民”的無差別的民衆，要說爲什麼稱爲無差別的民衆，那便因爲在這裏面，混淆着農民階級的利害和一切形態的都會無產階級的利害。

革命已經準備的時候，大有產階級是利用了大家以爲輿論指導者的生活有些穩固的上層智識階級，作爲自己的代辯者的。充當了這樣的智識階級的前衛之輩，是以博學負盛名的學者，如服爾德 (Voltaire)，迪特羅 (Diderot)，達朗培爾 (D'Alembert)，海里惠諦 (Helvétius)，訶爾拔夫 (Hollbach) 等；他們相信文明和文化，以爲將來的產業底富的增加，科學底智識，農業的進步，是可以絕滅那由於中世紀底偏見的階級差別的不合理，創造以新的科學爲基礎的人生，於是就得到這地上的繁榮的。

然而小有產階級，却並不這樣想。他們對於向科學和藝術的這樣誇大的期待，還抱着很大的不滿，因爲科學和藝術，不過是一種結約，現實底地，是毫無有什麼好東西給他們的。不獨如此而已，這些還反而助長製造品的膨脹，成爲大商業和大資本的發達，這大資本，則成了他們的階級壓

迫的盾牌了。

一切文明的本體，在壯麗的旅館中，在模範莊園中，或則在大產業經營的建築物中，在大有產階級的大商店中。瑞士的一個鐘錶匠，費一生於書記或別的半從僕的生活，脫巡警的拘捕，而尋求着亡命的天地的小有產階級直系出身的Jean Jacques Rousseau，是畢生沒有出這圈外的，然而標舉了聖書底豫言者的別派，說出這樣的話來——

“這是撒但的作為，這是凱因的規定。”而且你們的富，你們的名譽，你們的文明，你們的藝術，你們的學問——這些一切，都不是必要的東西；所必要者，只有地上惟一的真理。那麼，所謂真理者，究竟是指什麼呢？依他的回答，便是平等。是造立經濟底平等。由平等的經濟個體，結起相互契約來，以創成國家底組織，國家尊重各人的平等，這麼一來，則少數者的一單位，豈不成了對於大多數者，更無抗辯的權利了麼？然而承認大多數者的原則底的支配權，平等人的支配權的這組織，依Jean Jacques Rousseau的意見，是真正的地上的極樂。這里有裝入他的理想底內容的理由，他主張人們應該依照自然受教育，應該復歸到自然

所生照樣的圓滿無雙的人——以前是文明使他墮落了的——去，並且從此又生出更新的女性的模範來，生出作為母性，是單純而寬大，並且對於自己所受的任務，是用鮮花似的典麗——那時的有產階級和貴族階級上層的文明底女性，是沒有靈魂的偶人——加以處理的作為朋友的女性來。Fouisseau 將他自己的神的本相，分明地這樣說，“有誰在我的心裏說，人們應該平等，我們由活潑的勞動，由和自然的融合，而享受大的慰安，這是神的聲音，是在不需什麼教會的各人心裏的神的聲音。如果人們中止了榨取隣人，而成了在地土上作工的勞動者，則他在自己的心裏，聽到神的聲音的罷。”

這回，來講一個英吉利的例子罷。

還沒有到製品時代，商業資本時代，只是鐵的前進時代，即機械產業，工場產業勃興未久的時候，在鐵的堆積之下，被擠出了倉舍去的農夫，手工業被奪了的小手工業者們，便叫出怨嗟之聲來。當這時，奮然而起的，是英吉利的豫言者 Carlyle。然而他的話，和盧梭的話是一樣的。他向機械產業者說，“你們對着地主，城主，或則封建底的羈絆，揚

着反抗的聲音。但在封建時代，地主之不得不扶養農夫者，乃是和父對於子的一樣的關係，而農夫是幾與家畜相等，愈怠于飼育，即愈不利于飼主的。然而你們現在的態度，却過于不仁。你們以這不仁的態度，只在暫時之間，便榨取完窮人，或則吸盡了你們榨取過的地主的全身的汗水，要將這改鑄為金幣。你們胡亂搜集小孩，將他們的生命拋在機器裏，要造出賤價的薄洋布來。你們有什麼權利，能說你們是自由主義者，是求自由的人呢？和‘舊’相鬭爭的你們的根據，是什麼呢？‘舊’者，比‘現在’還要好些，因為那時人們是神一般過活。但是，神是什麼呢？神的規定是什麼呢？那就是隣人愛。在已有定規的世界上，無需叫作競爭這一種不仁的關係。也無需叫作簿記，減法，利益之類的東西，以及強凌弱，和令人以為這是當然似的優勝劣敗的爭鬭。應該回到人類關係的原始底組織去。應該回到有機底存在，相互愛去。”

據 Carlyle 說，則這些一切，都以宗教底精神為前提，然而，無論什麼，凡一切，都應該從被機器聲，放汽聲，數

錢聲弄得耳聾了的人們的內底感情，隱寫出來。

4. 作為社會底理論的託爾斯泰主義

我還可以無限量地引用這樣的許多例，然而諸君也知道着，當文明的黎明期將要過去的時候，或者那歷程將要急激地到來的時候，舊時代是總從那中心裏，生出時代的天才兒來的。他們站在舊傳統中，以反抗舊世界，但對於舊傳統，則在離開事實的看法上，以最理想化了的形式來眺望。

倘從這觀點，來略略觀察作為社會底理論的託爾斯泰主義，我們便即刻發見這樣的事，就是，縱使託爾斯泰主義是取締反動的護民官，對於反動的革命家，即揭起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旗子的，但倘將不用未來而用過去的名義，或者用了稱為未來而不過是變形底過去的名義，來挑發反資本主義的一撥的人們，都大抵歸在豫言者的範疇裏，則要而言之，可以說，託爾斯泰主義在那觀物的方法上，是豫言者底的。

託爾斯泰比較了都會和農村，將理想底價值放在農村上，是事實。這大地主——託爾斯泰是大地主——對於有產者的一切東西，都抱着徹底底的反感；在他，凡是產業，商業，

有產者底的學問，以及有產者底的藝術，無不嫌憎。他從小市民階級，小官僚階級——他由大地主的感情，最侮蔑這階級——起，直到大肚子的商人，學術中毒的醫學博士，技師，丰姿楚楚的貴婦人，以行政底手段自豪的大臣們止，都一樣地懷着反感；他們是和他所希望的完全的融和的世界，相距很遠的人們。

託爾斯泰的社會否定說，可以說是原始底的；還有，他自己的個性否定說，這在結果上，是帶社會底性質的，但這在他的哲學觀之中，已經講過——到後來，要講到的罷，他的社會否定說，是對於無爲徒食者，放肆的資本家，智識階級而放肆的官吏的一種地主底抗議，這位偉大的地主的“老爺”，是在尋求可以過顯辛⁽¹⁾那樣生活法的理論的。顯辛呢，作爲詩人斐德是做腳韻詩，作爲顯辛，是農奴制主張者。斐德·顯辛和託爾斯泰，都不避忌和站在反動底見地的別的地主老爺們相交游。對於這些地主老爺們，即使怎樣地說教，也是徒勞，而且不能給與一點什麼內底的滿足，是連託

1.) Shenshin 是一八〇〇年代的有名的詩人 Fet 的本名，一八六〇年的農奴解放反對者。——譯者。

爾斯泰自己，也由那偉大的聰明性，自己明白的。關於這內底滿足，在今天的演講上，我還想略略講一講。

他，讚美農村，同時也認識了農村的兩個極端的對照的存在。這就是地主和農夫。

讚美地主，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因為這成了讚美寄生蟲——掠奪者。地主是貪着別人的勞力而生活的。一面高揚着地主主義，老爺主義，又怎麼能講平等主義呢，惟這老爺主義，乃是掠奪底，榨取底の色采濃厚的東西，在託爾斯泰，惟這老爺主義，是他的憎惡的有產階級的主要的標記，根本底的咒詛的對象。然而農夫却和這相反的。農夫對於坐在土堤上，和自己們講閒話的善良忠厚的老爺們，全然很親密；他們懂得老爺們也在一樣地想，年成要好，銀行是重利盤剝的店，是吸血機器；又在道德底，以及經濟底方面，只要沒有直接接觸到地主和農夫這一種階級差別底之處，是也能够大家懂得互相的調和點的。

作為那理想論，託爾斯泰使之和有產者底的都會相對峙者，是小家族的集合體這農民階級。在這里，各人是和那

家族一同，仗着自己的勞力過活，也不欺侮誰，從生到死，種白菜，喫白菜，又種白菜，而盡他直接的義務。

這有益的純農民底生活法，還由了內底光明和內底充實而得豐裕。我們知道，惟有這樣的人，是並不欺侮誰，送平和于這地上，而且同時履行着神的使命，即要表現那平和，愛，和睦的共存生活的偉大真理的使命的。他將平和實現了，而他的靈魂，是充滿着大安定——就是神的安定——的意識。他已經不畏死，爲什麼呢；因爲在他那里，已經沒有了叫作自己，叫作自己的個性這東西，所以他既非個人主義者，也不是掠奪者。他植物一般過活，而在那完全的偉大的自然的懷抱裏，靜靜地開花。他是生於“萬有神”，而入于“萬有神”的懷裏的。惟有這個，是真的幸福；惟有這個，是可以稱頌的社會組織。

託爾斯泰描寫烏託邦時，是作爲藝術家而用隱喻的，他用了偉大的那天稟，描寫了將來的革命。這就表現在“獸子伊凡的故事”中。獸子伊凡說：“我無論如何，不願意爭鬧。”雖是別國人侵入了獸子伊凡的國度裏，來征服牠，牠們也不想反抗。牠們說，“請，打罷，征服罷，將我們

當作奴隸罷，我們是不見得反抗的，勝負不是已經完了麼？”

這思想的過于烏託邦底，是誰也立刻知道的。而且在那裏面，藏着什麼內底的，根本底的謬誤，根本底的矛盾，也全然明白，關於這事，大概後來還要講到的。所謂謬誤者，是因為人類之中，也有貪婪者，也有吝嗇者，所以戒吝嗇的說教和無抵抗主義的說教，為貪婪的人們，倒反而成了機會很好的說教了。來侵略獸子伊凡的國度的列國人，會非常高興，這樣說的罷——

“好，我要騎在你頸子上叫你當馬，並且榨取你和你的孩子們。”

那個甘地，在印度作反不列顛政府的說教，是非常之好的事情，但他所說的反抗的形式却很拙，他向民衆說，“你們曾經受教，以為一說到抵抗，便是手裏拿起武器來，然而你們是應該用‘忍耐’這一種武器來抵抗的。”于是甘地便解除了印度的“獸子伊凡”的武裝，將他們做成真的獸子了。甘地的宣傳不買不列顛的綢紗和原料，不列顛政府是積怒了的，然而時時等着利用甘地的機會，所以不買綢紗和

別的一切苦痛，是都含忍着的，因為這在不列顛政府，倒成了將一切苦痛，轉嫁于印度的“獸子伊凡”之上的好口實。

然而託爾斯泰是沒有想到那無抵抗主義，會造出這樣的結果來的，他相信很好的烏託邦，由此能夠實現。

我在這裡來講一個明顯的例子罷。

在託爾斯泰，是有內底焦躁和分裂的。因為他是偉大的藝術家，又非欺瞞自己，妄信別人的話那樣的凡庸的評論家，所以他是知道得太知道了地，知道他作為未來的理想，所描寫的社會底畫面的內容，是已經過去的事，他在那有名的小說“雞蛋般大的麥子的故事”中，就將這事分明地告白着。

人們發見了雞蛋一般大的一種莫名其妙的東西的故事，諸君是記得的罷。人們都不知道這是什麼，去請老人來，羸弱的跛腳的老人來到了，從他的身上，索索地掉下着泥沙。

問他這是什麼呢，“我不知道，”他回答說，“但父親還康健，叫他來罷，會知道也說不定的。”人們又迎父親去。他是一個開初誰也不相信他是跛腳老人的父親那樣，又壯健又活潑的農夫。他進來了，而且看了，說：“這不知道呀，但問我的父親去試試罷，他是還康健的。”將他的父親叫

來了。這是很少壯的漢子，無論怎麼看，總是一個青年，要到陰間去，似乎距離還很遠。他將這拿在手裏，看了，子是訥訥地說，“是的，這是麥子，這樣的麥，古時候是有過的。”

“但是，怎麼會有那樣出奇的麥子的呢？”

“古時候沒有什麼天文學者，也不弄叫作學問這個玩意兒，可是種田人的日子是過得好的，土地也很肥的。”

託爾斯泰就這樣地暗示着空想底的，這世上未曾存在過的黃金時代，然而這是空想，他自己却分明知道的。託爾斯泰又描寫着一種社會底幻想，以為獸子伊凡有一天總能夠將那征服者，掠奪者弄得無可奈何。譬如基督的教訓裏，也有“他們打你左邊的臉，便送過右邊的臉去，打了右臉，又送過左臉去，打了左臉，又送過右臉去”這些話。這樣地打着之間，打者的手就總會痛得發木，並且說的罷——“這畜生，是多麼堅忍的小子呀，全沒有用——”

于是打者的心裏終於發生疑惑，搔着頭皮，說——

“莫非倒是我錯麼？豈不是挨打的小子，倒是有着支配力的麼？要不然，從那里來的那堅忍呢？”

在託爾斯泰，也有和這相似之處。他是相信能够仗這樣的無抵抗主義，叫醒使用暴力的人們的良心，用了由忍從的行爲所生的好話，在惡人的心裏，呼起真的神的萌芽的。

Vladimir Soloviev（是偉大的神祕哲學者，幾乎是正教信者，從這個關係說起來，和我們是比託爾斯泰距離更遠的右傾底人物）曾和託爾斯泰會見，有過一場劇論。

對於託爾斯泰的主張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容許暴力，他反問道——

“好，假如你看見一個毒打嬰兒的兇人，你怎麼辦呢？”

“去開導他。” 這是託爾斯泰的回答。

“假如開導了也不聽呢？”

“再開導他。”

“那漢子是在你的面前，給嬰兒受着苦的啊。”

“那是，神的意志了。”

這回答，以託爾斯泰而論，是自然的。爲什麼呢，就因爲無論如何，總不許用暴力。用了由信仰發生的狂熱，宗教底狂熱，以說服人們，也並非不可能的。

憤慨于託爾斯泰的這樣的言說者，也不獨一個檢樂維羅

夫。雪且特林⁽¹⁾也在有名的故事“鯽的理想主義者和鼠頭魚”中，對託爾斯泰給了出色的諷刺。他將有刺魚類的鼠頭魚，來比精明的現實主義者，用理想主義者的鯽魚，當作總向鼠頭魚講些高尚問題的哲學家。鼠頭魚說——

“戳破你的肥肚子。你的話一來，只是就要作嘔。講這些話，不是無聊麼？現在，瞧罷，梭子魚來找着了我們的港灣，也說不定的呵。”

“所謂梭子魚者，是什麼呢？”鯽魚問。“名目我是知道的，那麼，就是那小子也佩服了我的信仰，到我這里來了。”

這時候，梭子魚出現了。鯽魚向他問，“喂，梭子君，你可知道真理是什麼呀？”

梭子魚喫了一驚，呼的吸一口水之際，已將鯽魚吞掉了，就是這樣的故事。

這是真實。是常有的事。以為能夠從平和底宣傳，得到平和的烏託邦底的信仰，在事實上，是全然不能信的。

像託爾斯泰那樣偉大的人物，怎麼會不覺到別有根本底

1.) Shchedrin, 有名的諷刺作家，描寫農奴制的黑暗面的。Gogol 的直業弟子。一八二六年生，八九年卒。——譯者。

的問題的呢？他是想了的，凡是人，都有着神的閃光，善的閃光，而且人們對於這閃光，是應該有能够靈感到牠的能力，作用于牠的能力，惟有這樣，這地上纔能由他和他的門徒們，改造爲平和的世界。他作爲社會改革者，是這樣想着的。從我們看起來，他還不只是社會改良家。他高捧福音書；崇奉孔子，和別的賢哲們，尤其是福音書和基督。他堅信着基督的歷史底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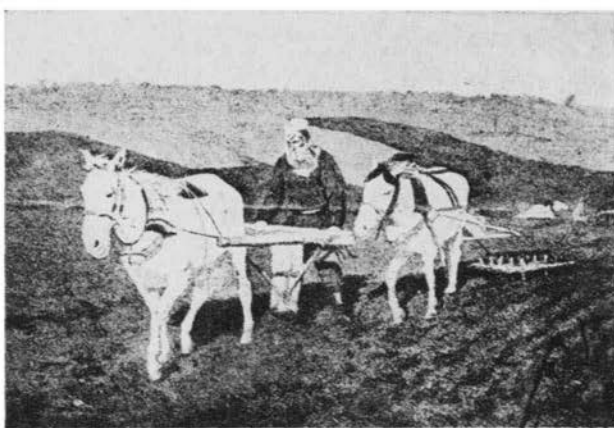
對於絲毫也沒有改良人類的基督和福音書和最初的使徒們，託爾斯泰爲什麼崇奉到這樣的呢，這只好說是古怪。到現在爲止，已經過了大約兩千年的歲月，然而人類呢，借了託爾斯泰自己的話說起來，則依然犯罪，不遜，沈湎于一切罪惡中。所以縱使託爾斯泰再來宣說他的教理兩千年，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大事件？比託爾斯泰相信基督的那力量還要強的東西，尙且不可能的事，怎麼能用別的力量，做到地上的改造呢！只要世界存在，社會底不合理也存在，說教者是不絕地接踵而生，重複說些鱈魚的話，但世間對於這，不是置若罔聞，便是將牠“吞掉”，于是只有梭子魚的王國，屹然地繼續着牠的存在了。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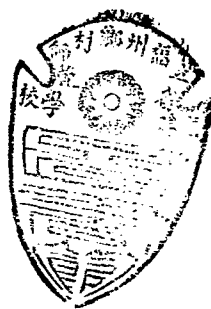
畫中的托爾斯泰
(Masanov 所藏)





託爾斯泰在耕作





LEOV TOLSTOI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五日在東京託爾斯泰紀念會

駐日蘇聯大使館參贊 MAISKI 講

俄國 ANDREIEV 日譯 魯迅重譯

從九月十日到十六日之間，全蘇維埃聯邦，是舉國嚴肅地做着託爾斯泰的誕生百年紀念會，就這一點看來，也便可以知道住在蘇維埃聯邦內的一切民族，對於為俄國文學，有所貢獻了的偉大的文豪，是抱着親愛和敬慕之念的。在帝政時代的俄國呢，那不消說得，託爾斯泰是受了很大的親愛和尊敬，那時他被推為使俄國文學有世界底名譽的巨人之中的第一人。但是，對於託爾斯泰的批評，帝制時代和現蘇聯之間，在實質底地，却頗有些兩樣，關於這兩樣之處，我想，是有深深注意，加以討論的必要的。無論怎樣的作家，

都不是漠然地生活着，或是創作着的人；各個作家，都受着他那時代，國情，階級，社會，以及黨派的影響，是一個事實。他們既然在一定的社會裏受教育，在一定的勢力之下，則于不知不覺中，那趨勢，趣味，思想，就不得不看作被那周圍的事情所影響。然而，最偉大的文豪，在那藝術底創作上，是能夠創作超出他的時代或階級的範圍，人間底地，世紀底地，都有價值的作品的。但是，在一方面，則雖是怎樣的文豪，精神底地呢，總分明地顯示着他們所從出的土地的傳統。託爾斯泰是也沒有逸出這一個通例的。產生了最大的俄國文學的這天才，在本身的社會底地位上，在教育上，還有在全體的精神底生活上，都是十九世紀的俄羅斯的貴族的兒郎。那時的貴族階級，久已自己頹廢得很厲害，到一九一七年，終于完全沒落了。從十九世紀的初期起，俄國貴族中的一部分人，已經決然成了較急進底的，較開化底的傾向。這些人們，是知道當新時代，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都有根本底地加以改造，從新建設的必要了。然而保守底勢力，出現于專制和奴隸制度上，更不見有讓步之色。貴族階級裏的保守黨和急進底分子之間，

遂開始了劇烈的鬭爭。這鬭爭繼續了很長久，而那最出名的，便是所謂一八二五年的十二月黨事件。這擾亂為保守黨所壓迫，暫時是歸于鎮靜了的，但急進底貴族，却向精神底方面，即哲學文藝美術的分野出現。這是因為要用精神底勢力，來和舊制度即專制以及奴隸制度之類反抗，鬭爭，所以至于在這方面發現了。

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從急進底的貴族之中，產生了普式庚 (Pushkin)，來爾孟妥夫 (Lermontov)，果戈理 (Gogol)，剛卡羅夫 (Goncharov)，都介涅夫 (Turgeniev)，赫爾專 (Herzen) 及其他的偉大的文豪，都是俄國文學的建設者；生于一八二八年的託爾斯泰也是急進底貴族的代表者中之一，而且是那第一人。十九世紀的所有貴族階級的作家們，對於支配着舊帝制俄國的制度，是都抱惡感情的。各作家將這惡感情，就用了各種的形式或舉動來表現。赫爾專是移居外國，分明走進反對專制制度的革新底陣營裏去了。普式庚，來爾孟妥夫，果戈理和都介涅夫等，雖都沒有明示革命底的態度，但在那作品之中，則批判舊俄國的制度，嘲笑，諷刺其缺點，想藉此使自己的讀者，對於自由和文明的思想

發生同情。但託爾斯泰却和他們有些不同，對於壓迫農民的專制政治，或資本家的榨取，雖然也顯着不平的態度，而不信這一切惡弊能夠除滅。其所以不相信這些惡弊，有由大眾的組織底的鬭爭而掃蕩無餘的可能性者，就因為十九世紀的中葉，人還看不見大眾的政治底地的存在的緣故。託爾斯泰要救俄國，便去尋別的路。于是他到達了特殊的哲學。這哲學，以 Tolstoism (託爾斯泰主義) 之稱，流布得很廣；關於哲學的性質，在這裡不能仔細評論了，但要之，託爾斯泰相信，以惡來對付暴力是罪惡的，他又相信，排擊帝制時代的俄國的一切缺點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缺點，那惟一的方法，是各個人的道德底自己改善。從這論據出發，託爾斯泰便否定了對於舊俄國保守底勢力的大眾的經濟底政治底鬭爭，倒反來宣說他已復活于自己所改造的原始底的“基督教”。他所改造的“基督教”者，是個人的生活的基礎，在於勞動，趣味，習慣的極端的節制，而對他人施行善事。將這客觀底地看起來，所謂託爾斯泰主義者，不能不說，實質底地，是絕望的哲學。也就是，貴族階級的急進思想這東西，乃是絕望底的哲學。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是不相

信帝制時代的實際生活的狀態，有建築于最合理底的基礎之上的可能性的。

將這些意見，託爾斯泰是有些分明地，力說于他的藝術底作品中，尤其是“Anna Karenina”呀，“復活”呀，以及別種在他的創作生活後期所寫的東西裏面的。由此託爾斯泰在舊俄國時代，便不獨成了偉大的作家，且被稱為哲學家——一種新的宗教的建設者了。而在除了革命底分子的別的識者之間，到十月革命為止，即在這兩面的意義上，就是將託爾斯泰作為藝術家，又作為哲學家，而和他相親，且加以尊敬。但現在的蘇維埃俄國的對於託爾斯泰的批判，却和那些不同了。因為他的哲學底著述，是和蘇維埃俄國的主義主張相反對的，不，簡直是有憎惡的。然而在現今的蘇維埃聯邦中，除了屬於舊時代的少數的託爾斯泰派以外，以所謂“對於惡的無抵抗主義”來否定一切暴力者，一個也沒有；又，在現今蘇維埃俄國中，懷着託爾斯泰的觀念，以為個人的自己改善，便是除去世間一切惡的最良方法者，也非常之少；支配着蘇維埃俄國的現在的哲學，是相信人類關係上之所謂一切惡者，那根據，即在現世的經濟底政治底缺

陷，因此又相信要掃蕩所謂惡這東西，必須制度的根本底改革。所以在蘇維埃俄國，並非爲了當作哲學家的託爾斯泰，乃是爲了當作藝術家，當作舊俄國的永久底文豪，以及傳舊俄國的各種時代的代表底的人物的典型，且紹介一八一二年頭的風俗的託爾斯泰，莊嚴地慶祝着他的誕生百年紀念祝典的。

和這同時，蘇維埃俄國當這百年祝典時，也爲了對於託爾斯泰爲常和自己的哲學相反的專制政治的暴壓的激怒和反感所動，于是常用自己的言論和著述，將強有力的援助，給與大眾的革新運動的事，有所感謝和追念。這大眾運動，便是替代了當時無力而消極底的急進底貴族，終於使俄國的反動底制度歸于全滅了的。蘇維埃俄國這從見地上，親愛，尊敬，追念文豪託爾斯泰。

說起當作作家的託爾斯泰的特爲顯著的東西來呢，那麼，大約是五樣的特徵。這些特徵，據我想，在文豪託爾斯泰，是最顯著，並且確然的，這便是我們所最爲尊重之處，且將託爾斯泰放在我們的文學殿堂上的最高的位置的。

他的特徵的第一樣，是他的筆極其強有力，而且廣汎。普

通的作家呢，即使有一點天才罷，但總是選一個主角，或是一家的家族；放在那小說裏，他們描寫那主角的喜，的悲，或是動作呀，行爲呀那樣的東西，也描寫那周圍的社會，但描在裏面的社會，不過作爲人物的背景，在背景上，那主角的個人底存在，可以顯得較爲分明罷了。不是小小的水彩畫，而要畫大幅的圖畫的作家，很不容易遇見；就是，想將那在一如其活動的狀態上的國民，或極其多面底的複雜的，某一時代的社會狀態全體，歷史底地，試來加以描寫的作家，極少有地，是也或能夠遇見。在這一點，託爾斯泰在全世界的文學底方面，則是那些巨人之中的最偉大的藝術家。看他的“戰爭與和平”罷，這是描寫拿破崙的時代的最大的作品，表現在這小說裏面者，不獨那時代的俄國的狀態而已，也描寫着外國的狀態；而且一讀這無與比倫的小說，我們便彷彿覺得自己就是此中的人物似的；這並非單是書籍或小說，乃表現了那時代的一切特色的生活本身。要說“戰爭與和平”的重要的主角是什麼人，那自然，也非 Pierre Bezukhov，也非 Andrei 公爵，也非 Natasha Rostova，也非拿破崙，而且又非 Kutuzov，因爲那故事的範圍廣，他們更不知怎地總仿

佛影子逐漸淡薄起來，終於消失下去了。

所謂“戰爭與和平”的主角者，就是“那個時代本身”的表現，惟這一端，是在世界的文學底創作之中，無論那里都不能發見的特質。

作為託爾斯泰的第二樣的特徵，為我們所非常尊敬之處，是對於生活和個性，有着甚深的理解，于心理描寫有可驚的精密和深刻。在這一點上，他是和陀思妥夫斯基相匹敵的。陀思妥夫斯基被推為十九世紀中最偉大的心理學底小說家，但這兩個作家的不同，是在陀思妥夫斯基是描寫那病底的心理，最為傑出的作家，而託爾斯泰，則卓絕于描寫那反對的心理。

第三樣可以注意的特徵，是形相的創造。他所描寫的人物，總是活着的，在這一端，沒有人能和託爾斯泰相比。在他的創作裏，什麼空想的呀，模仿的呀，這樣的死的形相，是沒有的；他的一切的主角，是當真生活着，說自己的說話，穿自己的衣裳。雖是描寫不很重的人物，也還是這樣。描寫外國人的心理，是大家都以為很困難的，然而託爾斯泰當描寫外國人之際，也仍然實在在呼吸，或哭，或笑，表現着

真實的生活。倘若託爾斯泰對於那主角，特有同情的時候——例如描寫 Natasha Rostova 和 Anna Karenina 的時候，他便自揮其天才的彩筆，雕出那雖是最無感覺的讀者，也為之心醉那麼的美，以及優越的完全的形相的才能。

他的第四樣的特徵，是實在無比的典型底的文章之簡潔，而且是僅用簡單的文字，來作最有力的表現的。託爾斯泰是故意做了簡單的文章，為什麼呢，因為他寫來並非給貴族看，而是為了一般民衆的。

最後的特徵，是在現在的蘇維埃俄國，尤其易被理解，且被尊重之處，這便是對於一切的壓迫，僞善，掙取等的他那深的反抗的精神。然而，代表了俄國貴族的急進底分子的文豪託爾斯泰，却將精神底根據，在幾百萬正在受虐的當時的俄國的農民大眾之中，發見了新的道路了。為了這個，而託爾斯泰的抗議，便完全成了無力的東西，因為當時的農民，在政治上是不消說，便是在社會上，也全然無力的。

我堅決地相信，文豪託爾斯泰是全世界文學者中的最偉大的人物，他宛如白山 (Mont Blanc) 的靈峯，聳立于全世界的文學者之上；對於這巨人託爾斯泰，全蘇維埃俄國是從

心愛着，敬着的。我又堅信不疑，全文化世界，是也愛着敬着的。

——譯自“日藝藝術”第二十二輯——



托爾斯泰在病牀上

訪革命後的託爾斯泰故鄉記

日本 藏原惟人 作 許 霞 譯

1

那個大託爾斯泰的故鄉 Iasnaia Poliana，在無產階級治下的俄國，正走着怎樣的路呢，這事在我們日本人，是頗有興味的問題。便將這意思告訴了託爾斯泰的小女兒，都說是和他最親密的 Alexandra Lvovna，請她介紹到那邊去。她就約定，那麼，自己日曜日要回去，火曜日的早上前來就是了。

三月十五日的夜半從莫斯科的 Kurski 車站出發，翌朝八時頃抵 Iasnaia Poliana。是小小的村站。火車中是滿員，但下車的却只有自己和兒童的村小學校的志垣君兩人。聽說在這站上，火車大抵是不停的。單是早夜兩回，送工人往 Tula 的市上去的車，在這裡停一下。——好像早已

站在車站旁的一個男子，走近我們來了，說是由 Alexandra Lvovna 送來的櫛，正在等候着。還說是因為冷，更將馬夫所穿似的沉重的皮外套，穿在我們的外套上。坐在櫛裏，活像依思企摩 (Eskimo) 人。

雖說是三月中旬，雪還是紛紛地下着。野地自然是雪白的。接連着落了葉子的白樺樹林。櫛在林間七高八低地滑走。於是走到廣闊的大野上。一望都是雪白的大野。除了看見處處有白樺幹子發亮，小屋子發黑之外，到地平線為止，什麼都沒有。我們日本人，除海以外，未曾見過這樣的廣大。我便想想這平原將偉大的影響，給了俄人，尤其是俄國文學的事。正在想起普式庚的“雪暴”和託爾斯泰的“主僕”等的場面時，託爾斯泰家的老屋已經逼近眼前了。離車站雖有四俄里，但用轎走，用不着二十分鐘。

有託爾斯泰的祖父 Volkonski 公所建的古舊的磚門。進門後走上針葉樹的列樹路去，從樹間，就望見那在照相上看熱了的房屋。是深綠屋頂住起來很舒適的樓房。聽說 Volkonski 建造房屋時，這是作為一翼的，還有一所更大的正屋，託爾斯泰年青時候，打牌輸了，便將那正屋賣掉了。

大門前的“窮人樹”所在之處，Alexandra Lvovna 已在立着等候我們的棧。是胖胖的微黑的女人。穿着粗衣，直到外面來迎接我們，從這些處所看起來，誰也不會想到這是先前的伯爵小姐的。客套話畢，教我們進屋裏去洗臉。如言洗臉刮鬚後，使女就來叩門，說是茶已經豫備好了。

茶廳裏面，一個大的茶炊 (Samovar) 已在愉快地發響。這是一間頗大的屋子，據說原先是給使女住的。——我們便喝着茶，一心講着各樣的談話。

Alexandra Lvovna 是快活的女人。她也吸煙，也食肉，也說笑。還講起自己十六七歲的時候，來訪託爾斯泰的一個日本人唱日本歌，因為那歌太發笑，自己竟忍不住逃出客廳外面了。也講起德富蘆花和片上伸。也講 Lev Nikolaevitch (託爾斯泰) 的回憶。也講革命後的 Iasnaia Poliana。

2

據 Alexandra Lvovna 之所說，則革命後的 Iasnaia Poliana，是經過了很困難的道路的，一九一九年，託爾斯泰夫人 Sophia Andreievna 一死，這領地便和屋子都收歸政府

之手，改了國立博物館。但在政治底，經濟底地困窮着的那時的政府，是辦不到託爾斯泰領的歷史底保存的。房屋荒廢了，這歷史底屋宇裏，還不得不安頓別的居人。到一九二一年，Alexandra Lvovna 便聚集了四十五個託爾斯泰派，組織起經濟自治體來，於是請政府發給這領地，政府也以爲可，便將託爾斯泰記念物的保存，Iasnaia Poliana 爲中心的文化底開發的事業，委之他們之手了。但因爲託爾斯泰派是不善於經營的，所以領地內的豫定的收穫不很多，頗感到經濟上的種種的困難。但到一九二二年，竟也在原先的教區學校的舊跡上，造了第一級小學校，到二三年，可以收容第二級小學校的第一學年了。

一九二四年，爲拔出這經濟底窮境起見，便添進託爾斯泰派以外的實際家去，將自治體改爲相互組合的組織。結果是略有了些餘裕，能將藥局和第一級第二級全部的小學校完備了。此外，還不但由學校做着爲成人而設的文盲絕滅所的事業，學校裏又有工作場，對於年紀稍長而不願再入學校的，或是太缺能力的，就在這裏教給專門底的工作。——在二五年，Iasnaia Poliana 又有了消費組合，讀書小屋，以

及由三十多人所成的志願救火隊。消費組合所屬的，又有牛乳會和養蜂會，在這裡，不但將村中所產的這些物品，集在一處，相幫賣到 Tula 等都市去，並且還從事於那品質的科學底實際底研究。別的，在 Iasnaia Poliana，又有為飄泊者而設的共同生活所，又有育兒院。育兒院是在一定的期間中，收容村裏的嬰兒，使婦女在這一時，能得從這類事務的解放的。

自然，好的學校文盲絕滅所，工作場，圖書館，病院，共同生活所，育兒院，消費組合等的建設，原是蘇維埃政府的理想，不獨此地，在無論怎樣的俄國的農村，都在步步實現的，但 Iasnaia Poliana 有些不同，並非直接地方官營，而是成於以託爾斯泰派為中心的一個組合之手，且較之別的同樣的農村裏，較為發達一些。

一九二八年，即明年八月二十八日，正當託爾斯泰生後一百年。在墨斯科，正在計畫着到那時為止，要開始將九十幾卷的完全的託爾斯泰全集出版，但在 Iasnaia Poliana，那計畫是這樣——大修屋宇，擴張建築，修繕公園的池，建立石造的小學校，建立石造的二層樓的病院，完備圖書館，設立

電影館等。聽說這提案已經由政府可決了。

飲茶後，我們便定了逗留兩天之間的事略。當天是看博物館，詣託爾斯泰墓，於是參觀第一級小學校。明天早上赴第二級小學校，觀農家，傍晚六時頃，從這裡出發。

3

博物館占着這屋裏的樓房。表示出託爾斯泰住着那時的照樣的情形來，是這博物館的目的。

走上扶梯去，看見左是圖書室，右是會客廳。圖書室也曾稱為辦事室。他的書記勃魯格珂夫曾在這裡辦事，或他的女兒們騰清他的原稿。這屋子裏的圖書，是滿滿的裝在十隻大書箱裏。託爾斯泰家現今所藏的圖書聽說一總約有一萬五千本。將這分類起來，是俄文書 8000，英文書 3000，法文書 2000，德文書 1000，其他 1000 之譜；再從內容來分，則宗教及哲學 2000，文學及評論 3000，歷史及傳記 1000，自然科學，地理，紀行 600，經濟法律 600，教育及兒童讀本 800，醫學及其他 800，定期刊物 6000 本

云。這就可知託爾斯泰的讀書範圍是怎樣地廣了罷。

經過會客室，就到一間大廳，這是也做託爾斯泰一家的食堂，也做客廳之處。廳的一角上有圓桌，靠着長壁是鋼琴，另一角上擺着留聲機。一家就在這裡度日的生活的，他們在這裡用膳，吸茶，朗讀，下象棋，奏音樂，招賓客。至今桌上還放着在託爾斯泰照相上認識了的石油燈。在那燈下，有先前的來賓簿。偶然一翻，德富蘆花的署名就翻到了，署名之下，用英文寫着“祝福託爾斯泰的一家和俄羅斯的土地”。沒有日子，試去問問說是曾做託爾斯泰的馬車夫的男人，他很知道，答說是日俄戰爭後，來到這裡的一個日本的著作家寫下了去的。

大廳上還掛着許多畫，和做了“戰爭與和平”裏 Rostov 伯的模特兒的 Ilia Andrevitch Tolstoi，外祖 Nikolai Volkonski 的肖像一同，滿滿地掛着成於 Riepin, Serov, Gai 之筆的託爾斯泰一家的出色的肖像。

從大廳經過小小的客室，便到託爾斯泰的書齋，書齋之次是臥室。這兩間，據說是保存着託爾斯泰出家當時的原樣的。書齋並不很大，桌上放着託爾斯泰日常使用的種種

的物品。書架是上層有俄國百科辭典，下層排着孔子，老子，謨罕默德，佛陀，柏拉圖，蒙退那，亞彌兒等聖哲的書。這是他晚年集聖賢之言，編成一書的那工作的遺跡。別一隅的圓桌上，還翻開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凱拉瑪淑夫兄弟”的頁子。聽說這書他很愛讀，直到託爾斯泰出家的瞬間的。

這時引導我們的 Alexandra Lvovna 指着旁邊的長椅子，促我們的注意。“在這長椅子上，生了 Leov Nikolaevitch，我們弟兄，也都生在這上面的；父親生病以來，常常休息的，也就是這椅子呀。”……是黑的，大的，像是堅固的椅子。試去一坐，立即窪了下去，不復原位了，大概彈簧已經不靈了的罷。

我們剛看完博物館，就有鋪草的鄉下的轎等在大門外了——爲了載我們上託爾斯泰的墓去。

墓在離家約二百丈遠的白樺和山毛櫸樹的林中。小路從家通到墓地。好像至今也還有人來謁訪似的，在新積的雪上，看見脚印相續。——處所是圍着粗糙的木柵，塞着深深的雪。抓開那雪，看見低處有一個隆起，爲杉葉所遮，這便是大託爾斯泰安眠之處了。沒有墓碑銘，也沒有十字

架。只在柵旁豎着一條新的木牌，上寫道“請勿折 Leov Nikolaevitch 所曾愛的樹木的枝條”。這在復歸於單純的農民生活的託爾斯泰的墓上，也許倒是適合的。

我們下轎，作了一禮，於是策馬跑向第一級小學校所在的 Teliatenka 村去了。

4

小學校立在離家約五俄里的小高的丘岡上。是兩層樓的粗糙的木造房子。走上樓，交出 Alexandra Lvovna 的信去，就走出一個年青的女教員來，說是來得好，現今正在授課，請看自己的學級罷。跟着教員進去，是二年級的教室，學生約二十人，壁上滿貼着各種圖表和圖畫。問教員，“現在在學什麼呢？”答道，“是貓。”教學生“將現在為止所學的講出來罷，”便有一個學生站起，就壁上的圖表，加以說明，在菜園做怎樣的工作，得怎樣的結果等，極其詳細。別的教室裏，是教員正在講解俄國的麥的生產力，比別的歐洲諸外國壞得多，要增進牠，應該怎麼辦。

在 Iasnaia Poliana 的小學校，是依照一切的現政府教育

綱領施教的。但獨獨沒有別的小學校裏所見的“列寧的一隅”這東西，在這處所，是掛着託爾斯泰的肖像。

俄國的小學校，分爲第一級和第二級兩部分。第一級是從整八歲起，五年；第二級是此後又五年。據一九二三年由俄國教育人民委員會所採用的勞動小學校教程綱要，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的小學教育的目的，是在養成將來的共產主義的戰士，新生活的建設者。並非要造成離開生活，將背脊轉向下層階級的智識階級，而是爲了養成可做勞動階級的前衛的人們。所以教育必須是徹底實質底，而接近於生活。在綱要的根底裏，不但埋着人類的勞動歷程研究這一件事，在學校屬地內還一定設備着菜園和工作場，使兒童可以自行參加適當的勞動。這目的，是在引他們向那組織底協同底勞動的習慣之養成。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一切工作，應該較之個人底，尤其是集團底的。因此在學校中，也分各學級爲各羣，這羣即協力而作各種的實驗，製各種的答案。遇必要時，便同到各處去調查。教員不過是加以指導。

學校的採用各科也很廣。這並非將科目分爲歷史呀，

地理呀，植物呀，數學呀之類，乃是要將社會底自然底諸現象，作為全體而加以研究。現在試舉那各科的一例罷。去幫助挑分學校的穀類，或人手不敷的農家的穀類去。在勞動之間，便可以研究齒械。又將各種穀類和那廢物，拿回學校來，仔細地調查。生出關於種子的構造，那質地，發芽的疑問來——將這些問題解決。又在實習之間，也能够研究人類的勞動，及其分業等，也可以觀察自然，更將這作為題材，使做文章，畫自由畫。

綱要又分為農村和都市，前者是從農村之研究移向都市之研究，後者則取相反的歷程。都以那鄉土之研究為中心，致力於“都市和農村的提攜”這一個現代俄國的口號。從三、四學年起，再加上俄羅斯全體，地球全體，以及進化論，歷史底唯物論去。從程度說起來，較之日本之類非常高，對於至多十三四歲的孩子，便課着“俄國資本主義的發達”，“英國產業革命之及於世界經濟的影響”，關於文學的，是“從果戈理的‘死靈魂’所見的當時的農奴制度”，“作為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文學的莎士比亞的‘威尼斯的商人’”那樣的課題。

5

Iasna'a Poliana 的小學校，要說得正確些，則萊阿夫·託爾斯泰名義上的第一級小學校，是也依着這政府所指示的綱要授業的。此外，這小學校，也作為實驗指示小學校之一。叫作這實驗指示小學校的，全俄計一百五十所，各校選定題目，專來攻究那授業及文化事業的方法，而報告其成績。Iasnaia Poliana 小學校所選定的題目，是“農村經濟的改良”。

要怎麼辦，纔可以弄好那質地呢？農具的改良，是應該怎樣的呢？——使學生在自己的菜園裏或別的地方，實驗底地研究這些事，將結果用圖表來表示。一面又使他們從事於村莊的實地調查。在 Iasnaia Poliana 村的戶數幾何；人口幾千，其中文盲幾人，那對於全人口的比例；各戶的房間數，那清潔程度如何；家畜的分布，及其養育法如何；這些簡單的統計底調查，都由學生親手來做，那圖表集合起來，釘成着一本書。

學生還不但研究，調查這些而已，又去宣傳。要怎麼

辦，纔可以最合理地養成家畜；該用怎樣的農具；不要喝生水；房裏要乾淨，能通風。學生跑往各農家，於這些事加以實際的指示，必要之際，則幫他們的忙。據說開初是農民們覺得討厭，向學校提出抗議了，但現在却自己率先到學校來，來看各種的圖表。要由學校以提高農民的文化底水平線的蘇俄的政策，在這村裏，至少可以看作正在成功的罷。

最後，在 Iasnaia Poliana 的小學校裏，還聚集了浮浪兒，在施以教育。這浮浪兒的教育，在現在的勞農俄國，是成着非常的問題的。革命和市民戰爭的結果，浮浪兒非常之多了。一到車站去，他們橫七豎八地躺着。他們從小就學會吸煙，也偷東西。為他們完備育兒院，教育他們，實在是當前的急務。這 Iasnaia Poliana 小學校裏也住着約二十個的孤兒，聽說其中也有才能極優的孩子，那結果非常之好。

學校的授業很自由，並沒有一定的時間表。依着兒童的興味，隨宜進行。但每天是五小時，每星期的授業是五天，每土曜日，先生和學生各自分別去用功。這樣地也將自修的時間給與教員，我以為是有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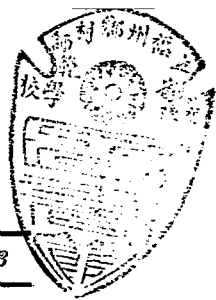
還有，這裡，是學生在學校用膳的。我們走進有一個教室時，正值用膳的時間了，桌上排列着熱的羹和肉片。在學校給膳，並非俄國的一切學校都這樣。將來是要這樣的，但現在還僅以在特殊的小學校為限。

這樣地在學校用膳，在學校遊戲，用功之中，學校便成為家庭模樣。而先生和學生的關係，也因此成了年長的朋友了。社會主義的目的，是在個人主義的清算。從很容易成為個人主義養成所的家庭，將孩子解放，在學校那樣的社會團體裏，養成社會人，是那教育的目的。

我們參觀學校完，回到家裏去。晚餐畢後，到那相傳七十年代之初曾做託爾斯泰書齋的樓下的一室裏，負着大託爾斯泰的記憶，那一夜，是落在深的睡眠裏了。

6

翌朝，和 Alexandra Lvovna 一同出門，去看第二級小學校。是暖和的天氣。陽光在雪上反射，耀人眼睛。學校立在不很遠的高坡上。是木造的結實的房子。說是由一個美國人的捐款造起來的。



第二級小學校是接續第一級小學校的，教育着十三到十七八歲的孩子。正在授課。走進教室去，孩子們都站起來迎接我們。男孩子和女孩子各一，站着連歡迎辭，都先謝遠來參觀，並且託寄語日本的兒童，自己們是在怎樣快樂地學習，還有，自己們是在怎樣地爲新的社會辦事。我講了幾句應酬話作答。孩子們要求講日本的事，我便講些日本的生活是怎樣，日本的建築是怎樣，日本字的寫法是怎樣等。孩子們聽得很熱心。於是連發質問：日本可下雪；聽說日本屋子裏有紙門，可是真的？也有女孩子，問日本的結婚，是否也在教堂裏舉辦。其間授業時間完畢了，別的教室的學生也聚起來，將我們圍住。這樣地全無什麼外國人的區別，立刻談起種種的話來，在日本的兒童們裏，是不能遇見的。

上級的學生們，對於日本的政府尤有興味，問起種種事。也問議會和人民的關係，一般的思想傾向，共產黨的勢力，這是否公開底地行動着的。有一個問我，“在日本可有赤色少年軍？”我一回答“赤色少年軍是沒有，但童子軍是有的”的時候，便說，“童子軍不是法西斯式的團體麼？”這真是社會主義國的少年。

其時學生們說要唱點什麼給我們聽，便分爲幾羣，唱了“我們是鐵匠”和“國際”這些歌。並無鋼琴之類的，然而就因爲是俄羅斯人，歌却唱得極好。

這學校也給我們看出於學生之手的種種的圖表，並且說明這是如何製就的。又有學生所做的牛牢模型等。

在這樣地盤桓着之間，有五六個人聚在屋的一角裏，在商量什麼事。這商量擴大起來，終於一直波及我們了。說是今夜要開一個歡迎我們的夜會，務必請出席。我們說六點鐘要從這里動身，到 Tula 去，但也不答應。說十點鐘有火車，也可以走，一定請看了鄉下的唱歌和跳舞再去罷。我們也不是有什麼特別急務的人，更應允六點鐘到村的會所去。

到六點鐘還很有些時光，便告訴 Alexandra Lvovna，說想在這中間看看農民的小屋，她欣然允諾，挑了一個少年，帶領我們去。我們走出學校，降向村中。和昨天不同，委實是像春天的天氣。白樺的幹子，在潔白的雪上發光，給人以難以言傳的愉快之感。在走路的農民，不知怎地看去總像是見於俄國的故事裏的人物似的。

少年大略分爲貧農，中農，以及較爲豐裕的農民，引給

我們看。在這村裏，並沒有什麼富農的家。無論那一家，都欣然迎迓我們，主人自己開開臥室和倉間之類給我們看。屋宇到處是比較地乾淨的。大抵的家，還掛着聖像。和聖像並排，貼着託爾斯泰和列寧等的肖像，作為表示過渡期中的俄國農村光景的東西看，是有趣的。我們暫時在村中散步，再一詣託爾斯泰的墳墓，然後回家。

7

到六點鐘，我們往村裏的俱樂部似的處所去。據說這房屋原先是 Volkonski 公的從僕們的住家。大廳裏已經擠滿了人，在等候我們的來到。大約有三百人，在這樣的小村裏，有三百人，已是了不得的熱鬧了。

三月十七日——恰是那巴黎 Commune 紀念節的前夜，夜會便由這紀念開頭。第二級小學校的主任講過巴黎 Commune 和他們的英雄底事業後，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便朗誦贈巴黎 Commune 的自作的詩。那是由這樣的幾句開始的——

睡罷，安靜地，我的戰士呀，睡罷！
你們的血，流得並不徒然——
我們的國度裏，十月革命便起來了，
現在我們在這里講你們的英勇的前聞。

這一完，各團體各派一個代表者，述歡迎我們之辭。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代表了共產青年同盟，說東方民族的自覺，述對於將來的世界革命的職掌，且促日本勞動者的奮起。她講馬克斯，引用列寧，她的美麗的臉很亢奮。我作答辭，謝熱誠的歡迎，并說諸君的話，將由我們向日本的青年少年們傳述。

從此開始了歌舞。屋內突然喧騰起來，鄉下少年被從羣集中拉出來獻技。俄國的風琴響了。可愛的少女跳舞，少年唱歌。連好像曾是美人的年近五十的老太太也被拖了出來，唱着 Tula 縣農民結婚的歌，並且自己舞蹈。跳舞了的少女們之中，有一個大概十三四歲的很美的少女，她從大家的拍手中，出而作高加索的跳舞。據說是先前高加索反叛了俄羅斯帝國時所跳舞的。這粗野而纖細的舞蹈和

她的輕捷的體態，都魅惑了觀者。聽說她本是高加索產，後來成了孤兒，便入飄泊者的隊中，流浪各處，終爲這 Iasnaia Poliana 小學校所救，在這里受着教育的。不知怎地頗奇特，令人覺得彷彿在讀羅曼諦克的小說一般。

這樣而時光已在俄國獨特的熱鬧中過去。我們應該回去的時候來到了，我一說這意思，人就說最後大家唱一點什麼解散罷。大家都起立，唱了國際歌。——會以國際畢。

我深謝了款待。帶着疲於印象的頭走出外面了。黑的夜天上，閃着大的銀一般的星。

我辭了託爾斯泰的家。正要上棧，看見跑過五六個孩子來。是送一封信來，託寄給日本的兒童們的。信裏是這樣地寫着——

‘親愛的同志諸君！

以託爾斯泰名義上的 Iasnaia Poliana 的小學校學生的名義，向諸君致熱誠的有如火燄的歡迎之辭。

我們雖還有分隔着我們和諸君之間的大的距離，但我們熱望着知道諸君的學校的工作和諸君的生活。

現在正當諸君的先啓行之際，沒有詳細寫出我們的學校生活的餘暇了。——將諸君的住址通知我們罷，我們翹首等着諸君的回信。

以熱誠的同志的歡迎，

第六學年學生全體同具。”

我們抱着許多的印象，走上這夜的火車裏了。是俗稱爲 Maxim Gorke (最大苦痛) 的四等車。坐在連昏燈也不點的列車裏的我，心裏想，在革命後的 Iasnaia Poliana，較之託爾斯泰，倒是發着馬克斯氣息。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過 江

楊 騷

1

江的對面遠山青，
江的這面山嶙嶙……
啊，你到了遠山懷裏去，
才曉得遠山青裏石也頑冥。

江的對面遠山明麗，
江的這面山霧迷……
啊，你到了遠山懷裏去，
才曉得遠山明裏影也參差。

啊！江的對面引誘了你，
江的這面從今失了你！
江水自是悠悠不轉流，
夕陽將永照在江水裏。

只願蕭颯的秋風且慢吹，
讓臨終的炎夏的彩雲靈飛飛！
待江的對面花落時，
江的這面葉也隨之。

2

送你到江頭，
但見江水流；
木船腐朽我心憂，
怕知何處是渡頭。

江邊水淺深，
木橋通江心；
扶你橋上步步驚，
橋下長流搖倒影。

我送你過江，
誰送我回山？
江中倒影搖心上，
朝霧未開四顧茫！

望你背後影，
嘆我孤零丁；
曉得你可生還麼，
先不曉得我怎生！

3

啊，人，且慢，且慢行，

路開紫堇，
讓我摘一朵，
送你插上胸襟。

我心如那紫堇，
還凝着朝霧的小珠晶瑩；
這珠露將溼透你心，
使你醒，清醒，人。

人，你你，你聽聽，
草裏蟲兒在悲鳴。
霧遮山頭泣黃鶯，
是不是我送別最後的尾聲？

自前夜到了今天明，
天邊的半月還不肯西沈；
如今太陽也被濃霧遮沒了，
你要去了，你你，人！

啊，人，且慢，且慢行，
給我唇親，給我唇親親；
最後的一吻如今，
最初的一吻也如今，

1928年8月。

炸彈與征鳥

白 薇

6

——你不能同他去！

——我已經答允他了。

——你不能取消你底話麼？

——這是我自己底意思哩。

——你自己想這樣幹？

——對了。

——你爸爸是這樣死了的呀……

——我正要繼成爸爸底志啊！

——啊，不行！俠客是不容易當的……

璜和她母親和一個六歲的弟弟在喫早飯時，璜母涕淚交流地阻止她和她底愛人出發；說到這裏璜母拉緊璜底胸脯，緊

抱着慟哭了起來。

一個年輕的女僕，從門外驚絕的向內叫喊：

——小姐！出……出……了大事！

——咄！甚麼事叫得這樣駭人呢？！

璜一面溫存地安慰母親，一面厲色地望着那年輕的女僕，女僕呆了。停了一會，女僕顫着嘴唇輕聲的說：

——外面一個死人。

璜驚了一跳，輕輕地安放母親，起身要往外去。

一個瘋了的黑影，似狂飛的蝙蝠逐風般地撲進幽寒的飯堂來，一閃便要倒下去，誰都沒有看到那深垂下去的面影是何色相。璜和她底母弟都駭了。直待玥慢慢地抬起了頭，突出巨眼硬着悲步，差着手悲調的緩緩地向璜來，顫動顫動地一步一步愈接近她親愛的璜，同時歡喜的笑容，也就浮出她悲傷的臉部。璜探看的驚眼才深落在玥底身上，臉上驟添上了深刻的悽愴，精神亢奮而騷異。

——啊~~~~！ 玥麼？

——璜~~~~！

——你怎麼的？ 怎麼弄成這樣子！

——爲……

玥被這種悲歡占住了，咽哽着吐不出語言。兩個人抱在一齊，似膠着了的密合。

——爲了甚麼嘍？又是那不識好歹的豬糞，把你逼成這樣嗎？

璜母早就平和了自己底感傷，慈和的慢向她們兩顆身心底的焦點去。

——哈哈！她是活的也罷！她先是倒在大門口的。天真而愚氣的女僕，盡情地大笑出來，並完成她未了的話。

——你到底爲甚麼弄成這樣子？

璜鬆了擁抱，堅強地用勁握着幽靈一樣的玥。

——……

玥受着這種熱愛倒起了悲感的激潮，但答璜以眼淚。

——顯然是她婆婆磨的，還要問麼！

璜母明澈的表情，臉上騰起了過激的憤慨。

——我曉得是被她婆婆或是她丈夫磨的，但是爲了甚麼事體呢？

——爲了昨晚接着你底信被打的。

明亮着星明的淚眼，簡單地一句。

——啊~~~~~!!!

璜更簡直地高呼一聲，然而不平，憤怒，難過，甚麼，甚麼都表現在這高呼後的緊張中，痛快地又一個緊抱。

——真罪過！ 罪過！ 誰知道余徹衡先生底小姐，會喫這樣的苦？！

璜母有如看到自家的女兒，從笞撻臺上解下來的難過，柔情的撫着珣光黑光黑的頭髮，裂心的檢看珣身上條條的裂衣。

——真罪過！ 罪過！

璜弟也牽着珣零碎的衣裳，似嬌靈的鸚鵡，天真地感嘆出來。

珣却自見璜後騰起的愁緒突消了，心海，身圍，似充滿了太陽底光輝，望着憐憫自己的璜弟微笑。

——對了，要笑才是我們底珣呀！ 你平素既然是憑着自己底勇氣前征的……

——是，我從今早就把我底悲傷，眼淚，都丟到江水裏去了。 不知道剛才見到你爲甚麼又哭起來？ 我

已決心和那冤家脫離……我將爲一切的重新，破壞而反抗；我將爲一切的重新，勇往而前征。我已經拿“征鳥”來自命了。

——好!! 好極了!!! 望你努力那樣吧!

璜喜躍高叫，又一個緊抱。

——璜兒! 羽小姐的衣裳都溼完了，請她快到裏面換衣去吧! 去，裏面烤火去!

璜抱着羽底肩。一同向裏面消去。

過了兩句鐘後，羽和璜把行動一切都商量好了，璜還打電話叫了她愛人來，商量將自己訂婚的胸飾，金戒指當了，作羽底旅費。

但羽心裏十分難過，爲甚麼爲着自己逃走，要用她倆愛情訂婚的胸飾，戒指? 然而除此以外，實在沒有方法；璜底貧寒，恐怕是她同級朋友裏僅有的一個，看她天天穿在身上的一件藍色愛國布衣裳，足足穿了三年多，就知道她底情況。可是自己又非趕快逃走，總怕婆家追來拿她，更一輩子把她投入“人間地獄”。

——可是這是你們訂婚的東西呀!

——舊腦筋！用這些東西訂婚，那是死了的習慣。我們活活的人，要牠幹甚麼嘍？！

璜大聲地諷笑。

——這不過是雙方底老人家，因為我們從此要共同工作，硬要弄這些東西，替我們訂起婚來。其實訂婚不訂婚，就與我門沒有甚麼關係。

璜重一番說明，圓婉的微笑。

——你們雙方底老人家，都知道你們去當刺客？

——不，不……

璜跳了去掩珉底嘴，驚心地對珉作耳語。

——只有今早晨，我對姆媽微微地露了一點意思。然而我們底計劃有這末大，我們要如何如何進行，除了剛才說給你聽之外，誰都不知道。所以我極力主張你加入。

——我不。

——不麼？！

關於這，璜的話遠遠不如她聰明而願望的表情，她想珉加入的心，達到最高度。唯其是達到最高度，也只能用她

微妙的表情，她這時對於玥，是多末熱望又多末失意啊！

——我想你能加入，一定是一位最有力的中堅分子。

——我想：你們根本就錯誤了時代……

——我很明白：你腦筋裏只有“羣衆”。羣衆的覺醒和羣衆的努力，是你唯一的希望也是你唯一的任務。

——對，……

——你不知道羣衆覺醒的不要你去呼喊它們在那裏覺醒；羣衆盲目的就有你百萬張嘴去呼喊它們還是在盲目；而盲目的數目要超過覺醒的數一百倍……而覺醒的人數中：真正有革命的熱誠的，恐怕十個中難得一個；真正有革命的能力的，恐怕百個千個中也難得一個；真正不陷入險途，以做官得勢認為是做革命工作的又有幾個？口裏在那裏喊農工解放，然而住的洋房，穿得漂亮，真正肯做工農做的事，真正能說工農說的話，又有幾個？……

所以我趙璜不願入甚麼混蛋黨，徒然借黨底勢力去作威作福，我趙璜所願的是用自己底血，用自己底力，自己底身，去和軍閥決生鬥死的。

噴激烈的樣子，說得臉都紅了起來。

——固然，在偉大的革命的初期，我承認刺殺是最劇烈而最簡便的手段。況且這事是由於向來異常熱心的你去幹，我越不能不佩服你是一顆真有革命精神的紅星。但我底主張和你不同，我以為這次中國的革命，不單是剷除軍閥要緊，還有無產階級解放運動，和婦女解放運動，這些，我們不能不站在第一綫作戰士。

胡也着力地表示了自己底主張。

——我尊重你底主張，你是走正軌的。但你相信這回的革命會成功麼？

——我沒有你那種遠見。至少在無產階級解放運動上，可以收些效益吧。

——至少在革命的本質上，不會成功吧：你看革命的方法，既不是出自青年革命家底心裁；革命的權威，又不是把握在民衆底手裏。革命的實力，乃是由舊官僚舊人物所操縱，那末，已顯然這回革命的基礎，完全是用朽木建在沙岸上的嘍！

璜明徹地說着，臉上描了無限的憂鬱。

廳堂起了激論的聲浪，喧喧嚷嚷的有些驚人了。璜知她母親不是那三條大漢的敵手，自己跑出去驅逐他們。三條大漢底戰鋒，立刻轉向璜了。

——璜兒！你寫了甚麼信給余胡？他們問你要人啊。

——問我要人？豈有此理！

璜一聲呸出，有如恢復江山的將士，一呼便壓倒了羣小。

——假若你底信不是那樣寫，她決不會尋死的。

大漢中的皮帶，險惡的對璜說。

——瞎說！我底信不過是催她到婦女協會去辦事。

——你寫信給她，就是破壞了她們家庭的幸福。

皮帶更不客氣地向璜挑戰。

——她家庭才真是破壞她底幸福哩，她那樣的家庭，還曉得要甚麼幸福！

皮帶兩隻利害的眼睛，望着兩位大漢作暗號。大漢中的一條裝出謙遜向璜——

——對不住得很！……

一個一百八十度的鞠躬。

——對不住得很！……

又差不多彎下了一百八十度，並且突然後退，呆呆地望着璜那盞感的美麗。

——你是在戲臺上調情麼？

另一個大漢用臂撞開呆漢，突地擒起趙璜。

——喂，喂！……你們到底是怎麼的？

璜不動色地詰問大漢。

——張府已經稟起了，我們是官差，請你去見老爺！

大漢逼着璜走。

——快把我底外甥媳婦交出來！

皮帶向璜大拍桌子，嚇得璜母不要命地竄進內室。皮帶得意大笑。

——哈哈！你能愚弄我底寡姊，玩弄我底弱甥，設

計把余玥藏到你家裏來，可是你能欺詐得到麼？

你知道麼？我就是張育三底舅父。

幾聲響笛，驀地三十多個兵，將璜底古敗的大公館包圍起來了，簡直沒有一綫給玥逃生的路了。幸而玥自脫去水濕的裂衣，換於是前一年在國務院門前死難的璜弟底學生衣

服，使人一見還不容易覺察。響笛又急吹了，包圍的兵，緊張預備動手的敏捷。玥一似滾熱的彈丸已投入五臟，戰慄着死生的恐怖；一似怒馬逞雄風，攀探着屋角牆頂，想從那些防守的活屍頭上飛渡；焦焦灼灼，跳，跑，飛，奔……

皮帶將縲綁在門前石柱時，正是玥被追及將擒時。幸而敏智的女僕，引玥於破瓦碎礫的陰溝，用自己底衣裳穿在玥身上，抓開陰溝的道口，促玥逃出了險窟。

——去吧！ 成功回來，將來在這裏替你建座余玥門！

玥聽着女僕歡送她這聲音，茫茫奔走茫茫滴着淚，在寂寞的巷裏馳走不敢稍反背。倒是女僕酸眼望送淚淋淋。

由天津直航香港的三等客艙中，玥一直睡了三天多沒有起來了，茶房只歡喜招呼晝夜打牌的怨客，喫飯時也不來喊她，掃地時掃到她床面前來也不問她一聲，只有點名的時候逼她起來罷了。

第四天的晨餐後，甲板上像驅出一大堆犯人，醫生在那裏一個個地檢查，醫生發現了玥底病了，說是很重的感冒，又說是急性氣管支炎，一部分的同艙客，陡然大嘩鬧，要求醫生把玥放到隔離的病室裏去。不然，好像非把玥拋到海

裏不行的意思。駭得玥底靈魂，病血，都在和海水起激劇的鬥爭。

其後，醫生明白了玥的經濟狀況，並沒有替玥換地方，但給她一點藥喫喫，也就馬馬虎虎敷衍上岸了。

陰雨微寒的天氣，玥拖着憔悴的病體由香港航廣州去，身上除船票外只有五角錢。她在輪船上將這五角唯一的寶貝玩弄着在想——

7

彬從漢口寄給玥那一封信，冒起了玥底婆婆底千丈火，那婆婆拿了信去商量她最寵愛的弟弟那條陰刻的皮帶，皮帶高興得像得了天賜的祕密，眼睛突突地着力注在——

“父親露骨地對我說：他是怕了一個奸人會陷害他，不但是怕他敗壞父親的名譽，且怕他會害及身家性命。所以不得已拍賣似地把你犧牲……”

皮帶奸詐的火，也熊熊的熾烈起來。停了一會，又注眼在——

“然而你，父親還想暗暗地教你，只要你自己能夠

跳出來，不論你找工作你要求學，父親會從暗中幫
你。你快逃出來吧，姐姐！……”

——得了！……余徹衛底骨髓都要把它挖出來才饒他！
皮帶擊膝暢笑。

——爲甚麼呢？

她姊妹有些莫名其妙地問。

——你底媳婦，是她父親教她跑出去的啊。

——該死！該死！……

那婆婆像隻瘋蝦蟆亂跳。

——她父親還要送她讀書，叫她去辦事哪。

——噯呀呀！不得了！她還讀書，我底兒子會是他
老婆腳底下的馬蟻了！

那婆婆兩手撐在桌上，更蝦蟆式的急得兜來。

——我有法子哪，姊妹。

皮帶頭一扭，牽他阿姊進了談話室。

… … … … …

現到廣州已經半個多月了，她雖有窮酸的急迫，但南國
的情調，舒暢着她使她對於自己一層層一件件在解放，她所

容的痛苦，近來忘却了八九分，病也一天天好了，臉上一天天豐潤，光澤，每逢晴暖的黃昏時，她舅母和她表嫂，還得領她到公園逛逛。她從小愛風景花草的性質，對着那偉大的榕樹，孤高的棕櫚和四季在開花的黃槐，很引起一種奇調的美感，她每去公園，必選着這些道上通過；茂盛的大紅花，艷麗的薔薇花，也叫她留情着眼不少。因為這些花，在北方非到四五月不會開的，在廣州雖是陽歷的二月中，也燦爛儼如他處的晚春。

她每去公園一回，越感覺廣東這地方，真是天惠人意。後來她舅媽做了幾件衣裳給她穿了，出入她舅媽家裏的男女朋友，也很歡喜邀她頑了，觀音山，白雲山和黃花崗，是她常常遊玩的地方了。她每私私地喜悅——廣州這地方真是不可思議！能夠在一個冬寒裏給我的春天。

她醉綠迷春的心向，越弄越心襟活潑，有如會唱的畫眉那末含情多調，準備何時高歌一樣。

難耐的是她舅舅老等也等不回來，有時候她一天找到她舅媽問幾次。

——舅媽！ 怎麼二舅還不回來呢？

——曉得他，這响連信都不來了嘛。

在她們旁邊的客人，常常替她們作很圓滿的解釋：

——他先是和陳嘉佑一齊在韶關，現在他領了些兵到湖南坪石，宜章，那方面去了。那邊的土匪很多，恐怕他正是很忙吧。

十個客人五個是這樣推測，這樣的口調。唯有她大表哥回來聽着這一問，總是默默不作聲。

誰都想不到羽會碰這種釘子——有一天羽和她大表哥和她表哥最相好的三個朋友從遊黃花岡回來，她大表嫂在裏面大發雷霆，仔細觀察起來，覺得她底嘖言怨色，點點是對羽發的。弄得大家不好意思，尤其是羽難受。

這晚羽受不住家裏底那種沉悶的空氣，獨自往公園散步去了。其後跟來的是她表哥三位朋友，她表哥縮在妻子面前，簡直不敢越法走動一步。

羽在公園裏逗了一個圈子，踏着月光從樹影裏襲來的是玄舫，漫舫，韶舫，韶舫輕輕的喊一聲：

——羽~~~~!

羽沉寂的遊意已破了，提不動兩條弛緩下來的腳，在陰

暗的樹下一張長檯上坐了，頓時韶，漫，不客氣地坐在她兩旁，玄也加入。 珉悶悶地在想——“如何我表嫂對我是那樣？……”

莫名其妙的一股熱氣突從左側侵來，珉駭了一跳，誰知是大膽的韶舫，急喘着呼吸已挨近她了，她底頭是呆垂下的，手足微微作顫動。

好像甚麼都明白了，沉默，沉默，第三個沉默……

——回去了吧？ 有點兒冷。

玄舫慢慢地起立徵求同意。 以外三條悶蟲，彷彿走到家裏還沒有開口。

敲了兩點鐘，珉還睡不着，她心裏有二重三重的煩悶：
第一，是她表嫂對她，近乎侮辱而且不能不說她是侮辱！她想：表哥雖是待得我好，尤其是這幾天回來常同我談笑，玩耍，可是有什麼給我表嫂可疑的呢？ 爲着表哥拿了二十塊錢把我用麼？ 我將它買了鞋，襪，薄料，面巾，肥皂，剩下的坐車還不夠呀。 爲着舅媽製了衣服把我穿麼？ 她們既然笑我穿舊的弟弟底男裝要我改裝，舅媽做衣服給我是她們願意的又不是我討的。 況且那幾件布衣，不過是十多塊

錢，以她們那末大的家私，爲我用這幾塊錢算得甚麼？……

第二是舅舅不回來，我簡直不知道出路！我只曉得要幹事，幹事，但什麼事我能夠幹？什麼人會給我幹？大學圖書館的位置，不是有人替我去弄過的麼？我跳出來不僅是爲謀飯碗以上，誰願幹那種死事？！中央黨部婦女部，我不是去接洽過的麼？然而那裏偉人底夫人——婦女底首領，開口就問我“有沒有丈夫？……”並迫令我答覆……再問我丈夫是進了甚麼黨……看我羞憤交集說不出時，反疑我不誠實，勸告我走……待我要忍痛地作忠實的告白，又說：“你丈夫既然不曾入黨，將來不知道他是不是入我們底黨啊而且你是從家庭壓迫出來的，我們若是就給你辦起事來，還不知道你家庭同不同我們黨裏講閑話。……”“好尊嚴的國民黨！好寶貝的女黨部！你們最好是收些來歷清白的貴族夫人呀！”我當時不是這樣反感地戰戰於胸嗎？啊，革命！何處有革命的門徑？

第三是公園的長澗上，那一次體溫的接觸，老實說：那種感電的可怕。我一時髒臉是暈下了，從來不知道肉感的愉快會暈死人的經驗，初次經驗過了。可是那少年，那聰明的美少年，他不是對我輕薄嗎？

對我輕薄??…… 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敢知道啊！…… 前後是怎樣的運命惡弄我?!……

一陣敲門的聲音，打斷了玥思路的矢徑。 是韶舫從報館裏回來，和住在玥舅媽家的漫舫同睡。

韶舫這晌總是來和漫舫同睡，有的以為奇怪，有的說是玥底表哥對他的珍愛。 從此每朝洗臉用晨餐，韶和玥常得在一塊。

許多來往的客人沒有像韶舫的玲瓏，他雖遭了玥底疑忌，玥還是對他特別器重。 玥底表哥更常邀了韶和玥去飲茶，他對他們兩個，幾乎無有不可說的話。 因此韶和玥底交際愈加自然了，他們都希望玥能夠加入辦他們的小報。 可是玥底表嫂給玥的難堪，真有“一日千里”之勢了。

“舅舅病了，他是不能回來替我設法的！ 可是我又怎能長在這裏受表嫂的氣？……” 玥想着十分難過。

西堤，東山和北門外，常是她，或韶陪她散悶的地方；女黨部，市黨部和勞工部去找事的那些官派的款式，生活逼着她又要去試嘗。 然而都失敗了。

鮮花一般在玥心中還未曾受過傷的革命的熱情，在催促



玥勇向前程。這時玥有如像上帝底選民，渴望有真正的革命家指導她底路途，給她以力，給她以光。

——我要跟大表哥上湖南看舅舅底病去。

——妄想，那邊的土匪那麼多，你怎能去得？

她表兄辭色俱厲的阻她。

——表哥能去我也能去的。

——我化粧穿草鞋跑大庾嶺。

——我也同你一樣。

——他，我還不放心給他去，你不能冒這樣的險嘯。

她舅媽含愁地握着玥說。

玥一心憧憬她底未來，像落山的夕陽那末深紅偉麗的光輝在她眼前招引，閃耀。

一切都寂死了，玻璃透入的寒氣襲玥起了痙攣，玥打算在 Miss 孫底房裏，坐過整夜的寂靜。她又想：——“我就這樣聽它束手無策麼？到工廠裏做工去吧……做工！哦……這不僅是維持我自立的生活，為我底將來，認識工廠生活是一回什麼事，我非去不可的！要怎樣結交工人，怎樣聯絡工友，霹靂響雷震，也是非去經驗經驗不可的。……”

“室外狂風越歌唱得響亮，是故意添我深刻的淒涼？ 是表示大地底災禍將延長？……” 她想着，靜聽着，她飢餓。她嘆着——“Miss 孫今夜是不會回來的啊！”。

門環輕輕地響了兩下。……進來的是誰呀？ 是誰？…… 玥底腦質乘在飛行機上作速度的賽跑了，眼睛昏花昏花的起了化學作用，“洛神”顯在曹植眼前的那種氛圍氣，籠罩着玥而在她眼前顯現了人妖——那美麗的，微微瘋笑的，拿着鎖匙，突出狂人眼輕步走進來的！

玥又驚又怕，想冒狂風衝出去。

——啊！你在這裏麼？ 我想你是在這裏的。

他急闔着門，頹然坐在門背的竹椅上。

——我先在這裏等 Miss 孫，現在這樣大的風又回不去。

——我拿了衣服來給你……

他把羊毛背心塞在玥手中，嗚嗚咽咽地在流淚。

——怎麼哭起來？

他抬了青眼呆呆地望着玥，越哭得厲害。玥也有些呆了。

——她……她……逼我……

——誰？

——你底大表嫂……

——啊！……

玥甚麼都明白了，焦灼的感，陡然平和了下來。

——她乘着……丈夫……不在家，……硬……把我
拖……拖到她……她房裏去。

——傻子！ 一個男人還會怕一個女人麼？

玥說了這句很覺得不好意思。

——我剛剛洗澡她就來拖了。……她底力那末大，又不
許我喊。她說：“你若耍喊，我就說你是來強姦。”

——玥聽着聳了肩頭，韶筋忿忿地繼續他的話：

——天下竟有那樣的婦人！！……好容易我才逃出來了。

兩人底面孔沉鬱在恐怖的夜裏：一個在消化他底憎惡，
而且慢慢地熾烈着癡情，熬熔熔要像火花迸出來；一個靜靜
地在替 Miss 孫看宣傳的稿子，彷彿蒿目腥臭的髑髏佈滿了
地上，勞苦的疲憊的農工羣衆，放大血色的喉嚨在那裏號，
喊，巨吼……

——我願……我底一切都交給你喇，玥！

——……………

有如救火的警鐘，響震在玥的聽野。玥騷騷地立起要走，却又看到脚踏的地皮，化了旋捲的魔窟。她軟軟地靠在桌端，失去了抵抗力，失去了理智一般…… 任他伸出溫熱的手，在她底背後，在她底肩頭，在她底臂膀……

然而他並不野蠻，並不粗率，慢慢地，輕輕地，敢掠過而不敢落下去地…… 只是喘息，喘息着如同患了最高熱度的潮熱症。

“啊！ 怎麼是這樣急促的呼吸？！”

玥驚心地自想，掉過來看他，看他微紅的眼睛起了雨模樣，細粒的汗水湧滿了臉上，而手而臂而全身，都在作速度的顫動。

“他愛我了！”

玥鋼鐵的心腸，也滿腔熱血地作這憐憫的太息。

——我要抱你呀！

他越燃燒着情火，簡直要崩毀玥底肝腸。

——不要是這樣！

玥遠躍一步。

——那怎麼做得到？！

他想要克服地咬緊牙齒鎖定了一下，到頭還是曖昧的光起碩大的眼睛，向羽捕獲去來。

幾百樣的巧言用來去辯去辯，說這是運命是天是天，……到底他們是人是人，是有血有肉有青春的人！在一刹那又一刹那間，羽甘心而靜寂地委身在他熱融融的懷抱裏。

像火藥炸撒了彈力的意味，羽脆脆的回到她自己的藤椅上坐了，完全像一架機械，整整地冷坐了一刻鐘，看出自己是一座把毀了的橋梁，於是心裏大慟。

“再不會回到端正無邪的羽了！再不會回到以純潔自慢的羽了！恐怕再不是以自己底筋骨撐柱社會的羽了！而恐怕再不是以自己底血肉改造社會的羽了！我何為沉醉虛偽的逸樂？何為堅強的意志會被一時的糊塗瞞過？哦，滿懷懊惱，蒼茫！啊，我做了情場的俘虜！”

能迷入迷出的羽，雖則已經在用理智的頭腦，在判斷自己底非非；可是那可憐的骷髏，還以為自己是坐在天女底殿上：許多閃爍的繁星，在對着自己放光；奇怪的妖雲麗彩，朝他舞着神化的模樣。……他像沒有一點兒黑影襲他的後

程，包圍他在中心的，全是他愛看的迷魂陣。所以他像受了催眠術一般，別有天地地朦朧朦朧在尋味。

——你肯信我嗎？我全身底熱血在為你沸騰。

他曇着喜悅的淚水的眼睛，浮映在玥沉悶的臉上。

——信喲，但我不能領受你底了。

玥心刺刺地作感激的表情。全身在戰慄。

——為誰？

——……

——不是因為我這無名小卒，給你看不起麼？

——不是，我太破碎了。

——甚麼破碎！……恕我幾句失禮的話：——你好像前生就受了我的愛的預約，我一見你就像啓開了愛的花園，見到了我心愛的人了。

這話越添了玥的戰慄，任何抑制也鎮定不來。

——希望你不要對我提這些問題！

玥誠懇地求他，立刻離開了坐位。

——除非我沒有了熱力，沒有了生命那一天。

韶筋起身熱烈的緊緊握着她。

——是這樣，我們總有一個要犧牲的……

——愛的威力，隨到那裏是‘生長’，是‘長存’的喲。

他抱着她狂吻，不顧她的抗拒。

她想：越弄越不對了。對他發氣麼？他是一位聰明活潑又極美麗的青年，尤其是他豪放瀟灑及對她真摯的態度，早已使她傾慕感激。而且她近來能從極大的憂患中，急遽地褪掉病態的蒼白，快速地變為優婉活潑強健，未嘗不是受了他底影響。如果不是因為她自己有一段悲史，使她飄渺的精神把她底身子拖去了白雲之上，說不定或許是一定她會和他驚天動地地痛愛起來。而今彼此鮮紅的一頁，又映上了空間時間，雖然自願週遭，不是歡樂的徵象，但要她假裝討厭，做出怒罵的樣子來，衷心又是不許她，她實在沒有法子，撒開他高叫一聲。

——你發癡！

——爲着你癡，我癡死了也甘心。

他慢慢地跪在她膝下，集注視線在她底全身。

——請起來，我說理由給你聽。

他沒有回答。

——我不能愛你。

他底臉上漲得通紅，一層層的悲感襲來，嘴微微動着要說。

——那隨你吧…… 就給我演了這片刻的喜劇也罷。

他男性的狂笑起來。

她又傷感地像落在很大的困園中。

——你不知道我所處的境地。

——知道喲；你底婚姻還不可惡！?…… 但你若是懂得自己解放的重要，你一定會得到一種愉快。

現在排演在你面前的是鬧澹中顯出了微紅，一種真實的喜悅在你面前跳躍，只要你不拒絕它，不驅逐它。

他迷惑的眼色又籠住玥了； 玥也送給他玄潔的秋波，忘記了拒他的勇氣。

——啊，你何時都是我唯一的一朵美麗的鮮花！

他沒有躊躇地把玥抱到身上去； 玥跳得高。

——請你不要打破我底薔薇園！

——你底薔薇園是為誰鎖着秘密？

——不，我是閉關的尼姑，修道的仙子。

——那末，我偏要打破那古城牆，把裏面的仙子奪出來。

他越來得突梯，越來得驚異，把玥底魂都駭飛了。

狂風慳慳的不起勁了，街心“噤，搭搭搭！”地響着更聲，薄衣禦不了深夜的寒冽，韶舫硬要把自己底絨繩背心叫她穿上。玥焦灼的心境只想向她舅媽家裏奔。

——穿上它！

——我不要穿。

玥跑出門外幾步了。

——你這個人真是冰雪一樣！

他拿着背心擔憂的趕出來。

——還不回去，快要十二點鐘了。

——我送你去。

她急忙忙在屋外的幽林裏面跑，一個擁抱把她拖住着。蔚藍的天空下，柳影花陰間，兩個快樂的靈魂結成一塊了，長久而熱烈的 Kiss！長久而熱烈的 Kiss！……

“唉！畢竟推都推不動了！這時的韶舫是怎樣的呀？”

玥起了大驚，鼓着戰懼的心魂去扶他。

——喂，走，走呀！

他是軟棉似的沉下去。

“唉！推不動了！推不動了！他將在這裏溶化而凝却！”

她焦急的疑思逼出了洶洶的汗水，‘悔恨’向她示威地叫她自己擊起胸來。她將狂放出瘋喉要瘋狂的哭出。

——你怎樣呀，韶筋？

她用女性的溫愛，血肉戰搏着戀問愛人——這是她平生最初貢獻女性的溫愛，給一個愛人。

光榮的眼色浮出他底面部，顯然是歡情的熱流弄他這樣凝住；顯然是領受她從心出來的溫愛忘了一切地在凝住。

——起來吧！

她再去扶。

——我暈了。

他揮手將珉止住。

時間在斷送儲蓄珉心裏的熬煎懊傷。冷靜的火焰迸出了珉底腦蓋在夜心的幽森裏煌煌。珉一掬春心。自然對她寄託窈窕的體態，不知不覺擦倒他身旁，友愛而情愛的融和地撫着他底熱額，扶他慢慢地踏到街上。在這些時光，二

人含羞着深默，直到上黃包車，玥才不放心地問：

——你不是病了麼？

——不，我是快樂得暈下去了。

——怎麼會暈到那樣子？

——我糊哩糊塗，簡直不明白。

清冷的床上糊思陪渡了玥的寂寞，漸後市聲遠響充塞了她底耳朵，陽光通過塵濁的街頭向她問晨安，玥在床上舒適地細想：“到底我愛不愛他？”在清淅的頭腦包圍在理智與意志城，她還是拋棄了青春，和着黎明的氣魄往前征。她又想：“剎那的情絲容易斬斷。我唯有一個怪物烙印在我底心坎！怪物為何？

我要與炸彈的速力賽跑。我要與炸彈的速力賽跑！向灰暗的，向慘淡的，向階級層層的高低，向腫了肚子的資本主義！……”

8

巡看每一雙眼睛，含傷情最深的要算她舅媽了。她雖拚命地掙扎，鎮定，想招呼源源來弔喪的客人，但她一想到

“好子難當惡丈夫”這句俗語，她悲傷的眼淚又如春雨。

坐滿了一屋來弔喪的客人，政黨學生電報局局長報館主筆和新聞記者占了一大半，韶舫一面以朋友一面以新聞記者的資格，坐在屋角的半圓桌前，低着喪氣的頭在揮筆記寫。聽他們報告或談及緊要處，他像驚瘋的病人，騷神動耳地急着又寫，但他看到玥悶哭得那末傷心，他又像忘記了新聞記者的職務只顧眼光偏注她，甚至跑到她的椅子背去要安慰她。

——他是被×××賊謀殺的，好，我們一定要報仇！！

黃浦學生中的一個，從學友隊裏站出來粗暴地叫。

——莫急！×××賊是××派的，他們的勢力大啊！

…… 我們慢慢地來吧。

一個武裝的教官，在顧慮周圍色色樣樣的人，不敢直吐。

——不行！我們要張揚我們的聲威，立刻就要和××派做勁敵！！

另一個年輕的黃浦學生，跳起來憤憤地喊。

——你們要知道：××派的氣數，再盛也不過還有四五年……

——我們不相信看相算八字！我們只知道我們的教官，

我們底領袖我們底思想家，給別人謀殺是最恥辱的！
年輕的學生逞着激怒，憤昂昂壓倒他們底先生的話。

總而言之，玥底舅舅的死，從來賓的氣勢看來，他們都認為是損失了本黨本派的特色。

馳向湘南弔喪的人已經走了兩班，玥底舅媽定不許玥走。起初玥因憐她舅媽孤寂，又念她舅媽養育她幾年的恩情，心雖火熱的想馳去看死了的舅舅，但感到不得不暫為留着慰她舅媽的寂寞，悲慟。所以她決心和她舅媽住一禮拜。在這一禮拜中，她也不出去那裏走，除了陪她舅媽外，還私私地為她舅舅灑些淚。不，與其是說為她舅舅灑淚，寧說是為她自己灑淚：因為自從她母親死後，愛她的就只有她舅舅了。她舅舅的愛她，並不減於愛他自己底兒子，有時比愛自己底兒子還過之，她舅舅愛她底性情純和，愛她歡喜讀書而且會讀書，從小她和她的表兄弟表姊妹在她舅舅的小學堂裏讀書，她舅舅就只歡喜她們姐妹，後來她姐姐和一個法國留學生到法國讀書去了，她舅舅差不多專愛她了。她素來不愛管兒女底閑事的父親，遠不如她舅舅的知她深而愛她切了。況且娶了後母的父親，父親底心完全賣給後母了。她

父親對於她讀書，向來既沒有壯她勇進的鼓勵，往後只有截阻她的前程，驅她到絕壁。使她只有退步，勸她只要知足。固然她明哲的父親的發言有他的用意，但她不解她求學的直逕的前途一定是很難澀而易絆倒，她相信她繼續的脚步是不斷地飛駛；因此她總是歡喜她舅舅的獎勵，不高興她父親的壓力；因此她總以為她舅舅愛她的很正當很灑落，不高興她父親的自私自利，以兒女作自己的犧牲。

她想：“總合世上的人對她的愛，沒有她舅舅對她的愛之大而深而真。”而且又想：“舅舅之對於我的‘生存進長’，猶如胚乳之對於胚胎；舅舅之對於我的‘確立’，猶如磁石之吸引萬物歸地心。如今舅舅死了，立我的磁石崩了，養我的胚乳枯了，潤我的慈雲愛雨絕了！！”

她想到這些，沒有一些兒生存之勇敢，但作死的恐怖和戰慄，她像做着一場惡夢，隨處是猛獸怪禽張開巨口要吞噬她一樣地可怕，一樣地糊塗。

“風雲的變換會有這般地慘惡！人生的遭遇會有這般地悽楚！征鳥的運命會有這般地壞得透！……”

她從糊塗中昏想回來。

在輕風飄舞的柳絲下，她淒楚的淚絲想與柳絲鬥奇妍；在捲土迴山的號風前，她的慟哭想與暴風比憤慨。她不是死寂地埋在床中，便常僵硬的橫臥草上，每聽隆隆的汽笛，每看蛇行的火車，她便想着了她舅舅的儀容笑貌，便看到了她舅舅的死後的青紫的屍骸，而同時看到排在她舅舅面前的自己，是和她舅舅同樣地冷峭的僵屍。祇是自己兀立着受風吹而能灑淚。這些這些，並且藏在她底幻想中，使她常常灑淚。

“啊，淚，淚，淚！是哭死者的淚呢是哭生者的淚？”

她想回來了，她縐眉着猛醒了，她明白——明白非努力把牠打倒不可。她在床上踢開被，就想翻身起來。

像快嫩晴的天空，她雙眼早乾了淚霧，她擠出了填塞她胸盤的悲哀，內心自作了商量一會，好像光明闖進了她底腦裏，指導了她的大路。

糖糖的車聲，突破了黎明前的沉寂，“征鳥”，忽顯身在她面前，對她叫出：‘不斷地努力！’替她掃淨環身的闇澹，持着紅燈快要給予她，只是嚴肅的面孔，等候她發宏願。她那熒熒的巨眼，像探出了她的困苦，呆睜着牠非常驚異，

但牠忿怒了，從忿怒中洩出牠熱誠的高度，慢慢地將燈撤去。玥深怒了，頓覺地明透牠底意旨，伸手去接牠底紅燈，牠不授，再請求，牠不授，再深刻地懺悔，誠懇地請求，牠把頭偏在一邊，嘆了口氣，默默地再把她觀照一場，然而像騎士受美人的青眼一般，神通神電通電的表情，將燈授給她了。即隱去牠青春如騎士的風貌。

幻想的連環，在她面前又要換劇本了——

這時的韶舫，就像笨重的水神，拖她在水裏游，對水底沉，剛才受得的紅燈，她急着要保存牠底光亮，儘對心窩裏藏……但燈光漸漸化灰黑。

她覺得韶舫可惡了。不，她絕不會可惡他的。她覺得他太累自己了，只要他底影子一來，她底燈和她自己底顏色，立刻變了灰黑。她驚疑，她不相信這些是正確。她相信愛，相信愛的永久，熱烈，鮮紅。

次一張影片。是兩個相對的熱烈，永久，鮮紅。

韶舫變得可愛了，是她從來沒有看過他這末樣可愛的了。她很爲他動心，她的動心煽動她發揮她從來沒有發揮的隱祕在心中的深愛了。她變得像個癡情的姑娘，望着他只有忍不

住的嬌笑，她很想像小孩偎近她母親懷中那樣偎近他……

然而甚麼‘紅燈’，甚麼‘征鳥的顯身’，甚麼‘不斷地努力’，簡直又不在她眼睛裏了，她又驚急着。

她變冷了態度，只有一副凌熱心腸，而不忘記那倆。

次一張影片，又是兩個相對的——永久，熱烈，鮮紅。

這些幻覺的驚異，給了她的把握。她便抱定了一個——
“冷靜”

黎明的市聲遠響，並且驚醒了她舅媽，她聽着她舅媽在床上翻了幾翻身，便披衣起來走到她舅媽床前去，稟明了舅媽，說明了決心要弔她舅舅去，並順路到武漢去找工作。

她舅媽看她詞色堅決有過分的樣子，也就不便再挽留，答允了她派人送她去。

在這三天中，她舅媽咀嚼着悲哀替她籌備，

韶舫聽了這信，一縷柔魂，彷彿跟着她北上的箭心，離了羊城。從此差不多早晚總在這裏，白天也請假守着她。

——唉！只有兩天了！……

——兩天後你一定要走麼？

——是。

——你何必這樣急呢？

見人不在面前時，他捉住她底雙手長默，在長默中，心肝像碎了似地。

但玥很冷靜，從此她總以冷靜籠罩她底熱情。

晚上，韶舫又同樣地握住她長嘆息：

——唉！ 只有一天了！……

只有一天半了哩！

次早，一同洗完了臉，他買了一包滾熱的點心，邀她到公園去坐，喫完後二人並肩着逗了兩個圈，差不多在沉默中沒有發言，待坐到藤棚下，雀兒儘在頭上叫唱，賣弄牠們的風情，初晴的太陽，射着他們有些溫暖，韶舫又是捉住她底手，開始作同樣的嘆息了。

但他很謹慎的很沉重的舉不起他底手來，真是一回不如一回的活潑了。不，他傷着心了，他以爲玥何時都在輕蔑他，始終沒有愛他，有之，也不外是一時的魔態。他越想越傷心，越想越要滾了。却不是他誠心要滾，是爲着保存一個男子的尊嚴。

他突然帶着興奮跑到一株枯萎的在待回春的大芙蓉樹下

的草地上，整個空地都充滿了他的緊張，他在暗暗地嘆息自己失敗，然而他不悲觀，不失望，只是緊張着緊張着靜待將來。

羽一點也不知道他在那裏幹甚麼，只看他馳去時的騷動，老以爲他是發了氣。輕輕地走去，輕輕的聲音問他：

——你在幹甚麼？……還不回去工作麼？

他在偵探着她底心情，愈加了緊張的程度。

——時候不早了，我們回去吧。今晚上再會。

他若沒有聽到，活像釘在地上了。二人同那浩蕩的笑容，一樣幽靜了。感不着四林婉囀的鳥歌。

——汽笛奪空來侵入了優柔的園林，填補這婉囀的鳥歌充塞不滿的隙地。他倆像眠蟲活醒過來，互望着帶沉沉的驚色。

——明天這時候，我的火車離廣州百多里了。

——唉！只有今天這一天了！

他一語傾出了密積的悶葫蘆，活跳的熱情，又向他進展着。早預備了伸出的手，摘了一朵鮮花佩在她胸上。

——你能夠不去麼？

——那怎麼能？！

他把她底話聽作一種悲號，這悲號把他眼前的幸福掠奪一空；他不知道她底心機，完全沉浸在偉大的深思裏面。於是他想出了一種勝利的辦法：務必要把他最心愛的人奪到手裏來，他臉上描出了迷濛的歡樂。

——假若我能夠跟你去啊……

他熱烈地叫出，憧憬着陶醉的幸福。喜悅得看着週圍的種種，都是他的自由天地，他握着她底手緊貼在自己胸上了，狂吻且狂親。

——不，你不要去。

她用急拍子拒絕他的話和狂熱。

——我怎麼捨得放你走啊！

他越熾烈地緊抱她，像在她腰間加上了一條鐵鍊一枚鐵鎖，把她鎖在自己底兩腕中。

——你堅信我！

強迫她一個熱烈的粗暴的長吻。

——你信我！我是沒有真心愛過那個女子的。我從

心發出的真愛，就是自你起。

他再不是癡迷的表態了。是精銳，是勇敢，是刺激的。

挑發，是熔鑄兩個靈魂在一塊的偉大的精神了。他這種精神，老實要鎔化鐵石心腸，使胡十分難過。

——咄！誰都說你是：“青春”。你底女朋友那末多！胡故意冷諷，退他的熱潮。

——我不過和她們敷衍敷衍罷了，你看，自你來了之後，我還和她們那個女子往來過呢？

他認真地和胡力辯。

——你有了這末伶俐聰明，我看你最會騙人。

胡裝出認真的臉孔作噴怒。

——哎呀！我幾時騙過人來，給你知道？

——你至今沒有告訴我你目下的職業，我給你騙到如今了！

——哦，我不是告訴了你，我是新聞記者麼？

——還有呢？

——……

——我已經曉得了。你還在軍隊裏，而且是……

——不許說！

他像害羞的幼兒，急掩住她底口。

——好，我就不說，不過你來見我，何以回回是穿長袍子呢？

——因為最初見你的時候，我是穿着這件長衫。

你來的那晚找不到你舅舅底家，我和漫舫在街上看了你，我說：“那個女子的裝束很奇怪，我們趕上去看吧。”等得趕上來，兩個人都歡喜跟你走了，後來還是我們帶了你到你舅舅家的，你忘了麼？

那晚我是穿着這件衣裳，這是我發現愛的衣裳。

玥覺得不必回話。

在玥沒有話回的當兒，他熾烈的愛火，又在她身上焚燒。

——我很愛你嚟，玥！

他沉着地近似哀訴，彷彿靜候她最後的“哀的美敦書”

——我明白，但我求你不要是這樣！

她的調子很柔慢，表情很嚴肅。

——我也很明白：你是不愛我！

他頹唐的聲調，像帶了他熾烈火焰，往大海裏沈淪。

——對了，你常說我太漂亮，太玲瓏。那末，‘漂亮’，‘玲瓏’，都是‘騙子’和‘偽君子’的代名詞了！而

你對於我的交情，不外是出於好奇心，而這‘騙子’與‘僞君子’的我，又把你的好奇心崩壞了！……

他沈悶了些時，很氣地暴露了他底憂鬱。但他還是執着的，傲然地表示他底摯情。熱柔柔的春心，無條件地對她寄送。

頭額脹痛得難受，冷冷地輕輕地對他微笑。

——我是愛你的。

——啊！……那末，你爲誰不痛痛快快地表示？

他喜歡高跳若狂，望着她滴下淚來，溫柔的替她揩淚，

——我太破碎了，你是青春園裏的一朵嬌花。我愛你，

我太愛你，所以我不敢愛你。

——蠢！蠢！哈哈……！

又是一個痛快的緊抱，不管遊人遠遠在偷窺。

——玥！……玥！……

他太喜歡，像殘酷的要吞她，狂吻她狂叫。

——玥！……我願一切都交給你：我還是處男嘍。

“啊，這是甚麼話？！這是甚麼話嘍！”……玥滿臉逆上了紅潮，不知要向那裏奔去？“處男！”那是一件甚麼

寶貝？是什麼珍奇的寶貝呀？……我那有妍頭的劣獸，我是不能從他口裏聽到這樣的話，而知道他這種寶貝呀！”

玥愈感激他底誠意，愈覺得她敗處女的純潔在那純獸慾的丈夫面前之可恨可痛。同時愈覺得他可愛，愈覺得自己可惜，澎澎的熱淚儘對肚裏流，而又絕對不能和他陷入歡愛的情溝。

“絕對不能？……那是什麼天經地義嘛？！……絕對不能！……絕對不能！這簡直是一去不復反的青春！簡直是一去不復有的人生！……他，他愛我，是那末的愛我！他是我的赤紅的救星！我愛他，愛他，深愛他！我願一切獻他，而我的一切是他！哦，我不能失掉這機會，我要緊緊地捉住他！哦，我不能失掉這機會，我要和他快活地抱在一齊，過快樂的生涯！……”

她這樣想入微，四林的天籟為她們奏着儂樂，送她們躡身紅燈洞房裏了，沈入深不可測妙不可想的迷津！……

——是這樣……

——我們要是這樣！！

——是這樣才痛快啊！

這樣地溫熱，這樣地陶醉，這樣消魂的人生！……

一個霹靂打破她糊塗的頭腦，命令她和“炸彈的速度”去賽跑。

她沒有了半點生氣，沒有了半點愛嬌，從她愛人懷裏抬起頭來變成木美人了，是火酒，洋油漆上她也點不得火焚燃地一股冷氣，駭得韶筋驚跳。

——嚇！你怎麼沒有一點生氣了？！

——我本像這株枯了的芙蓉喲。

——你剛才不是做夢一樣地美麗可愛嗎？

——希望你不要再為我做夢了！

蕭寂的秋氣反映在她臉上，整個空間充滿了他底煩鬱。

——無論如何你是不能同好的麼？

——我還另外有一個愛人喲。

——啊！……誰？

他變了低調而很客氣了，她不忍看他無謂的悲鬱。細聲的剖開自己底心懷相告。他很欽慕，而且以她的拒已引為喜。

——我很欽佩你！你的想法，我還做不到的。

——暫時，我是誓此身獻給了“革命。” 將來幸而不死，後會還有期哩。

——好，祝你成功吧！ 我們在同一“革命”的路上走。他慷慨激昂的痛握她。

… … … … …

次早天還沒亮玥就起來預備走。頭一位和她見面的是住在她舅媽家裏的韶舫，他已經穿得整整齊齊。幫她打被包和檢零零碎碎的行李，他總是低着頭不說話，却因此引起了玥的奇怪。但玥想：“他老是一副美人的神氣，怕莫是又有什麼憂愁蘊蓄在心頭？”所以她也聽他，默默地不敢觸發他底傷感。越來他越陶然地不知要瘋笑還是要瘋哭好。她明亮的眼光一望他，他竟滾出淚來，於是她不好意思地走到外面去，瑰君，萃麟他們都來送行了，她舅媽和女僕也都一面卸衣一面走出來，韶舫也從珠江的船上趕來了。

——你怎麼這樣早呢？

她舅媽問韶舫。

——昨晚我在這裏弄遲了沒有地方睡，同一個朋友在西堤租了一隻小船，又睡不着，所以早些趕來送行。

韶舫答了就馳向行李的地方。

——是搭七點十分鐘的車就要快嘞，這裏到火車站要四十多分鐘。

瑰君在催促。

——挑擔子的還沒有來哩，還不知道起來了沒有。

她舅媽對送玥北行的那個姪兒說。

——還不快去催！ 哎呀！ 個個衣服都還沒有卸起！

瑰君看着手表很着急。

——我自己去催吧。

玥走出了，韶舫也跟出來。

漫雲鱗鱗班班，鬥妍在殘喘的曙天；美麗的濛氣，掩蓋了市色。 滲看這瑰麗的廣州城，有如海市蜃樓。 別了，賜我青春復活的美地！

玥享樂着這大清早的美景，前驅去喚那工人。 韶舫像春風馳驅來，邀着她贈她的迷笑。 他從袋中搜出一封信交她。

——裏面是一首詩。

雙雙的麗侶踏着朝露去喚起工人回來，玥已經將他底詩在街上讀完了。 詩是——

“你要珍重前程！千祈，千祈！

爲了我，你必須勇決前去！

我是一顆隕星，長向虛無劫墜；

你要像晶瑩的月亮般，愛！

在我底幻光洩滅後時，

爲我用千傾的銀濤掩葬！

切莫灑淚！ 切莫灑淚！

愛！

你要珍重前程！ 千祈，千祈！

管教明朝你奔度嶺，辛勞，

我就落魄羊城，夢隨北去。

請莫呀回頭！ 爲着我爲着你。

我是一顆隕星，長向虛無劫墜；

此後，你的魂攜着我的魄，

飛度過萬里江陵，高游夢域；

魂呀永莫歸！ 魂呀永莫歸！”



——你有甚麼東西給我做記念麼？

——我甚麼都沒有。

她有些慚愧走回家。

——話也沒有一句麼？

他又不斷地灌情熱給她。

她冷悄悄地走了幾步，像想出了什麼似地，取出筆在寫。

——我送“征鳥”兩字給你做名字好不好？

——這很合我底意，但你很喜歡這名字麼？

——是，比我底愛還喜歡，用我底全生命去努力對付牠的。

——那末，我也用我底全生命去對付牠！

趕着了七點十分鐘的火車，因為太早到火車站又太遠，只有瓊君萃麟送她，韶舫是先就跑到車站替她買票的。但因軍事上的關係，早車挨到十點鐘才開。這些延長的時間，給了她永生的記念；是用刀刻劃在她心坎的記念！

可憐的韶舫畢竟太癡，他在郊外鐵路上扶現上車時，聽羽說了兩句：

——你珍重！我們是沒有第二度的相會了，我的眼前，

只有落日般紅大的血盤喇！

以後，他急痛酸軟了，沒有眼淚也沒有嘆息，呆軟軟的握珉有一點多鐘不能開聲。珉看他強壓着這悲痛的襲擊，忍不能忍地有雹大的淚雨向肚裏彈，她又不能不和瑰君她們作些閑談。

似刀劍的痛割終於不能隱秘，竟是激雷戰鼓般驅出了他底熱淚，怒濤般暗暗地澎湃，一刻又一刻，一時又一時，凡有血性，看着他莫不驚心動魄，珉也薄霜冷露般浮出了不能再抑的淚水。

——請不要哭！你不是說：“切莫洒淚！”嗎？

在一言不發一眼不抬的低頭苦痛中，快熬煎三小時了，同車多少客人，因他引起流淚而靜寂。珉被他握了三小時的手，不能不受汽笛的催促和他作揮別了。而他看車已試動幾回還不能撒手，瑰君急得在車窗外高跳。

——快下來下，韶舫！

——還不下來會跌死喇。

沉靜的萃麟也爲他驚慌了高叫。

——下去！下去！

玥慌忙推出他。

車行得越快了，瑰君奉麟爲他急得氣都接不來，他已忘了危險突躍出來，把車掌駭得要命，幸得瑰君她們敏捷上扛着他。

真是烏雲遮蓋了他底意志，他站在荒涼的鐵軌上搖腰捧腹地哭個不休。火車轉了幾個彎，他還在臨風搔首狂哭在人去影消的落寞中。

——啊！鐵腸也爲他碎斷了！我如何能忘記他底面影？如何能忘記他底摯情？把它帶去吧，帶去給“征鳥”底勇氣，帶去作“征鳥”的糧食！

玥迷迷濛濛地想着。愈想入迷迷濛濛。任駿地落花的梅林，在車窗外矢向後飛，而無心去賞鑑。軟軟的，脆脆的，心裏空洞洞的，聽飛去的曠野瀾林，解除她底混沌。

(未完)

賣歌的老者

裘柱常

這是個賣歌的老者在河灘邊逡巡，
他的額上深織着許多年來的愁痕；
這時候河水裏還流着烟酒的芳馨，
年青的男女正在享樂那火一般的青春。

他唱那不成腔的歌調，不成調的歌聲，
彷彿在嘆息往昔的繁華，死去的溫情；
這一切都已在秦淮河的底裏湮沉，
河底裏的東西可能再泛起新鮮的波紋？

在從前他也曾擁抱過嬌豔的少女，
——他也曾獲得過少女的情心，

在血肉跳動的場上他曾舉杯痛飲，
痛飲他那年青的生命的芳醇！

醉時候他就抱了少女的素軀入睡，
醒來時他還要親吻那少女的紅唇，
這過去的一切到現在他還不能忘情，
可是他的榮華早已在別人的笑語裏消沉！

七月二十四日

烏 鴉

陳 翔 冰

冬天的夜裏，連落了幾日的雪，已經停了；但是積雪未消，屋上，樹上，地上，都是白亮亮的，好不光明澄澈。天邊一痕殘月一點兒沒有光彩。可是雪色照着宇宙，比夜月還美妙。

一隻烏鴉從一顆榛樹那邊掠了過來，它的毛羽非常破敝，好像一個破落戶一樣。它看房子裏的燈光溫暖地燃着，一個少年人凝思坐在窗邊案上。它想：“我還是停在窗邊那棵槐樹上罷！前面就是大江了。”

大江南北都被白雪所蒙蓋，分不出堤岸來；但是江波湧雪，彷彿有一股血腥氣跟着浪跳動，簸蕩。因為大江經過一個殺掠剽奪淫辱的平原。平原上有一羣人身獸臉的人類在互相廝殺。他們各有穿着紅袍子的統領爲首，豎着民衆，人道的旗幟，心裏只是威權的擴張。跟着作戰的，只是些愚人。

烏鴉想定了主意，就飛落在槐樹上，不禁“啞！啞！啞！”的歎起氣來。

這聲音驚動了少年的沈思，便抬起頭來，說：“可憐的烏鴉！不祥的歌人！”

這少年自己想，烏鴉在印度緬甸是被保護的鳥，到處可以看到它們的影子。它們的翅膀可以織半個天，掠過恆河的河流，古塔的峯尖。早上誰不聽見它們粗糙的歌聲，是不吉利的。因為它們是正直的鳥，有什麼便唱什麼；可是這兒就不然了，風也不許吹，水也不許流，婦人孺子誰不是守着沉默。所以一個個的臉孔都消瘦了。臉上也箝着冷笑。

那烏鴉好像通了靈似的，竟對少年說：

“你想的眞對，我完全和你同意。前天我飛到平原，爲黑煙濃霧所蔽，我撥過雲端向下望。阿！不了，下面在剽掠；廝殺，馬上掛着無數的頭，馬後坐着婦人。我的頭有點昏了。雖然我們也曾有過不和，彼此爭執了起來，但是鬧成人命的案子絕少，從我高祖父到現在，恐怕只有一次。可是和虞雋戰鬪時，我們才用死力去抵抗，廝殺。但是我想不到那平原上的人類竟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少年聽完它的話，愕然！

“你們竟是這樣文明嗎？”他沈吟了一會子才說。

“我們不是文明，是簡單。”它說，“我們只備一日糧，你們却貯萬日糧。”

“當初，我們也只懂得備三日糧，那是後來才進步的。”少年說，好像有點感歎似的。

“我前日行過平原時，肚子餓了，竟喫了人肉。因為我一點兒沒有積蓄。”烏鴉說。

“人肉有什麼喫不得，那便是人類替你預備的華筵。”

“嘿！很好！”烏鴉說。

“……”

“但是，”烏鴉說，“我却差點兒就死了。我喫飽了人肉，便站在孔雀的旗幟上。一個兵士叫道：‘它媽的，那破敗的烏鴉，怎麼停到那裏去了？來！看我一箭。’於是冷不防一箭來了，好在只打在我的腳上，我便抱傷逃跑了。”

烏鴉說到這個地方，不禁叫痛起來，因為它是用一腳站着，那一腳只靠在枝上。風雪是這樣的冷，它有點發僵了。

“先生，你怎麼還不去睡覺？”這時它覺得和它談的是

人，所以容氣起來。“先生，你大約是詩人罷！不錯，這樣的雪夜是值得留戀的。你可以做一首詠夜雪的詩。明天世界會佈滿你的榮譽。少女會將月桂冠戴在你頭上，請你上臺去說做詩的靈感。那時，先生，你才呷了一杯葡萄酒——不，葡萄酒不好，你喝的是香檳——臉孔也有點紅了，心裏却很快活，所以講得很精采，臺下鼓掌的聲音好像下雹一樣。”

少年給它話打動了，但是他寫不出詩來。他老早就想定了要用雪夜做題目寫一首悲歌，因為他的父親大前年在這麼一個天氣裏凍死了，那時到外面去流蕩，爲的跟一個叫作薔薇的女優。一個妹妹當他回來時也嫁給一個滿身鎗痕的武士，他看不慣也就不來往，只有母親在家裏，還要像小時一樣地燒飯給他喫。

“烏鴉，請你不要譏笑我！”他對它說，彷彿害羞的樣子。“你是顛沛流浪慣了的。並且你又是惡和不祥的詩人。你用破啞的聲音去替被污辱的人申冤，和偽善的魔鬼作戰。可是你曉得嗎？我也是一個被污辱的人呢！我窮鄉僻壤去流浪過，爲的是跟我的愛，我用肩膀做她的坐椅，我讚美的口去唱美麗的戀歌，只求得她的雙頰開上兩朵紅蓮，

櫻唇長上一朵向日葵。我這樣在她的溫柔的氛氣中過活，當初是多麼快活阿！而今，她坐在將軍的旗下和着絃琴唱，使我那得不痛心呢？”

烏鴉同情地聽他的話，說：“怎麼樣呢，後來？”

“後來？”他說，“不必講了罷！我在那兒站不住了。我難道還替他們幫熱鬧不成？我帶着我的破琴跑了。”

“她不愛你了嗎？”

“誰曉得？”他有點茫然了。烏鴉沈思了一會兒，才說：“也許她的心是愛你的。”少年可不能不發笑了，因為他從來就看不起精神的愛。他最苦痛是想起那營帳裏的巨獸，一觥觥的紅酒在傾。悠揚的絲竹在奏，清脆的歌聲在唱——外邊的小卒看着黑而神祕的夜幕發抖，肚裏空得轆轤地響。野田裏彷彿有呻吟聲，“殺死了我罷！”“我的媽呀！”“天~~~~呀！”

烏鴉却想人類漸漸墮落了，不救救他們便是鳥類的羞恥。因為人類不但為飲食去戰爭，却是為聚飲，暴富；人類也不是為愛去奪人家的女人，却是為無底的肉慾，

“這正是你的幸福，你可以寫詩了。寫首哀豔的詩。”

烏鴉解嘲地說，其實它心裏所想的並不是這麼一回事。它在想着火。因為它也是一個失望的可憐蟲，在平原上誰也不歡迎它。有一回人們罵一個偷了漢子的婦人，却說：“你這給烏鴉啄的賤蹄子！”它一時想不出人家排擠這婦人的道理。為什麼男人既要姦淫人家的妻女，還要排擠這些可憐的婦人呢？有時候，並且搶人家的愛人而加以肉慾，怎不許人家去選擇自己的心愛呢？妙得很，這些人類，它想來腦筋也不禁有點糊塗。

那少年對它講了許多話，它却聽不見。大概是計劃着怎麼寫那首詩，要分做上中下三部曲。烏鴉忽然想起數千年前的一段歷史。那歷史的記載是一個高原的居民叫“渾木打海”的失了愛人的事。文字很短，它還記得：

高原渾木打海，一藝人，愛一華鬢嬋奴。
嬋奴色鬢俱佳，聞於上，召之宮；命綵女
數千人侍之，遠不出。藝人哀之，竟入
山林大哭，聲動羣鴉，各銜島上香木圍置
城堡。華燄起時，嬋奴騰溼而上……

“真妙！真妙！”烏鴉喜得忘形起來，大笑。少年訝然！

“你要報復嗎？”烏鴉說，“你的愛人就是你的理想，你要實現你的理想嗎？我去替你放火！”

“我要實現我的理想，我也要我的愛人，我要世界變成快樂的樂土。愛的城池會站在太陽之下，永遠輝映，璀璨；但是我還不想放火。”

烏鴉覺得有點兒不快，便說：“拉倒！拉倒！”它的嘴却唱，

烏鴉，烏鴉，啞啞叫，
烏鴉是不祥的飛鳥，
烏鴉要把世界繞！

“我就去了。”烏鴉唱完後說，“我想我還是飛到南方去，到印度，許是到亞拉伯，說不定。”

“且住！且住！替我放火了再跑。”少年叫了起來，他的血管就要漲裂了。

馬上眼前紅光照耀，世界變成一個大火盆。一隻隻烏鴉在煙火中活潑潑地穿梭出沒。他不覺狂歌了。

早上少年微笑地從案上醒了來，烏鴉已不在槐樹上了。

觀 念 形 態 戰 線 和 文 藝

第一回無產階級作家全聯邦大會的決議

(一九二五年一月)

I

1 文學是階級鬭爭的强有力的武器。 如果“在或一時代的支配底觀念，常是支配階級的觀念”的馬克斯的指示是對的，則無產階級的支配和非無產階級底觀念形態，一部分，是和非無產階級文學的共存之不可能，已無置疑的餘地。 倘若在那獨裁期間，無產階級沒有逐漸獲得一切觀念形態底地位，那便將停止其為支配階級罷。 在階級社會裏的文學，不能是中立底的，這一定積極底地效力于某一階級。

2 如果以上的事，在階級社會一般，是對的，則這在

我們生活着的時代——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尖銳化的階級鬭爭的時代，是兩層的對。這就是以為在文學的領域上，各種文學底觀念形態底傾向，可以平和底協同，平和底競爭那樣的議論，不過是反動底空想的緣由。波雪維克主義一向會和這樣的反動底空想戰爭。在觀念形態的領域，文學的領域，也如在社會生活的別的領域上一樣，為階級鬭爭的法則所支配。所以波雪維克主義常常站在觀念形態底非妥協，嚴正的立場上，站在觀念形態底方向的無條件底敏感的立場上，而現在也還站着。

3 有產階級的觀念者們，提示了文學和政治的同權，同價，換了話說，就是有產者文學和共產主義政治的同權同價的“理論”。這理論的階級底政治底意義，即存于有產者底觀念者們，要從革命保衛自己，築自己的文學底的立場，而由這里來射擊無產者獨裁的堡壘的努力裏。在現在的條件下，惟文藝，是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為了對於中間底要素，要獲得主權而在這里開演的激烈的階級鬭爭的最後的舞臺的一折。

4 蘇維埃聯邦——是以從資本主義向××××的過渡為旗印，而立乎其下的諸國家的聯合。政權，經濟，軍隊，學校——這些一切，都有過渡的性質，在這一帶之上，便放着將現代社會從資本主義引向××××的無產階級的印章。自從出現于歷史上的那當初以至今日，無產階級已經創造了新的物質底和精神底文化的巨大的價值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新的階級的文化，依據于過去的支配階級的遺產上的過渡底文化的問題，在已經解決了非退往資本主義而是進向××××的無產階級的運動的人們——首先，在勞動者階級，是理論底地，實踐底地，都已解決了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與無產階級文學的否定底態度，是一九二二至二五年，在俄國共產黨內的“反對派”這名目之下，形成于蘇維埃社會裏，在事實上，是歷史底地，理論底地，都和那想將無產階級的獨裁徐徐清算，使我國復歸于“民主主義”的軌道的小有產階級的壓力的反映，的發現的那清算派的立場，相連結的。據清算派的見地，則凡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和文學的一切談話，不過是空想，蓋在清算派的人們，無產階級的歷史底勝利這事，看來不過只是空想而已。而在現代社

會上，無產階級文化和文學的存在着這一個不可爭的事實，却正是顯示這勝利的確實性的一證據。

II

5 無產階級文化和文學的最徹底的反對者，是同志託羅茲基和瓦浪斯基。在那著作“文學和革命”中，L. D. 託羅茲基寫着——

“對於有產階級文化和有產階級藝術，使無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藝術來對立，是根本地錯誤的。後的二者，大概未必產生罷。因為無產階級的統治，是一時底的事，過渡底的事。無產階級××的歷史底意義和道義底偉大，是在將人類底文化的基礎，安在無階級的最初的真實上。”（L. Trotsky “文學和革命”九頁。）

接着同志託羅茲基，A. K. 瓦浪斯基寫着——

“無產階級藝術未嘗存在。在無產階級獨裁的過渡底時代，也不會存在的。文化區域上的這時代的課題，歸結之處，是在無產階級首先獲得過去幾世紀的技術，科學，藝術，所以當面的問題，並不在無產階級藝術的創造，而在藉了過

去的一切獲得，批判地攝取其成果，以確立能作維持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勝利之助那樣的革命底過渡底藝術。問題之所在，是在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起見而作的有產階級文化和藝術的適應。但這和在我們的時代，較好地適應了的新的形式和樣式的探求，毫不反對，是不消說的。”（“Projekt”第 22 號，1924 年。）

6 託羅茲基在所謂我們正在向無階級的社會進行這一種理由之下，否定着階級底無產者文學和藝術的可能。然而，在和這一樣的理由之下，少數主義（Menshevism）否定着階級底獨裁，階級國家，等等的必要。在和這同一的理由之下，無政府主義否定着黨和國家的必要。但在實際上，如大家所知道，少數主義的立場和無政府主義的立場，前者是在民主主義的旗下，後者是在非妥協底急進主義的旗下，事實底地，是都將政權利在有產階級的手裏的。少數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關於無產階級獲得勝利所必要的那道路，都沒有明確的概念。無產階級鬭爭的戰略和戰術；在少數主義者，歸着于使無產階級從屬於有產階級的主權——在無

政府主義者，則歸着于不過使資本主義底支配因而堅固的、無力的“左翼底”辭句。然而託羅茲基主義的戰略和戰術，僅是這無政府主義者的“左翼底”辭句和少數主義者底溫墩主義的混淆。上面所揭的託羅茲基和瓦浪斯基的判斷——乃是應用於觀念形態和藝術上的託羅茲基主義。關於無產階級的“左翼底”辭句，在這里，是將無產階級的文化底課題，和由於“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起見而作的有產階級文化和藝術的適應”的溫墩主義底極限相聯結的。據託羅茲基及瓦浪斯基的意見，則在藝術領域中的無產階級，毫不拿出比有產者所曾經拿出的為更新的东西來。

7 託羅茲基和瓦浪斯基，關於要經過怎樣的路，而全人類底，社會主義底藝術纔被創造的事，並無什麼理解。一件事——這並非在全政治及全經濟的的領域上，無產階級所正在進行的路，就是，並非在藝術領域上的無產階級獲得主權，政權的路這件事，在他們是明明白白的。所以託羅茲基宣言，“馬克斯的方法——不是藝術的方法。”用了別的話，便是說，在藝術上，階級鬭爭的法則是不適用的。到

結局，則在藝術上的託羅茲基主義，便是諸階級的平和底協同的意思，而主宰的職掌，于是全然剩在舊的有產階級文化的代表者的手裏。無產階級以前衛底代表者的全課題，在這裡，是只要將古典底和現代有產階級文化的竭力加以廣泛的普及就夠。無產階級文化和文學的獨立底課題，由他們，是毫無什麼發展。全部問題，在他們，是只在“使舊時代的成果，同化于新的階級”（託羅茲基）這一事。未來的社會主義藝術，據託羅茲基——瓦浪斯基的意見，是從舊的階級和現代有產階級文化，會並無什麼過渡底階段地，發生起來的。

III

8 在從資本主義進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底時代的無產階級文學的缺除，具體底地，是什麼意思呢？這意思，就是和生活相連結，將這生活正確地反映出來的文學，並不存在。是和主宰的階級及其革命，有機底地相結合的文學，並不存在；積極底地來幫助無產階級將其社會引向××××那樣的文學，並不存在。那時候，藝術是站在生活之外，階級關爭

之外，而有產階級則可以用完備的權利，提出藝術和政治的同權的理論——藝術從政治獨立的互論來。在別一面，是正作主宰的無產階級倘不做自己的文學，自己的電影，演劇，則及于非無產者層，首先，是及于農民的觀念形態底影響，將必然底地，剩在有產階級文化和藝術的代表者之手的罷。要指導農民，將他們引向×××去，惟有靠着無產階級的從一切方面——就是，由蘇維埃，協同組合，學校，電化，軍隊，文學，電影，演劇，等等，加他們以作用，這纔可能。在這些全領域上，不能只以“舊時代的成果之向新階級的同化”為限。他應該講新的言語；他之所依據，應該在可以和時代以及站在當前的問題的雄大相匹敵的未曾有的新的成果之上。和這相反時，則對於無產階級前衛的影響，既無理解，也不反映的觀念者們，會作用于農民之上的罷。而這意義，便是並非使農民進向×××，却退到資本主義去。

沒有自己的獨立底文化，沒有自己的文學，無產階級即不能確保對於農民的主權。不獨在政治底，經濟底領域而已，雖在文化的領域，勞動階級也不得不在自己之後，領了

非無產者層去。然而要完成這課題，惟有將他在政治底，經濟底領域上所做過了的××，在文化底領域上也復做到，這纔可能。

9 雖然宣言着無產階級文學的原則，確言着在這路上由勞動階級所做的顯著的成功，但不該忘却關於“自大”這一種大害的 Vladimir Ilitch 的教訓，關於“無產階級文化者，應該是作為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的重壓之下，所造出來的那知識的蓄積的合理底發展而出現”的他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學知道應該從古典底，以及現代有產階級文化和藝術，採取有價值的一切的東西，進步底的一切的東西。但無產階級文學更知道，在這領域上，應該比有產階級文學所站住了的之點更前進，而且不獨是舊文化的利用而已，用 Ilitch 的話說起來，便是必須將這些加以絕對底“改作”。

10 據託羅茲基——瓦浪斯基的意見，則文學上的中心底勢力，應該在所謂同路人，即出于智識階級，市人，農民

的層內，而觀念形態底地，是並不站在共產主義的見地的作家。然而同路人者，並非一樣的全體。在他們之間，是也有和力量相應，正直地服務于革命的要素的。但“同路人”的支配底類型，却是在文學上曲解革命，屢屢加以中傷，而且陶養于國民主義，大國家主義，神祕主義的精神的作家。這“同路人”的支配底類型，倘還將調子賦與于新經濟政策後期的文藝，則這“同路人”的文藝，在那根柢上，却正是和無產階級革命背道而馳的文學。這些事，是可以用了完全的權利來說的。和這同路人的反革命底要素，以最決定底的鬭爭為必要。

關於革命的真實的同路人，則在文學戰線上的他們的一切的利用，是全然必要的。然而這利用，惟在無產階級文學將影響及于同路人的優良的代表者之上，而使這些同路人結成于文學上的無產階級底中核的周圍的時候，這纔可能。而成這中核者，必須是全聯邦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而也已經在成着。

無產階級文學和革命的真實的同路人之間的朋友底協同的廣大的舞臺，首先第一，是農民。然而，這協同，惟在

這些同路人理解了全世界正在起來的歷史底鬭爭的根本底意義，理解了無產階級在革命的職分，和由無產階級來指導農民的必要的時候，這纔可能，且得成爲顯著的進步底要因。

IV

11 蘇維埃聯邦內的無產階級文學，在比較底短時日之間，成了顯著的社會現象了。這文學，是個個的無產階級團體，和先用勞動通信員的形式的那無產者的大衆底文化底運動，兩相溶合，而被創造的。無產階級文學之存在的否定，已經漸漸困難起來。那反對者，已不得不退去最初的露骨的否定的立場，而採用仍以和無產階級文學相關爭的舊目的爲名的新戰術了。這新戰術的本質——即在雖“承認”無產階級文學，而這仍應該作爲“文學一般”即有產階級文學的一翼（N. 渥辛斯基）的宣言中。在這里，就重演着那全世界的溫墩主義者的態度——這些溫墩主義者，開初是反對創設獨立的無產階級黨的，待到這黨成爲事實而出現，便“承認”這黨，而一面却宣傳和有產階級政黨的協同，否定無產黨的獨立的政策，那主權的觀念，由這黨以獲得政



權的觀念。

恰恰和這一樣，我們的溫墩主義者們，先是從無產階級文化和文學的否定開頭，待到這成了事實的時候，便想試將這作為“文學一般”的左翼。這是在新的條件上，用着新的手段的那一樣的清算派底立場的繼續。我們已經進了無產者的文化底發達的新的階段了，在這里，單是無產階級文學的“承認”，已經不夠，所必要的，是承認在這文學上的主權的原則，為勝利，為克服一切種類的有產者及小有產者文學與其傾向的這文學的執拗的組織底鬭爭的原則了。

V

12 不獨在蘇維埃聯邦。全世界有產階級的文化 and 文學，現在都正在經驗着最大的危機，頹廢，腐敗。我們在這里有資本主義的危機，崩壞，和那歷史底運命的最好的證據。資本主義病到無法可想了，——有產階級文化的經濟底基礎，連根柢都被搖動着。

雖然當武裝底市民戰爭的終局後三年，在大大的物質底喪失的條件下，蘇維埃聯邦的無產階級文學，結成于單一的

組織底團體之中了。無產階級作家第一回全聯邦大會，在單一的觀念形態底基礎上面，在強有力的單一底組織的周圍，統一了新的階級的一切文學底諸勢力。這在文壇成爲個人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極端的表現者的那有產階級社會裏，是不可得見的事，也不能設想的事。蘇維埃聯邦的無產階級文學，是站在將來的發達的旗印之下的。這是依據着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前衛底要素，首先——是農村青年的大衆底運動。無產階級文學的這顯著的成功，惟在蘇維埃聯邦的勤勞大衆的急速的政治底經濟底成長的基礎上，這纔可能。

蘇維埃聯邦無產階級文學，將惟一的目的——爲世界無產階級的勝利盡力，和無產階級××的一切敵手血戰，揭在自己之前。無階級文學是將要克服有產階級文學的，因爲無產階級××，必然底地會將資本主義絕滅。

編 校 後 記

生存八十二年，作文五十八年，今年將出全集九十三卷的託爾斯泰，即使將一本“奔流”都印了關於他的文獻的目錄，恐怕尚且印不下，更何況登載記念的文章。但只有這樣的材力便只能做這樣的事，所以雖然不過一本小小的期刊，也還是趁一九二八年還沒有全完的時候，來作一回託爾斯泰誕生後百年的記念。

關於這十九世紀的俄國的巨人，中國前幾年雖然也曾經有人介紹，今年又有人叱罵，然而他于中國的影響，其實也還是等于零。他的三部大著作中，“戰爭與平和”至今無人翻譯；傳記是只有 Ch. Sarolea 的書的文言譯本和一小本很不完全的“託爾斯泰研究”。前幾天因為要查幾個字，自己和幾個朋友走了許多外國書的書店，終竟尋不到一部橫文的他的傳記。關於他的著作，在中國是如此的。說到行爲，那是更不相干了。我們有開書店造洋房的革命文豪，

沒有分田給農夫的地主——因為這也是“淺薄的人道主義”；有禱求“出版自由”的“著作家”兼店主，沒有寫信直斥皇帝的胡塗蟲——因為這是沒有用的，倒也並非怕危險。至于“無抵抗”呢，事實是有的，但並非由于主義，因事不同，因人不同，或打人的嘴巴，或將嘴巴給人打，倘以為會有俄國的許多“靈魂的戰士”(Doukhobor)似的，寧死不當兵卒，那實在是一種“杞憂”。

所以這回是意在介紹幾篇外國人——真看過託爾斯泰的作品，明白那歷史底背景的外國人——的文字，可以看看先前和現在，中國和外國，對於託爾斯泰的評價是怎樣的的不同。但自然只能從幾個譯者所見到的書報中取材，並非說惟這幾篇是現在世間的定論。

首先當然要推 Gorky 的“回憶雜記”，用極簡潔的敘述，將託爾斯泰的真誠底和粉飾的兩面，都活畫出來，彷彿在我們面前站着。而作者 Gorky 的面目，亦復躍如。一面可以見文人之觀察文人，一面可以見勞動出身者和農民思想者的隔膜之處。達夫先生曾經提出一個小疑問，是第十一節裏有 Nekassov 這字，也許是錯的，美國版的英書，往往有錯

誤。我因為常見俄國文學史上有 Nekrassov，便于付印時候改了，一面則尋訪這書的英國印本，來資印證，但待到三校已完，而英國本終于得不到，所以只得暫時存疑，如果所添的“r”是不對的，那完全是編者的責任。

第一篇通論託爾斯泰的一生和著作的，是我所見的一切中最簡潔明瞭的文章，從日本井田孝平的譯本“最新露西亞文學研究”重譯；書名的英譯是“Sketches for the History of Recent Russian Literature”，但不知全書可有譯本。原本在1923年出版；著者先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屢被拘囚，終遭放逐，研究文學便是在獄中時的工作。1909年回國，漸和政治離開，專做文筆勞動和文學講義的事了。這書以Marxism為依據，但側重文藝方面，所以對於託爾斯泰的思想，只說了“反對這極端底無抵抗主義而起的，是Korolienko和Gorki，以及革命底俄國”這幾句話。

從思想方面批評託爾斯泰，可以補前篇之不足的，是A. Lunacharski的講演。作者在現代批評界地位之重要，已可以無須多說了。這一篇雖講在五年之前，其目的多在和政敵“少數黨”戰鬪，但在那裏面，于非有產階級底唯物主義

(Marxism) 和 非有產階級底精神主義 (Tolstoism) 的不同和相礙，以及 Tolstoism 的缺陷及何以有害于革命之點，說得非常分明，這纔可以照見託爾斯泰，而且也照見那以託爾斯泰為“卑汗的說教者”的中國創造社舊旗下的“文化批判”者。

Lvov-Rogachevski 以託爾斯泰比盧梭，Lunacharski 的演說裏也這樣。近來看見 Plekhanov 的一篇論文“Karl Marx 和 Leo Tolstoi”的附記裏，却有云：“現今開始以託爾斯泰來比盧梭了，然而這樣的比較，不過得到否定底的結論。盧梭是辯證論者（十八世紀少數的辯證論者之一人），而託爾斯泰則到死為止，是道地的形而上學者（十九世紀的典型底形而上學者之一人）。敢于將託爾斯泰和盧梭並列者，是沒有讀過那有名的‘人類不平等起原論’或讀而不懂的人所做的事。在俄國文獻裏，盧梭的辯證法底特質，在十二年前，已由札思律支弄明白了。”三位都是馬克斯學者的批評家，我則不但“根本不懂唯物史觀”，且未曾研究過盧梭和託爾斯泰的書，所以無從知道那一說對，但能附載於此，以供讀者的參考罷了。

小泉八雲在中國已經很有人知道，無須介紹了。他的

三篇講義，爲日本學生而講，所以在我們看去，也覺得很了然。其中含有一個很夠研究的問題，是句子爲一般人所不懂，是否可以算作好文學。倘使爲大衆所不懂而仍然算好，那麼這文學也就決不是大衆的東西了。託爾斯泰所論及的這一層，確是一種卓識。但是住在都市裏的小資產階級，實行是極難的，先要“到民間去”，用過一番苦功。否則便會像創造社的革命文學家一樣，成仿吾剛大叫到勞動大衆間去安慰指導他們（見本年“創造月刊”），而“詩人王獨清教授”又來減價，只向“革命的印貼利更追亞”說話（見“我們”一號）。但過了半年，居然已經悟出，修善寺溫泉浴場和半租界洋房中並無“勞動大衆”，這是萬分可“喜”的。

Maiski 的講演也是說給外國人聽的，所以從歷史說起，直到託爾斯泰作品的特徵，非常明瞭。日本人的辦事真敏捷，前月底已有一本“馬克斯主義者之所見的託爾斯泰”出版，計言論九篇，但大抵是說他的哲學有妨革命，而技術却可推崇。這一篇的主意也一樣，我想，自然也是依照“蘇維埃藝術局”的綱領書的，所以做法縱使萬殊，歸趣却是一致。獎其技術，貶其思想，是一種從新估價運動，也是靡

清運動。雖然似乎因此可以引出一個問題，是照此推論起來，技術的生命，長于內容，“爲藝術的藝術”，於此得到蘇甦的消息。然而這還不過是託爾斯泰誕生一百年後的託爾斯泰論。在這樣的世界，他本國竟以記念觀念相反的託爾斯泰的盛典普示世界，以他的優良之點講給外人，其實是十分寂寞的事。到了將來，自然還會有不同的言論的。

託爾斯泰晚年的出奔，原因很複雜，其中的一部，是家庭的糾紛。我們不必看別的記錄，只要看“託爾斯泰自己的事情”一篇，便知道他的長子 L. L. Tolstoy 便是一個不滿于父親的親母派。“回憶雜記”第二十七節說託爾斯泰喜歡盤問人家：如“你想我的兒子萊阿，是有才能的麼？”的萊阿，便是他。末尾所記的 To the doctor he would say: “All my arrangements must be destroyed.” 尤爲奇特，且不易解。託爾斯泰死掉之前，他的夫人沒有進屋裏去，作者又沒有說這是醫生所傳述，所以令人覺得很可疑怪的。

末一篇是沒有什麼大關係的，不過可以知道一點前年的 Iasnaia Poliana 的形。

這回的插圖，除卷面的一幅是他本國的印本，卷頭的一

幅從 J. Drinkwater 編的 “The Outline of Literature”，他和夫人的一幅從 “Phere” 取來的之外，其餘七幅，都是出于德人 Julius Hart 的 “託爾斯泰論” 和日本譯的 “託爾斯泰全集” 裏的。這全集共六十本，每本一圖，倘使挑選起來，該可以得到很適宜的插畫，可惜我只有六本，因此其中便不免有所遷就了。卷面的像上可以看見 Gorky 看得很以為奇的手；耕作的圖是 Riepin 于一八九二年所作，頗為有名，本期的 Lvov-Rogachevski 和藏原惟人的文章裏，就都提起牠。還有一幅坐像，也是 Riepin 之作，也許將來可以補印。那一張諷畫 (Caricature)，不知作者，我也看不大懂，大約是以為俄國的和平，維持只靠兵警，而託爾斯泰却在拆掉這局面罷。一張原稿，是可以印證他怎樣有閒，怎樣細緻，和 Dostoievski 的請女速記者做小說怎樣兩路的：一張稿子上，改了一回，刪了兩回，臨末只剩了八行半了。

至于紀念日的情形，在他本國的，中國已有記事登在 “無軌列車” 上。日本是由日露藝術協會電賀全蘇維埃對外文化聯絡協會；一面在東京讀賣新聞社講堂上開託爾斯泰紀念講演會，有 Maiski 的演說，有 Napron 女士的 Esenin 詩的朗

吟。同時又有一個記念會，大約是意見和前者相反的人們所辦的，僅看見“日露藝術”上有對於這會的攻擊，不知其詳。

歐洲的事情，僅有趙景深先生寫給我一點消息——

“頃閱‘倫敦麥考萊’十一月號，有這樣幾句話：‘托爾斯泰研究會安排了各種百年紀念的慶祝。十月末“黑暗的勢力”和“教育之果”在藝術劇院上演。Anna Stannard將“Anna Karenina”改編劇本，亦將於十一月六日下午三時在皇家劇院上演。同日下午八時 P. E. N. 會將為慶祝託爾斯泰聚餐，Galsworthy 亦在席云。’

“又閱‘紐約時報’十月七號的‘書報評論’，有法國紀念託爾斯泰的消息。大意說，託爾斯泰遊歷歐洲時，不大到法國去，因為他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所以不大歡喜法國的文學。他在法國文學中最佩服三個人，就是 Stendhal Balzac 和 Flaubert。對於他們的後輩 Maupassant, Mirbeau 等，也還稱讚。法國認識託爾斯泰是很早的，一八八四年即有‘戰爭與和平’的法譯本，一八八五年又有‘Anna Karenina’和‘懺悔’的法譯本。M. Bienstock 曾譯過他的全集，可惜沒有完。自從 Eugène Melchior de Vogüe 在

一八八六年作了一部有名的俄國小說論，法國便普遍的知道託爾斯泰了。今年各雜誌上更大大的著論介紹，其中有 M. Rappoport 很反對託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說他是個夢想的社會主義者。但大致說來，對於他還都是很崇敬的，羅曼羅蘭對他依舊很是忠心，與以前做託爾斯泰傳時一樣。”

在中國，有“文學週報”和“文化戰線”，都曾為託爾斯泰出了紀念號；十二月的“小說月報”上，有關於他的圖畫八幅和譯著三篇。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魯迅記

